

劍門俠女

長篇技擊小說

鄭證因著



上海正氣書局總經售

鄭證因著

技擊長劍門俠女
篇小說

獨立書局

技擊長篇小說

劍門俠女

鄭證因著

第四章

望江崖驚來不速客

第五章

楓樹坡俠劍警羣魔

第六章

獻絕技慈航渡衆惡

技擊長
篇小說

劍門俠女

鄭證因撰
鄭吳志學修

第四章 望江崖驚來不速客

因自己回來之後，尚沒把刀刃暗器放下，喝問間已然扣好了三粒太極珠，這就往門外闖時，忽然外面竟有人答了話道，「不速之客，特來探望太極名家，」這時盧兆豐也跟着闖到明間，聽得外面的話聲，立刻闖到頭裏，一推門招呼道，「師弟不得失禮，上官老師傅正在睡着了，不要驚動他老人家，你快進來吧，」盧兆豐往旁一閃身，外面的人，已然一縱身竄了進來，上官貞一看這人，短小精悍，一身家常短衣，却用一條絹帕把頭包起，背上揹着一對閉魚鱗，肋跨鏢囊，目光銳利，向盧兆豐一抱拳道，「師兄，幸不辱命，我已把他們全打發走了，」說到這，竟自向上官貞一抱拳道，「師妹，你受驚了，」上官貞忙高福答禮道，「這位是喬師兄麼，適才玉龍山日冬蒙師兄相救了，」盧兆豐道，「這倒好，用不着給你們引見了，」喬志道，「師妹不必客氣，我是應該效勞的，上官師妹現在只盼着老伯的傷勢早好了，至於那少林僧的事，無庸耽心，只有那位于老伯的事，反倒容易惹起意外的牽纏來，將來恐怕要弄到一場絕大風波來，」

上官貞道：「那也無可如何，真要是子師伯那裏把事情鬧起來，我想江湖上要有正義在，子師伯的事，絕不會落到不好的結果，盧師兄大約早已知道子師伯結怨的原由吧，鐵彈金弓盧兆豐點點頭道：「我雖然知道不甚詳細，可是倒也聽觀衆對我說過。他那大師兄胡昭武，也未免過人太甚了，這件事提起來還算是那子老師有涵養，有忍耐，要換在別人手內，也就早作了斷，何致還放置了這麼些年，」這時上官貞向燕尾鏢喬志道：「喬師兄請裏面坐吧，」燕尾鏢喬志道：「老伯既是在病中，我們那好在屋中擾亂他安息，還是在這堂屋中坐吧，」盧兆豐道：「也好，上官老伯張下九轉丹砂，藥力已行開，正在睡着，我們在堂屋一談，倒覺得不拘束，」上官貞遂請這位喬師兄和盧師兄一同落坐，老僕焦義此時因為老主人可以保全性命，他高興的精神百倍，燒水泡茶，這時燕尾鏢喬志道：「盧師兄，方才所會談的，小弟手底下可不弱，看他們路道可不正，教我好生懷疑，既是那胡昭武所約出來的朋友，連觀衆都說他們全是武林中人物，絕不是江湖道中人，可是這次來到玉龍山翠江屋的，可分明是綠林中的老合，這是怎麼回事，我真有些明白了，」盧兆豐道：「這話也難說了，那胡昭武天性那麼惡，既和同堂學藝的師弟這麼糾纏不休，當日他更吃過子老師的虧，難保他不走入歧途，流入綠林，此次他是把三十年前舊事重提，」下也雷，只是上官老師當年為他們這場事，也曾

竭力的爲他兩下解和，絕沒有絲毫惡意，如今上官老師正在難中，爲少林僧所傷，上官師妹，又是個晚輩，縱然和于老師有牽連，他也不該這麼下手，兩次邀劫，實在不夠朋友，要教我看，他們對於上官老師隱跡在這玉龍山望江岸，尙還不知，更不認識上官師妹，才敢這麼下手呢，」上官貞道，「師兄說的不差，或者就爲了這種情形，我也深盼我父親的傷勢早見了起色，我趕緊把這匹牲口送還了于師伯，免得在這裏教他們覬覦着，並且也是禍根，我想師兄們若能在這兒耽擱兩日，我在三天後，往天門山走一遭，先把這匹牲口還了于師伯，我也算在長者面前保全了信用，」燕尾鏢喬志道，「我看這種辦法不大好，這班惡魔既已注意到師妹身上，這匹寶馬又明白的留在這裏，這次玉龍山口又吃了我個小虧，越發的不肯甘心，牲口走在那裏，不能隱匿形跡，師妹你若是自己去，危險太多，我們若是跟隨了師妹去反多了麻煩，還是由我替師妹到天門山去一趟吧，」上官貞道，「師兄肯這麼體諒，我自然感激不盡，不過我不願意喬師兄到那裏去，我那于師伯性情非常古怪，萬一和師兄弄出誤會來，豈不是把師兄一番好意白糟踏了，」燕尾鏢喬志道，「不要緊，我這人生性各別，我專喜歡跟這種奇奇怪怪的人交往，反覺得有意思，我很願意見識見識這位于老英雄，並且我早早聽得師父說過，一口金刀震兩江歐陽志，他也隱跡在那裏，這種人當年在武林中曾威震一時，借着這個機會見識

見識這種成名的老前輩，也倒是很快意的事呢，「俠女上官貞見這位師兄他十分想到天門山去見于師伯，自己也真為這匹烏鬃墨尾駒擔心，老父這裏雖然性命保住，可是自己那能就離開，喬師兄替自己去這一趟，倒也很好，遂點頭答道：「既然這樣，師兄就多辛苦吧，那麼師兄幾時起身，」燕尾鏢喬志道，「事情不必耽擱，我打算天明後立時走一趟，想這位于老師對於上官老師父也很擔心，現在報告了他，已然服下靈丹，且保全住性命，免得再叫他們放心不下了，」商景已定，這時已經到了五更左右，上官貞又看了看老父，服藥之後，十分安定，自己也是一路勞乏，遂歇息了一刻，他們師兄弟也在明閣裏歇息下，天光一亮之後，燕尾鏢喬志立刻起身趕奔天門山，把這匹烏鬃墨尾駒送走，這一天的工夫，上官庸的情勢好轉，這種丹砂之力，果然有起死回生之功，在晚年天精神漸漸的恢復，這席雲雲向上官貞道，「上官老師已經保住了，不致再有危險了，我想到鐵佛寺去探聽那碧空和尚的信息，他是不是還在西裏，我們武林中從來是恩怨分明，你父女隱跡在玉龍山望江崖，和他無恩無怨，只為一點小事，他竟用這般重手法傷人，究竟他是何心意，我倒要問個明白，」上官貞道，「聽家父說他已經帶傷，我們在這種時候，不能再動他了，只好等待他傷痕好了之後，不肯放過這場事，我們和他約期相見，倒是一個極好的辦法，這時找到他門上反顯得我們乘人之危了，」盧兆豐微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才抬起頭來，盧兆豐一看這種情形，已然明白了大概，扶着他的肩膀問道，「師弟你可是中途被人邀劫，人單刀孤，被惡黨們所傷了，」喬志綏了半晌，這才喘息吁吁向盧兆豐道，「師兄所說一點不差，我竟自遭到這般惡魔的暗算，被四個很厲害的江湖道包圍上，我終於被他們所傷，那匹烏鬃尾駒也被他們奪了去，師兄我還有什麼臉見人，我現在生不如死了，」盧兆豐道，「師弟你先沉靜一下，不要緊，這種事很顯然是那般惡黨們不肯甘心，定要把這匹烏鬃尾駒奪了去，先給那位于老師父一個難堪，現在只要師弟你沒有多大妨礙，我們不會吃虧到這種程度，傷勢如何，」燕尾鏢喬志道，「師兄我的傷痕還不甚重，只有左肩頭骨傷了一下，可是我力敵四人，力量用過了度，我如今遭到這種襲擊，更把烏鬃尾駒被他們奪了去，我實地面目來見上官師妹，我太想逃回金霞觀，身上帶傷道路又遠，我恐怕我發在中途，這裏也得不到信息，只好先趕到這裏來，我打算報告於師兄之後，我還趕奔金霞觀，找師父給我們作主了，」盧兆豐道，「對付師弟你的，這四個惡黨中，一個熟識的沒有麼，」喬志道，「面生得很，內中有一個頗像昨夜玉龍山口救應師妹時趕走了的那個惡徒，」上官貞一旁說道，「喬師兄你吃到了這種虧，全是我害你的，我一身罪孽自己不能承當，處處帶累他人，叫我好恨，」燕尾鏢喬志道，「上官師妹你不必存這種心意，我們全是寄身武林的人，別說事

情還是我們自己本身牽纏出來的，就是別人的事我們遇到手中，也不能細手旁觀，師妹你不必介意，我這點傷痕無礙，這一來很好，我金霞觀一派，倒要見識見識這種江湖中難着的人物，我們若不能把他們逐出境去，這金霞觀從我師父那裏也就該封劍閉門，不必在江湖中行道了，我要歇息一夜，我想明日騎我師兄那匹玉雪兒趕回大竹山金霞觀，我情愿在師門領罪，也要請親主出頭爲我這不成材的弟子找回這已去的臉面，」這時屋中上官庸對於外面他們所說的話，全聽的真真切切，立刻招呼上官貞進去問他外面所說的事，上官貞遂把喬師兄往大門山送馬，中途遇到了于師伯的敵人攔路邀劫，把烏鬃鬃尾駒奪去，喬師兄受傷逃了回來，仔細的向父親說了一遍，老武師上官庸慨然嘆息道，「我想不到事情竟這麼棘手，這敵人分明是我那無義的師兄胡昭武所勾結的一般黨羽，可是他竟自這麼不擇手段，不問是何人的門下，就敢這麼妄行動手，倘若金霞觀王真個到來，只怕他那時就要後悔莫及了，你把喬師兄請進來，我看看他，」上官貞遂把喬志請進屋中，上官庸盡力的安慰一番，起是這樣燕尾鏢喬志反覺得自己太對不住他父女了，很慚愧的說道，「我們奉到恩師的指派，來救應師妹，保護老師父的安全，想不到反爲惡魔的暗算，更把烏鬃鬃尾駒失落了，真叫我沒臉去見親主了，」老武師上官庸慨然說道，「老弟你不要這麼想。這次的事，我想這般惡黨們並不是故意的和我上官庸

以及老弟們爲難，他這完全是對於我師兄于子川下手，倘若沒有這匹烏鬃黑尾駒，萬不會牽纏到我們身上，老弟你安心在這裏歇息兩天，我服了觀主這種續命丹砂之後，真有一想不到的效驗，我原想着受到這麼重的掌傷，就是把我這門老命保全住了，沒有三個月功夫，也不易恢復原狀，可是自從服下九轉丹砂之後，不止於受傷之處，痛是大減，並且丹田之氣，也覺得比三日前相差很多，只要是我憑着自己內功好好調理他，大約最短時間內，我就能行動如常，我突出頭找我這位胡師兄，一來爲他和我于師兄的這場事，應該早作個了斷，並且想我們所生的誤會，也可以同時把他解開，老弟你想真若是把金霞觀牽連上，他們豈不是自尋死路，老御主不肯對他們善罷干休，「燕尾鏢喬志，依然帶着憤憤不平的說道，「上官老師，這個人的榮辱無足輕重，只是我和他們這般人，從來沒有絲毫牽纏，他竟對我下這般毒手，未免叫人太不甘心，我想這件事我總得趕回金霞觀，稟明家師，只看他老人家的主張，這個虧從他老人家那裏要願意吃下去，我決不願意給本門中多惹是非，上官老師不必爲我這件事介意，你老人家好好的養傷，這種重手掌力所傷，若是在元氣沒復原之下，勉強行

毛病，爲畢生之累，」上官庸微微一笑道，「老弟我是什麼年麼，」說到這兒招呼着上官貞囑咐他好好的照護兩位

庸多談話，退出裏間，這喬志從這時起，不題自己中途

佛寺那個少林僧碧空和尚，向上官貞說自己要探查一番，

跟隨着一同去，盧兆豐道，「師妹不必跟隨，上官老師傷痕初愈，

心着一切，我們也不可太大意了，這家中也要提防一二才是，」更悄悄囑咐上官貞道

，「師妹，你可留神着你喬師兄，我看他神色上對於寶馬被劫，認爲是奇恥大辱，他決

不會甘心吞忍下去，我的意思，無論如何也要等待上官老師父再好些，我們就是有什麼

舉動，也不致於再放心不下了，」上官貞聽到盧師兄的話，也很有道理，遂任憑他去往

鐵佛寺查看那碧空和尚，說話間，已經三更過後，盧兆豐收拾了自己兵刃和彈弓，竟自

趕奔鐵佛寺，在他走後，上官貞招呼着老僕焦義給這位喬師兄安置了歇宿之所，請他歇

息下，自己照應着老父又服下一次藥去，也回到自己屋中，合衣而臥，閉目養神，上官

貞雖然是連日疲勞，但是心中有這些事懸念着，更兼盧師兄尚沒回來，他那裏睡的着，

自己也就是在稍一朦朧中，院中的動靜全聽得清清楚楚，老家人因爲既有客人在這裏住

着，老主人更在病中，所以不時的進來，到這屋中看望，上官貞還略微的放心，約摸到

了四更左右，忽然聽得老家焦義在窗外招呼道，「姑娘你睡着了麼，」上官貞本沒睡

實在，遽然驚醒，翻身坐起來問道，「老哥哥你有什麼事，」焦義道，「那位喬師父怎

麼不在屋中，他可是有什麼事出去了麼。」上官貞哦了一聲，並沒答出話來，自己衣服原本穿得好好的，立刻闖出屋來，向焦義問道，「怎麼他沒在上房麼，」焦義答道，「方才我還進來看了一趟老主人，這位喬師父尚在閒裏睡得好好的，現在我又進去，他那床上已經空了，我認爲他已經去了，」上官貞遂匆匆來到上房內張眼一看，已知道這位師兄喬志定然是氣憤不出，不是訪尋這般邀劫他的惡黨，就是趕回金霞觀去了，因爲他那兵刃暗器先前原本是曾放在屋中牆角的茶几上，現在完全沒有了，上官貞好生着急，師兄盧兆豐探聽鐵佛寺尙沒回來，自己又不能離開家中追趕他去，真是束手無策，更不敢聲張，恐怕老父聽見着急，輕輕把裏間門帘撩起，向裏面看了看父親睡得很好，上官貞略微安心，仍然走到閒間低聲回老家人焦義道，「你不要張揚，這位喬師父走了沒有什麼妨礙，老主人不問時，不要題起，」焦義點頭答應，上官貞又向焦義道，「這些天很累了你，我得等待那位盧師兄回來，老哥哥你去歇息吧，天亮了我再招呼你，」老家人焦義忙說道，「姑娘，你不必以我爲念，現在老主人保全性命，就是再叫我累些我也高興，姑娘還是你歇息去吧，」上官貞微搖了搖頭道，「焦義我不是故意和你客氣，我回到那屋去實不放心，你要知道，我現在還要保護老主人，」焦義答應着移身出去，上官貞才要走向裏間，耳中聽得屋門前喇的響了一下，聲音很輕，上官貞一驚，把門帘

放下，轉身來，輕着脚步，到了堂屋門口，一手推着門，低聲問道，「盧師兄回來了麼，」外面竟自答道，「盧師兄倒沒回來，說話的可是貞兒麼，叫你們看看這個想不到的，」人却來了，」上官貞聽外面說話的聲音很生，自己趕忙向後一撤步，沒敢推門，低聲問，「你是誰，」這時風門一開，從外面闖進一人，竟是一個年約六旬開外，生得身量高大，面色紅潤，兩道重眉，一雙虎目，唇上留着短鬚，穿着件土黃綢子長衫，進得門來，倒指着手，微微帶笑；那兩眼的光華炯炯，帶着一股子威嚴，上官貞驚疑却步，這人慢慢的向前走着說道，「這也難怪，你那會認的我這個師伯，你父親睡着了麼，」上官貞驚惶失色的倒退到裏間門口，把門擋住，低聲的問，「你老人家倒是何人，恕我眼拙，」這人微微一笑道，「我姓胡，名昭武，這總該知道了，」上官貞一聽他報出姓名，越發驚異得幾乎失聲，口中結結巴巴的說道，「你你，你老是胡師伯，」這老者點點頭道，「不錯，我這個老厭物，居然活到今日，尙能來看看我這師弟，去給我招呼一聲，」這時屋中的上官庸已經醒了，聽到上間屋中女兒的說話聲音不對，不像跟他盧師兄喬師兄說話的情形，遂招呼着問道，「貞兒你和誰說話，」上官貞此時在驚惶之下，恐怕這位師伯怔往裏闖，驚吓着老父向胡昭武點點頭道，「師伯你老略候一候，我向父親說一聲，你老再進來，」說罷，不等胡昭武說話，轉身走進屋來，可是老武師上官庸已

然聽到外屋說話的情形不對，女兒上官貞這一轉身進來，上官庸帶着驚異的問道，「貞兒，外面是何人，怎麼我聽聲音像……，」上官貞湊到近前說道，「爹爹，你的傷痕可算是才保住命，你自己的身體可要緊，外面是我胡師伯，」上官庸哦了一聲，要欠身起來，只是身體虛弱，那裏坐的起來，顫聲說道，「好，好，快快的請他進來，」上官貞見爹爹這種情形不對，只是自己此時並沒有別的法子，只好轉身來，一撩門帘，仍然是先把門擋住，用着極誠懇的聲音向胡昭武說道，「師伯，我爹爹可是受少林僧掌傷之後，死活還是不敢能保怎樣，請師伯念在這種情形下，你們老弟兄的事，無論如何請師伯得多多担待，他可禁不住什麼，」胡昭武哈哈一笑道，「傻姑娘，你怎麼把我這個師伯看成那麼不曉事的人，我與你父並無深怨大仇，我來看他難道懷着什麼惡意麼，」上官貞仍然手拉着門帘，往後退着，口中連答了是是，姪女不敢那麼想，撒身請胡昭武進來，胡昭武走進屋中，湊到床前招呼道，「師弟你還想得到會和我這個師兄見着面麼，」上官庸伸出一隻手來把胡昭武的手拉住道，「師兄實是沒意思想不到，我居然在未死之前還能見得着師兄你，真是難得的事，你請坐下，我們相別時候可太久了，」胡昭武往旁邊一坐，點點頭說道，「不錯，大約有三十餘年，你已全老了，回想當年真如一夢，師弟你怎麼會落到這般光景，」上官庸答道，「我就是愛多管閑事，招來這場禍，」

胡昭武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却自言自語的道：「多管閑事招來的禍。」跟着又搖了搖頭，把上官庸的手放下，說道：「師弟，這就是是非只因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可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這倒也難怪你了。」上官庸說道：「這還是我修養不到，雖然有了年紀，涵養的功夫太差，才會有這場殺身大禍，這倒是可以警戒我了，不過我雖然所得的這場禍，問心無愧，這只能說是前世冤家。」胡昭武道：「和你作對頭的究竟是何人？」上官庸道：「一個少林僧，我對他的來路還不大清楚，不過他還不是少林正宗，這個僧人雖是佛門弟子，性情乖張暴戾，再遇上我遇事不能忍耐，只爲小小的一件事，我險些送命在他手中，如今雖倖保住了這條命，是否能恢復我以往的情形，尚不可知，好叫人痛心了。」胡昭武道：「這件事好辦，師弟你這些年來，就住在這玉龍山望江崖麼，我也曾各處訪尋你的下落，只是找不到你，好叫我想念。現在居然我們舊日同門弟兄們又要相聚一處了。」上官庸忙說道：「師兄這些年來，很得意吧。」胡昭武冷笑一聲道：「師弟你這個話可就錯了，我的事你不是不知，我胡昭武見棄於師門，弄得我聲名狼藉，我有什麼臉面再在江湖中掙扎，唉，提起了當年的事，叫我恨死，于子川把我成全了一生，我對他這種大恩，至死不忘，所以我天涯海角到處的找尋我這個好師弟，我要報恩，我不能忘他當年對我的所賜。」上官庸忙說道：「師兄你我全是這般年歲，把當年的

事還是不必題起爲是，那時全在少年斂不住火性，未免有行爲不當之處，現在已經這般年歲，應該把過去的一切恩怨全消，樂得的各保天年，何必自尋苦惱，我隱跡玉龍山望江崖也就是這種心意，」胡昭武這時面上湧起一片怒容，却扭過頭來，兩眼望着地上，眼皮不擦，帶着恨聲說道，「師弟，你叫我忘了當年舊事，可是我這一生事業完全斷送在一人之手，我焉能夠就那麼善罷干休，何況五師弟趙玉堂左眼已瞎，險些把命送掉，他那會就忘了已往的事，所以我們這筆賬在未死之前，只要老天給我們機會，我們必要清算一下，死也瞑目，師弟你是不是，」上官庸道，「那麼師兄此來可是爲得當年鷄鳴驛三林堂那件事麼，師弟既不能把過去的事釋懷，那麼小弟對師兄身上也有不義之處，我也只得領罪了，」胡昭武道，「當日三林堂我原諒師弟你是一番好意，不過那時你那一繩出頭，多管我們的事，也算是成全了你這個師兄，現在我只能看作冤有頭，債有主，那好和師弟你再說什麼，我今夜前來相訪，正爲師弟你當年曾參與了我們的事，現在我已經查出他的下落，我們解決這樁舊案，就在眼前，我還知道師弟你已被少林僧所傷，我因爲你守在近前，定和你那大仁大義的于師兄過從甚厚，我這已和你疎遠三十餘年的人，師門情義，早已忘了，這次你萬一再出頭多管我們的事，那就要一錯到底，這次我胡昭武一半是算賬，一半也是找我的收緣結果，我只告訴師弟你，不要再參與我們

兩下的事，你我還可以保持着同門學藝之情，無論我們誰是誰非，江湖中自有公道，不許可師弟你再多管了，現在你身在病中，我也不用多囑咐，你再想管也是力有未足，我本該爲你復仇，稍盡師兄弟之情，只是我眼前的事已經不容緩手，只要等待我把我們的事辦完之後，我定然要趕到玉龍山替師弟你出這口惡氣，會一會那少林僧，我別無他意，師弟你不必担心，師弟你身在病中，我不願意你多耗精神，我這就告辭，我們的事結果如何，師弟自會聽到信息，今夜一別或者真成永訣，咱們再見吧，」胡昭武立刻站起，上官庸道，「師兄我們好幾年的工夫不見面，你好容易來了，怎的竟不肯和我多聚些時，難道對小弟還不能釋懷麼，」胡昭武剛要答話，忽然一怔神，喝聲，「外面什麼人，」外面答話道，「這是那一位，上官師妹，可在屋中，」俠女上官貞一聽，大驚失色，外面說話的，正是鐵彈金弓盧兆豐，雖則是燕尾鏢喬志已走，可是奪烏鬃墨尾駒的事，盧師兄分明知道是胡師伯手下人所爲，只是進來彼此一引見，眼前難免一場是非，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自己焉能不答話，遂答了聲，「師哥回來了，」遂即跟着一挺身，竄出屋去，外面的鐵彈金弓盧兆豐已然走進堂屋，上官貞急忙湊到面前，低聲說道，「盧師兄，你要看在我父親傷勢方才好轉，見了他求你暫時忍耐，有什麼事過後再說，」盧兆豐見上官師妹神色慌張，說話時胡里胡塗，不由的驚異的問道，「師妹，你說

的倒是什麼人，」上官真忙答道：「我胡師伯來了，」這鐵彈金弓盧兆豐一聽，立刻怒形於色，剛要開口時，上官真却向盧兆豐一拜道：「我求師兄你担待一二，他這就出來，」果然這時胡昭武從屋中走出來向上官真問道：「姑娘這是何人，」上官真只是急的面目變色向旁一閃身，剛要答話，盧兆豐向胡昭武一拱手道：「這位敢請胡老師麼，我盧兆豐乃金霞觀的門弟子，末學後進，久仰胡老師大名，正要拜見，胡老師怎麼這麼來去匆匆，」上官真却不容盧兆豐再說下去，截着他的話風說道：「我胡師伯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盧師兄改日再和我師伯細談，」這時那胡昭武却冷笑着說道：「這位金霞觀門下高足，我真是失敬得很，不過這次我胡昭武到玉龍山來，倒想起一件事，險些把機會錯過，這次我們弟兄們到川滇一帶，一來是尋訪舊友，二來是要找我們的對頭人，大約這次事情易生出誤會來，這位少俠大約還有同門師兄弟要參與我門戶中事，我們實不知替威震東南金霞觀老觀主的門下，開罪之處，我還盼望這位盧少俠要原諒一切，我更要求看在我胡昭武的面子，不要再多管我們兩家的事，」這時把上官真急得束手無策，這兩人只要一答話，非弄僵了不可，果然盧兆豐聽胡昭武這番話十分憤懣，冷然說道：「胡老師我們既是武林中人，各行其道，各行其志，莫說是我們金霞觀門下弟子和你索無牽連，更無一面之識，這次我看就連胡老師你本門的自已人，只要反臉成仇，

也是一樣下手，上官師妹尚且遭到人家的襲擊，何況我們這不相干的人，」胡昭武道，「這位盧少俠你這種責難，我無法致辯，既是和我們的事有上牽連，那也顧不得許多，何況我帶來的人，是認馬不認人，烏鬃墨尾駒爲天門山姓于的所有，我們又和少俠們素無來往，既立於敵對的地步，我們實無法保全不出遺憾，我胡昭武無故的決不願結怨於江湖，事情逼迫我的頭上，一切我倒也敢去承當，我既然開罪於盧少俠，我更久仰金霞觀老觀主，爲門戶的尊嚴也不肯輕輕放過去，那麼我胡昭武只有到金霞觀負荆請罪了，」這種話兩下裏是越說越盛，裏面老武師上官庸聽得清清楚楚聲音發顫的隔着屋子招呼道，「師兄，金霞觀秉敢俠義道門規，在武林中無論對什麼人輕易沒有嫌怨，師兄看在小弟的面上，不要和盧少俠再講了，容我上官庸能夠行動時，我定有辦法，師兄你既然有事我不再留你，你請吧，」胡昭武冷笑一聲道，「師弟，不必下逐客令，我胡昭武從少年時就是取作敢當，惹得起擔得起，你放心，我和這位盧少俠決不會有意外的舉動，」說到這，向盧兆豐說了聲，一盧少俠，我胡昭武暫時還離不開這一帶，過幾天我必趕到金霞觀登門謝罪，一盧兆豐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我們師徒謁誠恭候胡老師的駕臨，」胡昭武轉身往外走，那盧兆豐却不願意在這種地方顯出小家氣來，依然隨着上官真送了出來，胡昭武轉身拱手道，「盧少俠我們再會了，」更向上官真說道，「賢姪

女好好看顧你父親，這個師伯決不作那乘人之危的事，我們改日細談，」說着話，他一擰身，腳下一點地，騰身飛縱，竟竄上竹籬，盧兆豐實在是礙着上官庸父女的面子，不能立時和他翻臉，看到他眼前這種狂妄情形，實在有些忍不下去，望着他的背影，冷笑一聲，自言自語道，「咱們總有算清這筆賬的日子，我們倒要見識見識姓胡的有多大本領，敢這麼藐視我金霞觀門戶中人，」俠女上官貞見師伯已走，忙向盧兆豐道，「師兄一切事看在師妹的面上，我這胡師伯性情實在個別，真無法和他講話，我父親若不是已受重傷之下，大約今夜就未必能好離好散，」盧兆豐對於這種和同堂學藝的弟兄們翻臉無情，江湖道中他那會交得出朋友來，他只要敢到金霞觀去，我倒得佩服他的胆量了，」上官貞心中暗想，盧師兄你那裏知道，我這個師伯非同別個，他這種性情，焉能說了不算，刀山劍樹他也定要闖了去，自己對於盧師兄和他結怨反倒十分担心了，金霞觀主又是什麼好惹的主兒，這一來他和于師伯的事，無論到什麼地步只是金霞道長這一方面定然要掀起極大的波瀾，此時竭力的安撫着盧兆豐，現在自己也拜在金霞觀主門下，和盧兆豐是師兄弟，只是相見的日子太淺，終覺着胡師伯這麼對付他決難相諒，上官貞和盧兆豐轉身向屋中走進那盧兆豐忽然悄悄的用右臂一碰上官貞，盧兆豐竟自一縱身竄到西邊牆角下，上官貞尚在遲疑之間，從東邊竹籬外飛縱進一人，上官貞大驚之下，可是仍

然不敢高聲喝問，只得往西邊窗下退了一步，低聲問，「什麼人，」這來人住院中一落，向上官貞道，「不要驚疑，我姓趙名玉堂是來看望我上官師兄的，」上官貞一聽此人報上名來，自己知道這次的磨難無法擺脫，來者正是五師叔，此人這時現身恐怕他來意不善了，他分明是和胡師伯結伴而來，偏要容胡昭武走後才肯進來，想見他安心不善，趕忙向前萬福行禮道，「你老是趙師叔，姪女尚沒拜見過老人家，家父尚在病中，請到屋中坐吧，」這趙玉堂瞎看一隻左眼，走到台階前，屋門敞着，燈光照射出來，上官貞一看他的面貌，見他身高六尺左右，面色焦黃，如帶病容，眉目間顯露出一股子奸滑之氣，這時他已走進屋門，上官貞跟隨他進來，回頭向窗戶旁看了看，盧兆豐仍然隱匿着沒肯現身出來，上官貞趕緊的搶到裏屋門口，此時可不敢再攔阻趙玉堂了，事情擠到這兒，就叫無可如何，趙玉堂走進屋中，上官貞到床前招呼道，「爹爹我趙師叔也來看你老，多年不見的師兄弟，今夜全會着了，爹爹的病定該好了，」這時趙玉堂已湊到近前，向床上躺着的上官庸說道，「上官師兄你可還想到這個不成材的師弟，還能來到你面前麼，咱們一別三十餘年，如今全老了，師兄你竟能找到這麼個地方隱居起來，真是有福的人，」上官庸此時臉上顏色可變了，原本在受傷之後，就夠難看的，仗着服下去金霞觀主九轉丹砂，臉色上已和緩了許多，此時竟像一張白紙，上官貞既不敢言

語，看父親的情形，十分可怕，這時上官庸却點點頭道：「五弟你請坐下，」跟着又向上官貞道：「貞兒扶我坐起來，」上官貞湊到面前忙說道：「爹爹躺着說話不一樣麼，你老的身體尚未恢復，何必要坐起來，」上官庸帶着怒意道：「貞兒又不聽話了，扶我起來，」上官貞不敢再多說，把父親攙扶着，把老爹爹扶得倚在床欄杆那兒，自己退過來，趕緊給趙玉堂倒上一杯茶，請他在床旁邊小凳兒上落坐，上官庸向趙玉堂道：「師弟你這時從那裏來，」趙玉堂道：「小弟我也說不清是從什麼地方來，當年三林塘分手之後，我已成殘廢，其實那時死在袖箭之下，倒也乾淨，那知醫治了一年多，居然把我這條蟻命保住，這分明是上天還沒報應夠了我，我從那時起，走到那兒算那兒，我再沒有面目見我家中人，和鄉鄰父老，我學藝不下十年，臨完事落了個左眼打瞎，我所以流落在江湖上這些年來，我是沒有一定的住處，像師兄你這樣安享清福，反正這條命是徼倖活下來，賞賜我到這個結果的人，我不能忘了他，我終要和我這個對頭算個清清楚楚，才肯罷休，」趙玉堂說這話時，他臉上含着一片殺機，上官貞提心吊胆，暗自提防着，萬一這位師叔，他過分的對老爹爹無禮時，自己也只好得罪他了，這時老武師上官庸嘆息一聲說道：「師弟你請坐，我們的事慢慢的細談一下，平心靜氣仔細的想一想，當年的事究竟是誰造成那種局面，我們何妨秉良心來判斷一下，」那趙玉堂憤憤不

平的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當年三林塘那場事，論起擠成那種局面還不是我們那位糊塗的恩師，他作事（公所致，一樣的門弟子，從師父那裏先分出厚薄來，徒弟們自然要起是非，嫌怨日深，自然全不顧同門學藝之情，最後那位糊塗的老師，竟把夏金英許配于子川，大師兄焉能再容耐下去，在從前若沒有屬了大師兄之意，也還罷了，只爲聽信了別人的離間，竟自改變初心，把夏金英嫁給于子川，這種事放在誰身上誰也不能忍耐，糊塗的老師，那時本應該爲門弟子們化解這種嫌怨才是，這一來分明是使門弟子們全離間得成了仇家，三林堂又有上官師兄你幫助着于子川，至此大師兄一場慘敗，我趙玉堂也落了個殘廢，師兄你只顧成全了于子川，把我們這弟兄兩人可就全忘了，那時一般人散佈開那種撲風捉影的話，竟自對於我和大師兄加以誹語，竟誣我們懷着惡念，對師姐夏金英有種種的圖謀，這就是勝者三侯敗者賊，三林塘一敗，師門中把我弟兄兩人也看成了背叛門規，更不承認我們是夏老師的門弟子，當時我們無力再爭執，只好忍辱含羞，逃亡在外，我們再不敢題起是太極門夏老師的門弟子了，含恨這些年來，我們這滿懷的怨憤，焉能夠就這麼善罷干休，連自己的家鄉全無面目立足，所以三林堂事後我們全更名改姓，遠走天涯，這些年來，我們受盡了人世間苦，我大師兄雖則當時也會受傷，但是他傷勢不重，他傷痕癒好了之後，依然還做著他的胡昭武。我趙玉堂的情形可太

慘了，打瞎了這隻眼之後，只治了傷痕就是一年的光景，雖把這條命保全住，已成殘廢，可憐我直過了三四年的光景，才能和平常人動作一樣，可是我們練武的人所倚靠的是什麼，是六合歸一，我先完全破壞了，我過去所得的功夫，竟得從頭鍛鍊起來，左眼這一瞎，真把我痛心死了。我七八年苦熬苦練，所得的一身功夫，全不能運用，並且我懷着這種大仇，焉能不報，我輾轉到了川邊，費盡了心思，重投入他人的門下，鍛鍊我這殘廢人所適宜運用的功夫，十年以來，雖然略有成就，但是終不能和當初這隻左眼沒瞎時一樣了，所以我本身的事，只要我這三寸氣在無法忘掉，我不找到了于千川和夏金英作鬼也不甘心，如今居然蒼天護佑，居然訪尋到了于子川的下落，這正是我們清算當年這筆舊賬之時，並且最令我快意的，就是師兄你居然健在，我們在未死之前，還能相見，我更可以答覆你成全我之意，我趙玉堂還算是沒白受了這幾年的苦，我本常多等待些時，容師兄身體好了之後我們細談一下，可是我想黃泉路，沒老少，萬一我們彼此有個三長兩短的，豈不全負我輩無窮，所以我趕緊趕到玉龍山，彼此見一面把當日的非早說穿，免得再恨苦人，師兄你想是不是，」這時上官原被他這片話已經說得變顏色，竟自冷笑了半聲道，「五弟你的話全說完了，」趙玉堂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我心中飲恨多年，今夜算是把這股子怨氣稍微的發洩，可是我要想滿懷冤憤全消，錯

非是我和胡昭武把舊債兩家清算，到那時無恩無怨落個乾乾淨淨，我總算是這些年來沒苟活在人世上，」老武師上官庸看了看趙玉堂答道，「五弟今夜既是你把當年事提起來，我們講一講也好，我們在師門學藝，師兄弟間決沒有什麼仇恨，當日夏老師對於我們師兄弟間，有什麼處治不公，我們作弟子的念及師門恩厚，決不該稍存怨望之心，至於把師姐夏金英嫁給于師兄，那是老恩師自己的主張，誰能夠攔阻他，胡師兄自己存了私心，已經是自身先起不正之念，三林堂一會，既辱師門更是自卑自賤，同門互相仇殺，在江湖中這是極見不得人的事，何況結仇的原因，又那麼不乾不淨，這件事倘若傳揚出去，江湖道中豈不是給人留下極難堪的話柄，夏老師掌着太極門一派，在武林中就算是成名的人物了，這種事情傳揚出去，老恩師無面目活在人間，我們這作門弟子的，也全是臉上無光，把師門中的威望斷送個乾乾淨淨，所以我上官庸那時顧念到大局，不避一切的出頭給兩下裏了結，我那時決沒有一毫私心，沒有一點偏重那一方之意，完全想着把那場事化解了，既保全了我太極門的清白之名，更保全了師兄弟間的情義，想不到事與願違，竟自造成了那種結果，師弟我們不許意氣用事，憑心而論，于師兄那時也是生死不過一髮之隔，事後他也是落成殘廢，當時只便宜了我一人，我上官庸落個完整，但是我只能落個多管閒事之名，可也別忘了我是夏家門戶中的弟子，五弟你被打瞎

了左眼，這固然是含恨一生，可是當時動手的情形諒還記得，那時師兄弟間全成了仇人，誰還想留着誰，事完之後，于子川也幾乎因傷致死，雖則治療好了，他的所得結果實不減於五弟你，他一生何嘗不作了廢人，所以他華陰縣好好的一片家業，完全拋棄了，竟自遠走天涯，他個人想着埋名隱姓，不願再提起師兄弟間這種丟人現面的事情，他自入天門山之後，始終的不再出天門山一步，這種事情隔了這麼些年，彼此也就該把他忘掉，如今胡師兄依然要報復舊仇找到這裏，我上官庸可憐現在病倒在床上，無力掙扎，若不然我還是不能袖手旁觀，倒要多事到底，我很願意普濟武林同道把當年的事全從實的說出來，請求同道們公平的判斷，也免得彼此不甘心，現在我可算是有心無力了，」趙玉堂哈哈一笑道，「師兄你真是俠心義胆，臨到這種時候，對於這種事，還不肯袖手旁觀，參與到底，真是難得，小弟我這次還算沒白來，我也很願意上官師兄你把我們成全到底，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可是現在這種話不是白說麼，師兄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法施展了，我還有些事情本該和你立時講清，但是趙玉堂從來就不願弄人之危，你現在這種情形我那好再向你多講，好在師兄你在望江崖一盞半時也不會走開，我們的事稍過幾日再談吧，師兄你要好好珍重着，我願意你壽命綿長，師兄弟間還有後的一會，」上官庸聽到了趙玉堂這種話，立刻作了個苦笑，點點頭說道，「師弟你這個話說的愚

兄我可認爲不近人情了，你這分明是不滿當年三林塘我上官庸伸手多管閑事，那時若沒有我強出頭，你跟大師兄胡昭武定能夠把手一川置服在掌握之中，任憑你們擺佈，師弟你落成殘廢也毀在我身上，所以你心不甘，定要報復，可是五弟你落成殘廢于子川又該如何，他毀了一條腿，受傷之後，險些把性命送掉，我們在武林中所交結的全是江湖道中人，凡是走入江湖道中的，最講究恩怨分明，行爲正大，屈己從人，那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所爲，那麼于子川含恨這些年，他想到造成殘廢人的事，他也早想報復了，這就因爲他還懂得冤仇宜解不宜結，何況當年所結的仇，又是含着什麼心念，爲自身保全操守，爲師門保全着威名清白，一時糊塗作了錯事，事後應該知道愧悔才是，五弟你要想冤怨相報，幾日方休，少年時血氣方剛，不顧利害，可是到了這般年歲，應該幡然覺悟以往之非，我們現在只有痛恨以往不該意氣用事，以致身敗名裂，把一生事業全毀在那一場事上，五弟你現在反想復仇，更責備到我上官庸身上，看這種情形，師弟你是因爲我已被人所傷，不肯現在向我身上報復，師弟你只要覺得良心下得去，你只管伸手，不必再念什麼同堂學藝之情，你既認爲當年我害了你，現在你放手處治了我，這是半斤八兩，不虧不欠，何必再等待他日，趙玉堂把兩手一措，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向上官庸道，「上官師兄你話講的很明白，這一說起來，我這個作師弟的實是孽由

自作，是我自身的報應才會毀了我一生，我應該反躬自問，還得痛改前非，認爲我瞎了一隻眼全是便宜，那麼我活到今日也是很微倖了，上官帥兄你算是錯了，你還是不知道你這個師弟的脾氣，我不論遇上什麼事，只要我看看對，百折不回，死而無怨，當年我隨大師兄找那于子川，三林塘柳林講理，是我本身和大師兄和他全有牽連，可是上官師兄你既有成全同門師兄弟之心，你應該破死命保全兩下，兩下裏全落成這個結果，師兄你還講什麼好心，我可不敢領情了，當時你若不出頭幫忙，諒于子川他也不會逃出手去，你既幫助了他，反倒說成全我們，這種事欺人欺天，我趙玉堂一生算是不能忘掉了，我今夜來到這裏看望你，是盡師兄弟之情，再來時就要辦你我這未了之事，那時請你不必認我這個師弟了，」上官庸憤怒得不能忍耐，厲聲說道，「五師弟我看你不必再等待下去，你對於我上官庸有不滿意之處，何妨立時解決，倘若你今夜走後，把機會錯過，豈不叫你抱恨終身，你可要知道，我這些年來，武功鍛鍊已經有極深的火候，別看我敗在少林僧的掌下，在我太極門中恐怕還沒有能勝過我上官庸，在我身體復原之後，師弟你重來望江岸恐怕你就要後悔不該在今夜留情，五師弟你要仔細的想一下，已經叫你忍痛這些年，我不願意再叫你抱恨終身，」趙玉堂冷笑一聲，向上官庸道，「師兄你不用拿這話激我，我倒很信你的話，你的本領比我們全高，當年在師門學藝時，我們早看

出來師父留着偏心，把太極派武功神髓全傳給了你，這些年來你再加以鍛鍊、自然比我們這班不成材的弟子高着萬倍，可是趙玉堂雖然無能，還不願意打死老虎，我今夜偏不願意和你清算這筆賬，我要等待你能夠動手時，咱們再分生死，也免得叫江湖道中人罵我趙玉堂乘人之危，言盡於此，上官師兄你就好好的漿養，我們再會了，」說罷，他轉身往外走時，上官貞却迎着趙玉堂的面前跪倒地上，悲聲說道，「趙師叔你不能這樣作，姪女年紀小不知道當年的事，師叔你總要念同門師兄弟之情，何況全是有了一年歲的人，當年恩怨盡可把他丟開，師叔有什麼不平之處，姪女願意代父領罪，請師叔你高抬貴手，無論如何也得念在一師之徒，留些香火之情，」趙玉堂往後退了一步，向上官貞道，「姑娘你快快起來，這些事不是你能知道的，不是你能管的，你不必過問，快快躲開」，上官貞道，「師叔，姪女不能問不能管，可是難道師叔就不念在姪女只有這個老父，他被少林僧所傷姪女破死命的往金霞觀求取丹砂，才保全住他這條老命，姪女沒有這老父同，也就不想活在世上，師叔你重來復仇之後，也就是我父女斃命之時，可是姪女雖然不敢問你老師兄弟間結怨的事，可是師叔的左眼受傷，並不是傷在我老父身上，師叔怎麼竟自把罪過完全推在我父親的身上，師叔這未免對我父親責難過甚了吧，」趙玉堂怒叱道，「大膽丫頭，你敢在我面前替你父親申辯，我們師兄弟間事，你敢擔承

麼，」上官貞道，「師叔不要動怒，我何嘗敢在師叔面前放肆，只一師叔你恩與，我父親若有三長兩短，姪女我依靠何人，只求師叔稍發惻隱之心，不論當日的事對與不對，饒恕了我們爺兒兩個吧，」趙玉堂哈哈一笑道，「姑娘，你這話說的很對，叫我稍稍惻隱之心，天理人情也該那樣辦，不過師叔我身上受到無邊痛恨，叫我流浪江湖，無家可歸，就沒有一個人對我稍存惻隱之心，這又該怎麼講，姑娘你不必多費無味的言辭，現在你也不必非要換出我趙玉堂的話來，我們現在先和于子川去算這筆舊賬，或者從此永遠不再叫你們擔心，天門山是我和胡師兄判生死的地方，倘若我和胡師兄同歸於盡，這玉龍山望江崖不過是我們魂魄來遊之地，你父女還有什麼可慮呢，」上官貞聽到趙玉堂這種絕情絕義的話，不由的恨聲說道，「師叔姪女已經給你賠過罪，求師叔你開恩，你既然這麼心意已決，姪女也不必強求，師叔你那時來全好，我父女敬候你老的成全，不留你老坐了，」上官貞霍然站起，退向一旁，趙玉堂想不到上官貞竟會說出這種硬話來，哼了一聲道，「好吧，但盼我能夠實踐今日之言，咱們爺兒兩個再見了，」上官庸先前聽女兒去哀求他，好在他是個晚輩，所以自己緊閉二目不再說話，此時聽到趙玉堂已經真個要走了，遂說道，「五師弟事要三思免得後悔，我念在師弟你這些年遊蕩江湖，不能回自己的故里，總算是當年三林塘一場事造成的，這種局面，今日你依然要找

那于子川復仇，依我看你還是不必去爲是，愚兄我情願成全你，你把當年的事，不如全放在我身上，向我一人來講，我情願在師弟你的面前領罪，你若真個到天門山去，不怕還有比較當年慘痛的事立現眼前，「趙玉堂一斜身道，「上官庸你趁早住口，你這番假仁假義到現在還要施展，你認爲我趙玉堂不是于子川的敵手，此去不過白送性命，趙玉堂我若不把于子川和夏金英的人頭送到望江岸，我就不是趙家門中的子弟了，你就好好等待吧，」趙玉堂一挑軟帘，怒冲冲到了明間，一縱身竄出了堂屋門，方向台階下一落，耳中竟聽得身後的屋簷上面有人低叱了聲，「狂徒，」趙玉堂趕緊左脚往左一滑，斜着一轉身，雙掌一錯，成爲太極拳的「攬雀尾」式口中在喝問，「什麼人，」可是在他轉身發話的一刹那，「嗖」的一股風聲，擦着身旁打過去一塊灰片，叭嗒落在院中，趙玉堂險些爲這塊灰片所傷，可是屋簷頭上面靜悄悄決無人跡，趙玉堂憤怒十分，腳下一點地，肩頭一幌，騰身而起，竄上了簷頭，往後面看，這後面並沒有房屋阻擋，十幾丈外就是一片高崗，形如屏障，左右也張望了一眼，附近也沒有有一些形跡，趙玉堂十分驚訝，這分明是有人在暗算自己，就憑影形這麼快，飛縱上簷頭，此人已自失蹤，若非親眼所見的打下來這塊灰片，決不信有這麼快的身手，趙玉堂翻身仍然落在院中，自己有心回到屋中，想向上官庸質問，你這裏隱藏着什麼人，不敢明打明鬥，却在暗中

下手，可是自己一想這麼問他，他只推託不知，也奈何不了他，只好一縱身，縱到了籬笆門前，一眼望到靠東邊有籬下拴着一匹白馬，神駿十分，自己心中一動，這倒好，他既有別的人在這裏，爲什麼隱匿不見，却在暗中來對付我趙玉堂，我念陸生，翻身回來，一縱身竄進了堂屋，這時俠女上官貞却從屋中出來，他也因爲盧兆豐師兄尙隱身在屋角，恐怕他們兩下裏撞見，眼前又是一場是非，才出了裏間，不料趙玉堂去而復轉闖進屋來，使女上官貞帶着驚詫的口吻問道，「師叔你老怎麼，」底下的話並沒出口。趙玉堂把兩手往背後一指，抬頭看看上官貞，截住上官貞的話風，冷然說道，「姑娘你認爲師叔回來的奇怪麼，我有一件事要問個明白，院中那匹白馬是何人騎來的，騎馬的人現在那裏，」上官貞驚惶失色的答道，「師叔你老這是什麼意思，這匹馬是姪女練習騎術買下的，師叔難道看出這匹馬脚程快麼。」趙玉堂從鼻中哼一聲道，「馬固然是好馬，我是要見識見識這騎馬的人，姑娘你何必向我說些誑語，」上官貞臉一紅囁嚅的答道，「師叔既然認識此馬，定然也認識騎馬的人，何必再問姪女，」趙玉堂立刻面現怒容，向上官貞道，「姑娘，我不准你在我面前狡辯，躲開，我向你父親去問，」上官貞倒退了兩步，把門口堵住，向趙玉堂道，「師叔你這是何必，我父親躺在床上，任什麼事管不了，師叔要見騎馬的人，倒不是什麼難事，此人又不是見不得師叔，你何必爲這些

小事動怒，「趙玉堂冷笑一聲道，「很好，此人在那裏，我一定要會會他，這時院外竟有人冷笑一聲道，「這位老師父怎的竟會對我們這種無名小卒垂青起來，老師父請到外面，末學後進盧兆豐在此恭候賜教，」這趙玉堂也到院中的人這一答話，立刻口中說了一個「好」字，一轉身縱出門外，俠女上官真聽出院中說話的盧兆豐師兄口吻中帶出和趙玉堂挑之意，自己真是活活急死，這兩下裏一說碰了，只要一動起手來，這件事越發無法辦了，師叔趙玉堂此番隨着胡師伯尋找子師伯完全懷着報仇而來，可是父親已經和他們三十餘年沒見面了，更不知他們有了什麼成就，反玉手底下全有非常的本領，師兄盧兆豐倘若落在他手內，金霞觀主豈能容他，自己趕緊跟蹤趕出屋來，這時師兄盧兆豐站在院子的南邊，趙玉堂和他相隔四五尺，對面正在答着話，那趙玉堂却帶着譏諷的口吻道，「原來是金霞觀的門下，莫怪手底下有這私起羣出衆的功夫，我趙玉堂這次來到川中，居然會到這種名家手法，實在難得，不過我趙玉堂有幾句口冷話，請盧師父你要担待一二，我們師兄弟這次到川中來。是我們自己門戶中一點糾紛，和他人無關，盧師父你們金霞觀應該緊守自己的門規，決不該多管我們大極派門戶中事，如今我向盧師父請教，金霞觀與我這位上官師兄有什麼淵緣，更如我那位子子川師兄有如何交誼，對於我們的事，竟自強行干涉，難道我們從來未到過這四川地面，竟會有開罪於金霞觀門

下弟子之處，請盧師父你當面指教才是，「鐵彈金弓盧兆豐先前在外面隱伏多時，自己也不願意多惹牽纏，弄出是非來爲老觀主找麻煩，所以雖然聽得他屋中和上官庸老師父那種無禮無情，因爲他們總是同門學藝的師兄弟，自己不願意多管，決不願意露面，直到他已經走出屋來，望見了那匹馬竟自返回去問上官貞，嚴厲質問那種狂妄的情形，叫人無法忍耐，這才出頭和他相見，現在聽到他竟自當面的責備起來，認爲自己和師弟燕尾鏢喬志是多管閒事，故意和他爲難，到此時焉能再容忍下去，遂冷然說道，「趙老師你指責的很對，武林中是各守門戶，各不相擾，我們素無一面之識，無恩無怨，誰也礙不着誰，可是既承趙老師你這麼指教，我是一個末學後輩，不敢不承認，我和師弟喬志不該多管他人的閒事，不過我有一事不明，趙老師你是武林中的前輩，我倒可以請你指教我，也叫我長長見識，多得一些閱歷，現在我先把我的身份說明，免生誤會，我盧兆豐是金霞觀的門下，金霞觀主是我恩師，我師父和上官庸老師門戶不同，却是武林舊友，此次上官庸老師爲少林僧掌力震傷，受傷很重，命在垂危，上官師妹趕奔大竹山金霞觀向我師父求取九轉丹砂，保全他這條老命，上官師妹夜走天門山，無意的遇到了他們師伯于子川，雖屬一門一戶，各不相識，這足見上官庸老師和于子川素無來往，上官師妹是太極門一個晚輩，于子川更念在同門學藝之情，知道他這位師弟上官庸若沒

有金霞觀九轉丹砂性命就不易保全下去，所以把他的烏鬚黑尾駒暫借上官師妹一用，爲的是借這千里馬之力，早早求得九轉丹砂好救上官老師的性命，這種事辦的不算不當，慢說是同門師兄弟，就是武林中沒有深交的朋友，按江湖道義來講，也該幫些忙，可是我上官貞師妹爲了這匹馬反倒險些送掉了性命，反倒有人攔路邀截奪取這匹千里駒，任憑他就是得安心對付我上官貞師妹，可是也應該問個明白，這騎馬的人是否就是子川他的子女或門徒，這麼不分皂白妄行動手，倘若我上官師妹不是攔路邀截這般人的對手，落在他們手中，上官貞師妹一死不足惜，更把他父親的性命斷送了，這種情形在江湖中實有些講不下去吧，至於上官師妹怎樣脫身，我想趙老師既然問到我盧兆豐多管閒事，你更能明白一切了，從金霞觀帶着救命的丹砂趕回玉龍山望江崖，最可恨的是明明已經知道騎着烏鬚黑尾駒的既非子川的子女，又不是門徒，在山口內又下毒手，任憑他動手的是如何人，這種行爲，爲江湖道中所難容，我師弟燕尾鏢喬志二次救應上官貞師妹才脫毒手，算是救了上官老師的性命，我這師妹已被我恩師收爲弟子，我盧兆豐，師弟喬志本恩師之命，前來保護他，並沒有不當之處，趙老師你竟這麼責問起來，我實不知我們的過在那裏，錯在那裏，請趙老師你指教吧，「鐵彈金弓盧兆豐這片話辭嚴義正，把個趙玉堂問得張口結舌，本來他們事情作的十分理虧，反要逞強築霸

道，盧兆豐話說得句句是實情，更是入情人理，這趙玉堂羞惱成怒，憤然一說道，「盧師父這一說我趙玉堂倒錯怪了好人，原來我這姪女已拜在金霞觀門下，得你們金霞觀名門正派的傳授，定然可以爲我太極門多增些光彩，不過我趙玉堂總想這次我們到天門山清理我們本門的糾紛，報復我們個人的私仇，對於武林中沒有絲毫牽纏，和別人是毫不和關，盧師父和你這位令師弟竟自安心助那于子川和我們弟兄爲難，我們認馬不認人，烏鬃墨尾駒是姓于的所有，我這上官姪女他借用此馬，我們毫不知情，我們同門師兄弟全是三十餘年誰沒見着誰，那能再認識這個姪女，對於你們師兄弟動手的情形，實有些以門戶欺人，這川滇一帶難道只許你金霞觀一派橫行，我太極門來到川中就沒有我們立足之地，這也過嫌狂妄了，好在是非屈直自有個公道來判斷他，盧師父今夜你既然肯坦然承認天門山以及望江崖這裏動手的人，是金霞觀的門下，我們現在還有未了之事，我們的事暫置一時，天門山事情完了之後，我趙玉堂定到金霞觀向令師金霞觀主面前親自領罪就是了，」鐵彈金弓盧兆豐不禁冷笑一聲道，「趙師父你若肯真個的到金霞觀賜教，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但是趙師父可不要失信於我們，我師徒定在金霞觀等候大駕光臨，現在我們任什麼不用講了，趙老師有事你自管請便吧，」這趙玉堂無形中反受到一番羞辱，越發的憤憤不平，從鼻孔中哼了聲道，「盧師父金霞觀不是龍潭虎穴，

我趙玉堂是言而有信的大丈夫，我說到必做到決無反悔，咱們金霞觀見了，」他說到這，不過是自己找個台階，好離開這裏。向盧兆豐抱拳道，「不陪了，」往下一矮身，肩頭往前一聳，腳底下已暗中用力，腳尖一點，已經騰身而起，向東面竹籬下竄過去，到了竹籬下這裏並不是多高的地方，竹籬是用削淨的竹竿編排，高不及丈，他本可以二次騰身躍出竹籬，可是趙玉堂安心要在盧兆豐面前賣弄一手，身形往地上一落，雙臂往上一翻「一鶴冲天」式往起拔到一丈多高，身軀往下一沉，腳尖竟找着了竹竿的頂端，「金鷄獨立」式落在上面，一擰身竟自向下面一拱手道，「盧師父再會了，」在他這個了字才出口，竹籬忽然咯吱吱一陣暴響，整個兒的竹籬無故的恍動起來，趙玉堂任憑功夫怎樣好也禁不住竹籬這一恍動，身軀在上面力量拿不穩，往後一揚身倒栽下來，往地上一落時，跟踉倒退出三四步去，往地上一坐，還算是身上的功夫純，雙手往身後地上用力一按，身軀騰起，拿樁站穩厲聲喝叱道，「什麼人敢和趙老師弄這種手段，」可是任憑他怎樣喝問，並沒見着一點別的形跡，竹籬內的鐵彈金弓盧兆豐是他當面動手的人，決不能誣賴人家暗使手段，盧兆豐在竹籬內帶着譏笑的口吻道，「趙老師你跟何人答話，」趙玉堂此時吃到這個啞叭虧，找不到暗算他的人，答不出什麼話來，憤恨十分的說道，「很好，既然這樣暗中算計我趙玉堂，咱們走着瞧吧，到時候自然叫你們知

道姓趙的手段如何，」怒冲冲轉身走去。鐵鎗金弓盧兆豐也覺着竹籬恍動的可疑，這時俠女上官貞見這位趙師叔已走，也在低聲向盧兆豐問，「盧師兄，這倒是怎麼回事，分明是暗中有人給了他苦子吃，怎麼現在一些踪跡不見，」盧兆豐微笑道，「這定是有人看着他這種行爲惡劣，路見不平，故意的警戒他一下，叫他也知道江湖道中自有主持公道的人，不能容他逞凶作惡，任意施爲，我們看看上官老師，勸勸他老人家自己的傷勢正在調養中，禁不得這麼氣惱，」上官貞隨着盧兆豐一同向屋中走來，此時老武師上官庸斜倚在床欄杆上，喘吁吁面目變色的正在聽着外面的動靜，此時見盧兆豐和女兒上官貞進來，上官庸長嘆了一聲道，「我一身孽重，惹出多少是非來，今日我眼前所遭遇的事，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了，他已走了麼，」上官貞忙湊到床前拉着父親的手說道，「爹爹你不必爲這些事再執心了，這位趙師叔他這種性情尤其比那胡師伯難惹，現在若不是爹爹傷痕未愈，不能行動，只怕他今夜就不能跟爹爹善語干休，」老武師上官庸向盧兆豐道，「盧師傅，這又叫你見笑了，這種事是我們門戶之羞，師兄弟問同堂學藝相處多年，竟想不到竟變成了仇家，演成了骨肉自殘，同室操戈的醜事，真叫我上官庸羞見武林同道，」盧兆豐道，「上官老師不必介意，這種情形是他個人的行爲，與上官老師無關，他們這種惡劣行爲，居然還活到今日，真算便宜了他們，這次他們到天門山

去找那于老師，我看世界上若還有公理在，就是他們自取滅亡之時了，就讓那位于老師不能對付他們，好在這姓趙的已經定約要到金霞觀去找我那恩師，那時也不會叫他們再活下去了，上官老師只管安心靜養，不必把這件事攔在心頭，現在只盼望你早占勿藥是最要緊的事，」上官庸點點頭說道，「天門山的事我也不願置身事外，我總想着當日三林塘既然是有我上官庸在場，爲何事隔這些年來，他們依然不能解釋前嫌，這是多麼叫人痛心的事，我很願意現在請出武林同道來，趕奔天門山把當年師兄弟間結怨的事，在武林同道面前全把他坦然宣佈一番，請武林同道們主持公道，只是力與心遠，現在事情已迫不及待，這件事就是他們不肯再找到我頭上，我也覺抱恨終身，空蒙師門恩厚，把我們成全出來，終於以這種蒙羞含垢的事，把師門的清譽完全斷送了，我想起來真是寢食難安，」上官庸話聲方落下去，窗外突然有人口念，「無量佛善哉善哉，」用心忠厚的人，那會不得蒼天的護佑，貧道定要助你完全心願，窗外的語聲，上官庸，上官貞，盧兆豐全是驚喜交集，全聽出來發話的正是金霞觀主，上官貞，盧兆豐搶着往外面跑，上官庸雖不能下床，也是精神振奮十分的招呼道，「老道主，仙駕光臨，弟子這裏給老觀主叩頭了，」這時上官貞，盧兆豐已經到了堂屋的門口，金霞觀主也正向裏走來，盧兆豐跟上官貞全跪在地上，給觀主叩頭，老觀主伸手攔阻兩人道，「不必多禮，」兩人忙

站起退向一旁，上官貞轉身把裏間軟帘撩起，金霞觀主走進屋中，來到床前，上官庸忙招呼道，「老觀主你的修爲精進，雖則隔別多年，觀主的丰采如昔，足見道法高深，弟子這些年來，十分渴想着，」金霞觀主道，「上官老師你若和我這麼稱呼，那就是你不屑於喊令媛拜我爲師了，你我是武林道義的交情，豈能學那俗人以無味的禮節來拘束行跡，」上官庸點頭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觀主請坐，」上官貞把小凳搬過一個來放在床前，金霞觀主落坐之後，叫上官貞把窗前桌上的臚台端過來，自己接在手中，却仔細的向上官庸臉上看了一番，上官庸道，「觀主，你看我這條性命可能保得住麼，」金霞觀主仍把臚台遞與了上官貞，「這才向上官庸說道，」上官老師你只管放心吧，你這時所受的掌傷雖重，一來仗着你這多年來內功鍛鍊得法，更能清心寡慾，反先天之真力，所以不致於因爲這一掌之傷，打散了你先天的祖氣，貧道我不是居功，我那九轉丹砂也頗具奇效，現在你決無絲毫危險，並且身體上也沒有過分的損傷，恢復原有的體力，無須經過多少時日，貧道此時足可以助你如願。天門山你一定去不了，」上官庸聽到觀主的話，驚喜十分，遂點點頭答道，「我這條性命全仗着觀主起死回生的靈藥保全住了，自服了九轉丹砂之後，雖則才一日夜工夫，已經感覺到丹田之氣提得起了，不過四一還覺着酸軟無力，眼前的事又這麼逼迫來，我真覺得憂憤異常，我太極門的

事，觀主業已盡知，勿庸我細述，我胡師兄和趙師弟，此次趕到天門山，非弄個玉石俱焚同歸於燼不可了，金霞觀主微啣着說道，「胡昭武和那趙玉堂，此時這麼一意孤行，絲毫不念及師門情誼，這種同室操戈，骨肉自殘，不止於他們自身，連老武師夏九峯一世英名也被他斷送個乾乾淨淨，胡昭武越玉堂更敢和我金霞觀結仇，我看這是他們末日到臨，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貧道這次要給他們個顯報，叫他們知道江湖上尚有正義在，他們想仗着一己的威力，顛倒黑白，逞兇作惡，我却不容他們趁心如願了，」金霞觀主說到這，從囊中取出一個小錦囊，把那返魂丹倒出兩粒來，叫俠女上官貞取了半盞溫水，教上官貞服下去，上官貞知道這是觀主祕藏的靈丹妙藥，有起死回生之力，在金霞觀賜給自己那兩粒時，諄諄囑咐不得妄用，不是生死關頭，不能隨使用他，所以自己從金霞觀回來，遵着觀主之命，把九轉丹砂給父親服下去，兩粒返魂丹，尙藏在身邊，就沒敢給父親用，想不到事出意料之外，觀主反親自來到玉龍山，望江崖，賜給父親兩粒起死回生的靈藥，不只於父親的傷勢能夠早早痊愈，兼可延年益壽，上官貞欣幸十分，服侍父親服藥之後，金霞觀主叫上官庸不要拘束，只管隨意歇息下，觀主忽然向盧兆豐問道，「你喬師弟怎麼不見，我曾叫你玄真師叔，往雲開山之便，到厲家山場來一擡，傳諭你喬師弟，叫他就近照應着新入門的師妹，他不會不來，

難道你，沒見着他麼，」盧兆豐聽問到喬志，不敢隱瞞，並且師父此來對於這裏事，大半已經查探明白，只好據實相告道，「弟子趕到玉龍山，首先和我喬師弟見面，山口內惡徒攔截上官師妹，由我喬師弟一手打發了他們，上官師妹所騎來的烏鬃墨尾駒，若儘自留在這兒，恐怕容易起惡徒仇視之心，所以我們商量之下，認爲還是早早的把牠送到天門山，還給于子川，我喬師弟自告奮勇，願意到天門山走一遭，那知道惡徒們竟自在天門山動手，我師弟爲他們所傷，負傷逃回來，已然在弟子到鐵佛寺查看和上官老師結仇的少林僧時，師弟不辭而別了，事前喬師弟口頭上可說過，此番天門山受辱，不僅是個人一世的恥辱，更有損金霞觀的威名，實不能容下去，任憑掀起多大波瀾，也要把這事稟明師父，求師父要找到這般惡徒，爲喬師弟報一鏢之仇，師父竟沒和喬師弟遇上，喬師弟若真個回轉金霞觀，還沒有什麼要緊，倘若他少年氣盛，自己到天門山冒險復仇，他可就危險了，師父看這事怎麼樣，」金霞觀主聽到了盧兆豐把話說完，兩道壽眉緊蹙，沉吟半晌，向盧兆豐道，「我近年來已經盡力擺脫江湖上的一切，不是看到眼實難容忍的事，決不願多惹牽纏，想不到他太極門同門師兄弟，一場是非，却非把我李鏡虛牽掣得淌這次混水，勢逼處此，無可如何，我要看看胡昭武，趙玉堂究竟是怎麼個扎手的人物，喬志他大約未必肯就回金霞觀，知子者莫若父，知徒者也莫若師，他此

番天門山受辱，豈肯甘心，我看他定要趕奔天門山。喬志他十分聰明，送馬時的失敗，他定然不大甘心，他一重回去，決要和這般惡徒們一較最後的手段，不過我風聞得胡昭武的手底下十分厲害，終恐怕喬志不是他們的對手，我倒要先走一步，前去看看他，我李鏡虛十年辛苦教出來的徒弟，就這麼容易輕輕毀在惡徒們手內，我焉能甘心，」武師上官庸服下返魂丹之後，遵着金霞觀主之命，閉目養神，此時聽到觀主說話帶着怒意，他只要親自一去，只怕胡昭武，趙玉堂不易逃出觀主的劍下，忙睜開眼，向金霞觀主道，「老師父可是要到天門山走走，我蒙觀主恩賜靈丹，大約再有半日的功夫，定可行動，那位喬師弟是否真到天門山去還未可知，即或是他真個不肯甘心，也不致於一時就有危險，我師兄胡昭武此番到天門山，並沒有一定的落脚之處，並且這次有我那趙玉堂師弟從中主持，他們完全打算用那暗箭傷人，所以形跡上極其隱秘，喬師弟也未必就容易找到他們，我想一同趕奔天門山，我要破出我這條老命，爲他兩家化解這場事，縱然我這條性命斷送在他們手中，也算我報答師門的恩義，老師父可能賞我一個老面子，略等半日，弟子隨侍老師父到天門山，了結這場事，老師父意下如何，」金霞觀主李鏡虛微笑了笑，看着上官庸點了點頭，嘆息着說道，「上官老師，你這種慈心善念，貧道自愧不如，不過你那師兄師弟，辜負了你這片好心，據貧道看，總照你苦口婆心，也難

勸得你那師兄回心轉意，上官老師，你不用担心，你不趕到天門山時，貧道決不用最後手段對付他們，這總可放心了，你不忘師門恩義重，怎奈他們絲毫沒有同堂學藝情，上官庸道，「弟子也不是看不出，我只抱定了但求無愧我心，有一分力盡一分力，稍報師恩而已，」金霞觀主李鏡虛口裏念着，「無量佛，善哉善哉，上官老師，你存心如此，蒼天定要護佑你，貧道還是先行一步了，」盧兆豐一旁說道，「弟子願意隨侍師父前往，」金霞觀主微搖了頭道，「不用你跟隨，你等候上官老師一同再去天門山吧，」說到這，向上官庸稽首道，「我們天門山再會了，」上官庸知道這位老觀主言出必行，決攔阻不住他，只得望着金霞觀主的背影說道，「願觀主看出道祖的面上，慈悲他們吧，」金霞觀主已經走出屋外，盧兆豐，上官貞跟着送了出來，金霞觀主李鏡虛回頭說道，「你們不必送了，天門山我盼望你們早去一時，他們的事也可以早作了斷，」這位老觀主說罷這個話，把肥大的袍袖一抖，說了聲我先行一步了，身形已經捷如飛馬的竄上竹籬，一起一落之間，已失踪跡，這時西方的一勾殘月，已然沉下去，雞聲喔喔，將近天明。

第五章 楓樹坡俠劍警羣魔

上官貞跟盧兆豐轉身進來，這一夜間幾間茅屋中竟自有這般江湖人聚會，可是上官庸得了金霞觀主這種起死回生的返魂丹，天黎明時又吃了些稀粥，立刻覺得神清氣爽，精神煥發，丹田的氣也覺得凝聚住了，竟自扶着上官貞下了床，在地上走了兩遭，傷痛絲毫不覺，老武師上官庸不住口的感嘆觀主這種續命丹，若非親自經驗過，決叫人難以置信會有這麼靈驗，上官庸知道天門山的事，這場大禍就在眼前，胡昭武和趙玉堂安心復仇而來，他們不把手子川和夏金英除掉，決不甘心，可是這種事那就叫他們趁心如願，聽貞兒已經講過，于子川這些年來，雖則他已成殘廢，深知道和那個無義師兄胡昭武，事情不算完，所以夫婦二人隱居天門山，對於武功鍛鍊絲毫沒有放下，何況那一口金刀鎮兩江的歐陽志，和他老妻盧金娘，全在他天門山同住了多年，患難相顧，有這種人相助着，胡昭武，趙玉堂如何會能得了好去，並且又得罪了這位金霞觀主，尤其是與他兩人不利，自己不起去了，沒法把這場禍給消滅了，難道真個看着他們落個同歸於盡麼，自己想到這種情形，遂向上官貞盧兆豐說出，第二日一定起身趕奔天門山，上官貞忙的攔着道，「爹爹也該自己珍重一些，雖是師叔，師伯們這場事凶險異常，但是看到胡師伯，趙師叔來到這裏的情形，他們那還有絲毫同門之義，爹爹此去不只於不能消滅了這場禍事，還許也落個殺身之禍，他們那種冷酷無情的心腸對爹爹已有仇視之心，

昨夜到那裏來，分明沒懷着好意，更爲的這次女兒金霞觀求取靈丹，借用了于師伯的烏鬃黑尾駒，更引起了他們的誤會，認爲我們是安心和他爲難，對於師兄弟有厚薄之分，爹爹此時前去危險得很，何不借着養病爲由，不去淌這種混水，不落個眼前乾淨，他們任憑弄出什麼禍事來，那是他們自作自受，與爹爹有什麼相干，爹爹何必非去管他不可呢，雖然有我師父這種仙丹服下去，終歸是體力未曾復原，爹爹還是珍重些不要管吧，」上官庸搖了搖頭向上官貞道，「丫頭你那知道爹爹的心意，這件事真是叫我苦在心中，我恩師一生作事慷慨仁厚，他對於徒弟管得雖然是嚴厲，有天良的應該知道他老人家是一片好心，實在是想把徒弟們全成全出來，也不枉他收錄一場，那時對於你胡昭武師伯雖是十分不滿，就因爲他那種爭強好勝，明看着雖是要強，暗中已然查考的明明白白，他是天性偏忌，並且還有一種不正之念，引起了恩師的不滿，在他老人家面前，雖然不敢怎麼樣，可是我恩師背地裏已經牢牢的囑咐我，叫我看在師門十年辛勤，教誨之情，千萬的要盡我全力爲我們太極門保全一些臉面，老人家早斷定了師兄弟間定有極大的是非，所以才那樣誠懇的託付我，果然才出藝師門，立時就鬧出那種不可告人的醜事來，三林堂你師伯和你師叔那種行爲，真要是講出去，叫武林中留爲笑柄，師門的臉面也丟盡了，我那時不顧死活的攔阻他們，終於是造成了當日那般結果，在當時若果然不論那

一方遭了毒手，也倒算完了，可是全是帶傷而走，無形中留下了後患，我這才帶着你遠走玉龍山，也正爲的是不必再管他們的事，落個眼頭清靜，可是于子川也倒深悔二林堂弄成那種局面，在武林中是一種極可恥的事，自己廢去一足決不再記恨那種冤仇，一來爲夏金英和他結成夫婦，更應該爲師門中保全一點清白之名，他是華陰縣一個富戶，家中有許多田產，他投師練武，不是希望着從武功上求取什麼，所以他寧可却富厚的家產，胡亂的變賣些田產，等於白送給人家一樣，夫婦二人離開華陰縣，遠走江南，他那條腿治了好幾年的工夫，才算是把傷痕好了，實實在在落成殘廢，輾轉在天門山潛踪匿跡，我早已有耳聞，但是我決不找他，我深恐怕由我身上惹出是非來，我早知道你胡師伯，趙師叔尚在各處訪尋他，可是終於被他們得着信息，如今再叫他們見了面時，你們想還有個好麼，我們在師門學藝十年，我夏老師也並非是指着教場子養生的，他是一生好武，更爲的昌大太極門派，所以我們受他老人家教誨傳授武功，作徒弟的在師父面前並沒有盡過孝心，如今反倒連這個女兒全不能給他保全，並且還要死在一手教出的徒弟手內，恩師在九泉下，也要抱恨無窮，所以我無論如何有一分力盡一分力，只盼着恩師陰靈有知，能夠把這場事化解，我無論吃多大苦，就是把這條老命也送上，也算我上官庸稍報師門教誨之恩，貞兒你難道還攔阻我麼，我服了老觀主這種仙丹，決無妨礙，

不要遲疑，好好收拾一下，我再歇息這一夜，明早一同趕奔天門山，我們現在就是聽天由命，各盡其心，倘若趕到那裏，事情已然毀到一敗塗地，那也就無可如何了，」上官貞、盧兆豐聽上官庸這番話，說得辭嚴意正，實不能再勸阻他，只好各自答應着，晚間收拾好一切，第二日天光才亮，上官庸騎着盧兆豐那匹玉雪兒，盧兆豐、上官貞步下跟隨趕奔大門山，從玉龍山到天門山道路也不算近了，足有二百里的途程，在先前上官貞往大竹山求取靈丹，晝夜躡程，臨回來又仗着那匹烏鬃黑尾駒，所以道路上還沒耽擱，這次老武師上官庸雖則有金霞觀這匹駿馬，但是他師兄妹二人全是徒步而行，上官庸那好放開韁繩，催着牲口緊走，盧兆豐跟上官貞雖則腳底下全有功夫，也不能在白晝間緊趕，離開玉龍山十幾里地，走到大驛鎮，這師兄妹兩人才僱了兩匹脚程，可是也跟不上玉雪兒那種日行七八百里的快法，這一天的工夫走出八十餘里，趕到三羊鎮依着上官庸的心意，是要連夜緊趕，但是這一帶道路多半不是牲口能走的地方，並且所僱的脚程尤其不肯那麼幹，他們是跑短趟子，只好在三羊鎮落店，第二日黎明才又起身，這一天是緊自趕下來，中午只耽擱了半個時辰，上官貞很爲老父耽心，他總算傷痕初愈，任憑金霞觀主續命丹砂，如何靈驗，總不能好得和平時一般，恐怕老父勞累過度，再出了什麼意外差錯，直到起更後，竟自趕到天門山，入了山口，這一段道路有許多牲口不

能走的地方，必須牽着牠繞越着山坡，多費許多手脚，老武師上官庸也得下來，這楓樹坡在入天門山口後還得有十幾里地，才可以到，這一段山路，雖則不遠，可是這種走法不同了，牲口不能放快了，更不能施展夜行術的功夫，所以這十幾里地的山道，直走到半夜，上官貞辨識着道路，大約離着子師伯所住的楓樹坡還有里許遠，這時盧兆豐在頭裏，老武師上官庸在當中，上官貞牽着玉雪兒這匹駿馬，在後跟隨着，這一段的山道極其僻靜，並且山道兩旁樹木頗多，人馬經過處，樹林上一陣陣宿鳥驚飛，並且耳中不斷的聽到亂山中一陣陣狼嚎梟叫，非常令人驚心，老武師上官庸一邊走着，扭頭向上官貞問，「子師伯住在楓樹坡什麼地方，」上官貞道，「叫我說還說不清楚，不過離着近了女兒不致辨別差了，看眼前的形勢，大約離着沒有多遠了，」說話間，正走過一個山環，盧兆豐才轉過去，忽然「哦」了一聲，縮住脚步，老武師上官庸緊隨在他身後，也把身形往後一退，瞥見了靠左邊的山坡上面有黑影一恍，跟着隱入一片樹林中，這時全是緊自提防，上官貞見父親和師兄這種動作，知道定有所見，緊湊了一步，貼近上官庸身旁，低聲問，「爹爹可是路上有所見麼，」上官庸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大約有人已在暗中監視我們，我倒要看看，竟有什麼人，敢阻擋我的去路，」盧兆豐已經走上這段山道的斜坡，才走到半腰，忽然有人在一片叢林中厲聲喝叱，「前面楓樹坡的道路不

准通行，來人可少往前進，」這時盧兆豐往起一縱身，反往前竄出丈餘來，他厲聲說道，「楓樹坡難道什麼人把他買在手中，算他個人的私產，通行的山道也能要買路錢麼，姓盧的不買這本賬，」脚下加緊，反回叢林間衝過去，相隔還有兩丈左右，驀然間林中有人喝叱道，「不識抬舉，回去，」「叭」的一聲，一支翎箭向盧兆豐迎面打來，盧兆豐往旁一撤身，一手摘弓，一手探囊，抓彈丸往弦上一扣，弓弦才拉開，彈丸還沒發出，突然聽得叢林中一片喝叱動手之聲，忽然唳嚇嚇一片樹枝折斷的聲音，有人喊了個「好」字，跟着離開發聲處，往東出去六七丈遠，一人怒聲喝叱道，「咱們走着瞧吧，這天門山楓樹坡若留下寸草，算是老師父們手底下沒有本領，」跟着這邊樹後面一人，冷笑一聲道，「尊駕只管放手去作，我們已經早刨好了坑，等待着你們這羣黑心賊了，」林中這種聲音不對，鐵彈金弓盧兆豐把彈丸扣住未發，老武師上官庸也暗暗的把太極珠扣在掌中，這時忽然高聲向對面林中招呼道，「林中可是夏師妹麼，」上官庸話聲未落，從樹林中飛縱出一條黑影，起落如飛，已經到了山坡半腰，盧兆豐看到來人現身，越發驚詫異常，原來林中動手的竟是一位五旬餘的婦人，青絹帕包頭，一身藍綢短衫褲，背後揹劍，在山坡一立，老武師上官庸搶步向前抱拳拱手，這位婦人也萬福施禮，向上官庸口稱師兄，俠女上官貞把韁繩向師兄盧兆豐手中一遞，趕到這婦人面前竟

跪下去，叩頭行禮道，「師伯母又勞你老人家遠來接迎我們，姪女給你叩頭了，」盧兆豐此時已知來人定是太極門武師于子川之妻，老武師夏九峯的女兒夏金英，盧兆豐趕忙也牽着牲口走到近前，躬身施禮道，「這位敢是名震南化太極夏九峯老前輩的門下麼，」這時老武師上官庸急忙給盧兆豐引見，夏金英向盧兆豐萬福道，「盧師傅太叫你見笑了，我太極門不幸，同室操戈，更開罪於金霞觀老觀主，盧師傅對於我們一切禮貌不週之處，還望多多担待，等候我本門中事情完了之後，定要到令師徒面前認罪賠禮，」盧兆豐道，「夏女俠不要客氣，這是武林中各派門戶中難免的糾紛，太極門中發生這種事，不算是絕無僅有的事，適才樹林中女俠所會的是什麼人，」夏金英道，「盧師傅不必問了，楓樹坡這四日來已經變作血雨腥風之地，我們正不知落到如何結果，這裏不便細談，請到舍間詳述一切，」說話間，夏金英轉身領路，順着這片叢林前，往東南轉過去，已經望到峯下嶺頭山道邊上，一色的楓樹，又走出半里多地來，前面地勢又往高處聳起，上了這段斜山坡，已經望到了武師于子川所住的那片住宅了，可是此時那住宅附近靜悄悄沒有一些聲息，也望不到燈火，才走上山坡，從道旁一片亂石堆後，飛縱出一人，迎上前來，正是于子川之子于鵬，遠遠的招呼道，「母親可是我上官師叔和上官師妹全來了麼，」夏金英道，「鵬兒快來，把牲口接過去，還有金霞觀老觀主的門下盧

師傅也來了，「于鵬已經飛縱到近前，先向上官庸行了禮，向師妹上官貞打了招呼，更向盧兆豐拘拳拱手道，「這位就是金霞觀門下盧師傅麼，弟子于鵬給你行禮了，」盧兆豐趕忙躬身答禮道，「少俠可別這麼稱呼，你我年歲不差上下，我和上官老師的令媛也是師兄妹，我討個大，于師弟你招呼我一聲師兄吧，」于鵬道，「金霞觀掌南派武林正宗，老觀主更是俠名震江湖，爲武林中所敬仰，我雖然年青，武功尚沒學成，可是早聽家父家母常常的稱贊老觀主的威德，既是盧師傅這麼抬愛，小弟只好遵命了，」夏金英讓着大家一同走到門前，于鵬翻進去，跟着裏面已經有人把門開了，盧兆豐已然看出這裏已在十分的戒備着，家人們把牲口牽進去，送到馬棚，夏金英領着上官父女和盧兆豐一同趕奔前面三間客室，于鵬已經趕往後面去報信，上官庸來到屋中，見屋中所有桌上的燈燭，完全把光焰遮蔽，只有里邊看的見燈光，在外面紙窗上仍然是黑沉沉一片，落坐之後，有家人進來獻過茶，夏金英向上官庸道，「上官師兄，我們大約有三十年沒見面了，三林塘一別，我只想着今生今世或者跟上官師兄不易再相逢，世上事真難預料，三十年來，天涯海角各自東西，誰又料得到竟會在這裏重逢，今夜這一見面，也許就是我師兄妹最後的訣別了，」上官庸長嘆一聲道，「師妹，我認爲這些年來，全是上了年歲的人，過去在血氣方剛之時，難免作事有些背乎正常的道路，步入歧途，事過境

邊，也應當自知愧悔，何況在江湖上歷練了多年，年歲已長，多受些磨難多增些閱歷，把舊日那種錯誤的事，可以痛悔前非，那知道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胡師兄和趙師弟竟自在這種年歲下，依然這麼任意的作，這種絕情絕義不顧他人笑罵的事，我門戶中被他二人算是把臉面去盡了，這楓樹坡他們已來過麼，」夏金英道，「既已知道我們的踪跡，焉能放手，那會不來，不過他還未能闖進我這宅中，只在這楓樹坡一帶已經被歐陽老師給了他們些顏色看，沒叫他們討了好去，我們認爲今夜必要大舉來攪擾，只是他們行爲乖謬，我們一再的攔着你師兄不叫他和他們見面，只是這種事那裏攔阻的了，最可恨的是胡昭武和趙玉堂對於當年的事，不肯甘心，只要在理上講得下去，他們正該登門與師問罪，因此講個明白，再決最後生死，也倒痛快，可是他們竟勾結了一般綠林道中人，暗下毒手，他兩人始終不肯明着露面找上門來，這種行爲越發叫人難以容忍了，」夏金英方說到這兒，門外咚咚的一陣木杖震地之聲，有人招呼道，「上官師弟你還沒忘了這個師兄，到我最後的關頭，竟自親自來送我歸西，師兄弟之情，總算是盡了，」門開處，于子川頭一個進來，後面尚跟隨一位赤面虬髯，身量魁偉的武士，最後是于鵬一齊走進來，上官庸、上官貞、盧兆豐忙全站起來，上官貞向父親低聲招呼道，「跟隨于師伯身後的就是歐陽老師，這時老武師上官庸抬步進前，竟把于子川抓住，悲聲說道，

「師兄我們竟還有相逢之日麼，今夜一會真如同隔世重逢，我萬沒想到今生今世還能見着師兄，」于子川也滿面淚痕悲不自勝慘呼道，「師弟你我師門一別三十餘年，你來看哥哥我已落成這般模樣，這是我練武下場頭，叫我也太寒心了，」憑着這麼一身武功絕技的老武師，竟自止不住大放悲聲，師兄弟這一痛哭，上官貞，盧兆豐也全各自拭淚，唯有夏金英此時倒是面色鐵青，怒形於色，那位老武師歐陽志眼中也汪着淚，可是他却哈哈的笑起來，不過這種笑聲比哭還難聽，于子川止住悲聲厲聲喝叱，「老匹夫怎麼你竟自這麼幸災樂禍，我們師兄弟三十餘年已經明知道沒有再見面之日，天門山楓樹坡居然叫我們重逢，怎麼倒給你這老東西取笑了。」上官庸忙向于子川說道，「師兄不要這樣，我早聽貞兒說過，師兄這裏尙隱跡着一位名震兩江武林中老朋友歐陽老師，我雖然沒見過，可是早仰大名，這位敢就是了，一這時夏金英也湊過來，向上官庸道，一他們兩個到了一處，就是這樣，不吵就是打，可是誰也離不開誰，上官師兄說的不錯，他就是

一口金刀震兩江歐陽志，在我們同道中倒還有些血性，」上官庸忙向歐陽志道，一歐陽老師傅我上官庸早已欽仰你的為人，爲我們武林中難得的人物，竟能和我師兄隱跡天門山，這倒真是最幸會的事，一歐陽志笑容頓斂，滿臉上現出慷慨激昂之色，向上官庸拱手爲禮道，「上官師兄你們彼此全是知名的人，我看不必弄那些個客套，我歐陽志在

江湖道中也算個不得志的人，帶着老妻隱居這裏，決不像朋友們想像的那麼清高，自身自有難言之痛，今夜我看到你們師兄弟這種難得的相會，叫我也十分痛心，我所痛恨的是，怎麼世上竟會有這麼多鐵心的，他竟自對有一個三十年前已遭毒手落成殘廢的親師兄弟不肯放手，這種事任憑當年誰是誰非，全到了這麼大的年歲，很可以罷手，就讓是心有未甘，也不妨請出一般武林舊友請求江湖道中主持正義，判斷是非，有什麼辦不了的事，這楓樹坡到現在已被他們攪得一片血雨腥風，逼迫得上官老師你身受重傷尚未復原，爲了顧念同門之誼，不管自身的危險，爲他兩家的事，趕到天門山，這種情形看起來，人的心術真難一概而論了，但願上官老師此來能爲他兩下把這場事化解了，那才是大家之幸，」上官庸忙答道，「這是我太極門的不幸，出了這種遭人唾罵的事，還得仗着歐陽老師從中盡力維持，倘能如歐陽老師所言，把這場事化解了，那真是萬幸了，歐陽老師請坐，」于子川，歐陽志，上官庸，夏金英全落坐之後，盧兆豐和這些位重行見禮，于子川對於盧兆豐深致抱歉之意，于鵬也給上官庸行過禮，夏金英呼喚外面伺候的家人獻進茶來，于鵬和盧兆豐却湊在靠窗前一同坐下，彼此低聲談起來，相見恨晚，上官庸却向于子川問道，「師兄我們來到楓樹坡看這裏情形，好像是胡師兄和趙師弟已經到過了麼，」于子川恨聲說道，「他們如果痛痛快快的和我現身相見，我們說了誰是

誰非，倒也痛快，最可恨的竟用起這種手段來，對我于子川竟要暗下毒手，以我本門中的事，他竟勾結了一般下流的江湖道，用那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對付我師弟，這種情形這不是有些逼人太甚麼。」上官唐道，「我怎麼也想不到胡師兄竟自這麼倒行逆施起來，叫我看來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恐怕他們難逃公道二字。」于子川看了看夏金英又看了看歐陽志嘆息一聲道，「事到如今，我也不願意再顧全什麼臉面，這也就算我們從事學藝報答恩師也如教徒弟老師父們看看，不必再癡心妄想成全好徒弟爲門戶增光，像教出我們這般徒弟來，不止於沒增光，反倒現了眼，現在我打算索性把我們這場事赤裸裸擺出來，請武林中主持公道，我們從當年三林堂出事時起，以至到現在的情形，各憑着良心，請武林同道們聽一聽我們各人的行爲，那時欺天滅理的人，痛痛快快地給他個眼前報應，以門中以正義來處治，倒覺着痛快，上官師兄你認爲怎麼樣，」上官唐微微搖了搖頭，向于子川道，「師兄你這種辦法，只能對付君子人，不能對付那小人，大師兄他若肯聽憑武林中同道的裁判，他也就不這麼作了，」我看這次事，多半還是趙玉堂的鼓惑，才有今日這種局面，我們雖打算這麼辦，只是他決不肯正式露面和師兄你一決雌雄，你就是把武林同道請出來，這天門山方圓數百里，你又往那裏去找他，于子川點點頭道，「師弟你說的極是，」一口金刀震兩江歐陽志冷笑一聲道，「上官老師論

起來你們同門師兄弟是非牽纏，我們局外人不多過問，你們很可以按着門規辦理，可是我深知你們的情形，你們太極門到現在沒有長一輩的人了，胡昭武他是掌門大弟子，也正是承繼夏老師衣鉢的人，可是偏偏由他身上作出這種事來，有誰能出頭約束他，這件事也正是最難辦的地方，不過你們師兄弟怎麼打算，我要本着疎不問親，我歐陽志留些身份，可以不管，不過我和于子川于瀛子是生死之交，我不肯再看着他任人宰割，上官老師你要知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倘若你們不趕緊下手，這恐怕難逃他的暗算，這種情形，防不勝防，倘若再遭了他的毒手，後悔已遲，要叫我歐陽志看來，也要趕緊作你們正經的打算吧，一邊請些武林同道來叫他們趕奔天門山赴會，一邊用全份的力量搜索他們，只要把這兩個無情無義的東西先擒住了，捕拿他們到楓樹坡，那時把本門亡師的神位，祖師爺的神位，全供奉起來，把事實經過當眾宣佈，請那成名露臉的人，問他兩人究竟想把于子川怎樣處置了才肯甘心，我認爲這麼辦起來，比較着爽快吧。」歐陽志這番話說出來，于子川和上官庸全點頭稱是，認爲這位老英雄的主張是很好的辦法，上官庸道，「多謝歐陽老師的指教，我們很願意照這樣辦一下，倒可以把這件事作一個了。」于子川說道，「法子極好，這麼辦也不失公道，不過據我看，恐怕不易如願以償，這次胡昭武竟自約了許多綠林中的能手，也正

在用全份的力量來對付，我于子川生死存亡亦不過旦夕之間，那還會容得我們下手從容佈置，」方說到這兒，夏金英忽然一怔，向大家一擺手道，「你們聽，這是什麼聲音，」跟着門開後，一名家人闖進來招呼道，「跟二爺回，西邊倉房一帶起火，遵着二爺之命，所有卡子上防守的人，全沒敢離原地，」于子川怒吼一聲，他雖然剩了一條腿，可是他一聳身已到了門口，木枋任地上一戳，人已騰身闖出門去，夏金英，歐陽志，盧兆豐，于鵬全往外闖，上官庸也因為這種情形太以可惡，忿然而起，上官貞可是一把把父親按住道，「爹爹你很可能不必出去了，好在這種情形已很顯然故意的來攪擾，你老出去也未必見的着他們吧，」上官庸哼了一聲道，「好，你去幫着師伯查看救火，我到門口看看陣勢，」上官貞遂也縱身竄出門來，先出來的人全都散開，只有盧兆豐因為來這裏是個旁人，略遲了一步，可是這時人已經全撲向西跨院一帶，上官貞這一出來略招呼了聲，「盧師兄，」驀然見東偏院一帶一陣大亮，分明是東邊火也起來了，上官貞招呼了聲，「盧師兄，咱們到這邊看看，」于子川所住的地方，前文已經敘過，院中佈置的很是幽雅，形同花園子一樣，花木很多，上官貞頭一個穿着一片花棚，如飛撲奔東院，盧兆豐在從屋裏趕出來，已把彈弓抓在手內，此時却把外面長衣甩去，彈囊原配在裏面，隨着上官貞如飛的翻過兩段小院，已然望見火光起處，只靠兩邊石牆下三間房屋

，雖是四下裏沒有相連的房子，但是房前房後都有接連不斷的楓樹，若是連樹接着了也足成燎原之勢，上官貞才翻到這道院中，已有三四名壯漢，他們却不去救火，反把接近房屋的樹木枝葉，完全砍落，任憑這三間房子燒得怎樣，也不致連上別處了，上官貞來到這裏，回頭向盧兆豐招呼道，「盧師兄硫黃之氣很大，分明是有人放火了，咱們到圍牆後看一看，」這裏的壯丁却攔阻着，「姑娘不出去也能，外面可有把守的人，恐他們傷着自己人，」上官貞一陣冷笑道，「既有把守的人，怎的竟容人家放火，不用你管，那名壯丁碰了這個軟釘子，羞愧的不敢多說，上官貞和盧兆豐騰身上了石牆，一看這東牆外正守着一段山坡，可是接連這段牆是漫山遍野的楓樹，才在查看之間，驀然見東北角貼近牆下，突起一片火光，有人散佈了火種，立時向坡下逃去，上官貞怒了聲，「師兄咱們追着他，」鐵彈金弓盧兆豐也覺得這般惡徒們的手段也過於的不守江湖道規矩了，喝了聲，「好，不會叫他們走脫，」盧兆豐騰身縱起，鐵彈金丸早扣在掌中，往前一起一落之間，已竄出三四丈遠來，可是那放火的人已經往樹林間逃去，盧兆豐弓絃響處，鐵彈丸連續發出，他這張彈弓在江湖道中是得有一種絕傳的手法，連珠彈發出，逃向林中的那人，任憑他身形多快，也沒有這種連珠彈法厲害，兩粒鐵彈丸，跟踪打去，雖是被他避開，可是他的形跡再難隱密了，盧兆豐連珠彈發着，身形可也跟踪撲

到，仗着鐵彈金弓開路，竟自竄入林中，惡黨可無法再隱匿了，因為這一片楓樹，只有兩排。只要穿進林中，是往高處起的一段山坡，那人如飛向上面逃去，可是盧兆豐的鐵彈丸，再不肯容他逃出去了，弓弦連批之下，鐵彈丸帶着輕嘯之聲，在第三粒鐵彈丸打出之下，那人在山坡半腰竟自倒翻下來，分明已被打中，盧兆豐扭頭招呼了幾聲，「上官師妹，咱們先捉一個活的，正好在于老師面前作見面禮，」這時盧兆豐身形已縱出去，可是俠女上官貞在這種情勢下，驀然心中一動，暗叫不好，無論受傷的是誰，自己和盧師兄全動不得他，這可要毀了，情急之下，脚下是連着有力的疾縱，却趕上了盧兆豐，可是口中的話想阻攔，竟有些無法出口，兩人二次騰身，是同時縱起，齊往那人摔下來的地方撲去，就在他們身形同時往下一落，上官貞可急忙的招呼着，「師兄可傷他不得，」兩個字沒喊出口來，從這山坡上面發着一聲怒叱，兩條黑影疾如鷹隼，從上面撲下來，往下一落時，一個是奔盧兆豐，一個是奔上官貞，在黑影中辨不出來人的面貌，可是來勢過猛，這兩個人手中雖沒兵刃，可是全用掌力猛撲過來，這種情勢逼迫下，自己救自己要緊，那還顧得許多，竟自往旁一錯步，甩手中劍向來人劈過來，這條右臂上斬去，這人怒叱一聲，「丫頭你好大胆，」可是這人話聲發後，身軀一矮，鐵腕一翻，竟自由掌力向上官貞的劍上劈下去，好重的手法，上官貞手底下不算不快，劍竟沒

撤回來，被此人一掌劈在劍身上，噹哪一聲，劍落在山坡下，上官貞一擰身，縱身逃避，耳中聽得背後這人却吶了一聲，上官貞已經竄出兩丈左右來，虎口如同火燒，右臂發麻，在這剎那間，鐵彈金弓盧兆豐和來人接架之間，已然被人把金弓打落，一掌傷在盧兆豐的右肩頭，和上官貞動手的已經把山坡下受傷的人扶起來，如飛竄上山坡，可是盧兆豐却被打得踉蹌向前面倒過來，上官貞在右臂疼痛之下，咬着牙翻身縱回來，用左臂一擋，把盧兆豐的身軀接住，沒叫他倒下，傷盧兆豐的這人，却在這時一擰身已經飛縱上山坡的半腰，他竟自發着一種譏諷的冷笑，並說了聲，「無恥的丫頭」，上官貞聽個滿耳，此時盧兆豐挺身站起，上官貞似乎聽得這發話的顏像胡師伯的口音，自己在羞愧難當之下，何況他已經和父親和于師伯成了仇人，倘若再說出些不乾不淨的話，散佈入武林同道的耳內，自己還有什麼臉見人，想到以這種同門的師兄弟，竟自這麼無情無義，骨肉自殘，自己還是他的一個晚輩，他竟自發出這種污辱的言辭，上官貞銀牙一咬，往前一縱身，竄到山坡底下，伸左手把青鋼劍抓起來，見那條黑影已經到了五六丈高的山坡頂子上，上官貞大喊一聲道，「師伯你算是成全姪女，我正不願意看你這師門得藝之下，只會自殘骨肉，無情無義遭人唾罵的行爲，只怕你們覆滅就在目前」，上官貞倒比你早走一步了，寶劍一橫，猛向項間一抹，猛然右掌一疼，這口劍脫手而出，

出去四五尺，攢在山坡上，反震回來，落到地上，上官貞已有自刎之心，怒極之下，又被人把劍打出手去，心中一急，怒火攻心，仰身向後面倒去，可是已被人抓住，却輕輕的放到地上，只覺得心頭震動一下，脊骨上有些微微作疼，立刻醒轉，却哭叫道，「可屈死我了」，耳中忽然聽到有人說道，「好糊塗的丫頭，此時你要死，真是輕於鴻毛了，還不快快給我起來」，上官貞聽得這聲好生驚異，一抬頭見身旁站的正是金霞觀主，上官貞越發的痛心，伸手把金霞觀主的道袍抓住，哭出聲來，遂說道「師父可屈死我了，他污辱我，我怎能再活下去」，金霞觀主伸手把上官貞扶起來道，「你好糊塗，胡昭武惡性難除，不辨是非，不知利害，死無日矣，你還理他作什麼，你若爲他這種瘋犬一般的狂吠，輕輕斷送了性命，太以不值，這般惡人末日到臨，也是他們自尋死路，隨我來，我先見識見識這位主人于子川，」這時盧兆豐也轉身趕過來，跪在金霞觀主面前，請罪道，「弟子無能栽在人家手內，太給師父現眼了，」金霞觀主哼了一聲道，「胡昭武趙玉堂若不是有自恃的本領，他也不敢這麼倒行逆施，任意猖狂了，也很好，叫你們嘗到了江湖中能手的厲害，往後也知道好好鍛鍊功夫，快快走罷」，說話間，往回下走去，沒有十幾步遠，才到楓樹坡前，已經有兩人如飛趕到，正是這裏的小主人于鵬，和他母親夏金英，上官貞忙招呼着，「師伯母你老快來，金霞觀主到了」，夏金英和于鵬飛

縱到近前，夏金英却向金霞觀主萬福道，「老前輩仙駕竟自來到楓樹坡，弟子夏金英給老前輩行禮了，」金霞觀主李鏡虛稽首道，「夏女俠不要這麼稱呼，貧道不敢當，」夏金英往旁一閃身說道，「請老觀主到寒舍待茶，」金霞觀主點點頭答道，「正要一訪太極名家于老師傅，」上官貞，鐵彈金弓盧兆豐在前面引路，女俠夏金英陪着金霞觀主轉奔莊院的門前，可是那邊燈光閃動已經有人迎了過來，所有起火之處已被救滅，一口金刀震兩江歐陽志竟從莊門前轉過來，上官貞却緊走了兩步向這位歐陽老師報告，老英雄，金霞觀主駕臨楓樹坡，跟着歐陽志緊趕過來，向這位老觀主抱拳拱手道，「老觀主俠名震天南，你的武功劍術在玄門中爲空前絕後的人物，我歐陽志浪跡江湖，久仰俠名，空懷嚮往之心，無緣拜謁，今夜老觀主竟光臨楓樹坡，這真是三生有幸了，」金霞觀主哈哈大笑道，「歐陽老師你怎麼跟貧道弄起這套酬應來，我們同屬江湖道中人，還是爽快些不要這麼客氣才好，貧道真想不到歐陽老師你也曾在大門山隱跡埋名，貧道不虛此行了，」隨着一稽首說了個「請」字，由莊丁執着燈籠引導，走進莊院中，于子川，上官庸也全早聽到莊丁飛報進來，正從里面迎接出來，這于子川此時尙在面色鐵青，暗想着胡昭武，趙玉堂這種卑劣的手段來擾亂楓樹坡，雖則沒被他燒毀多少房屋，可是這總算在楓樹坡栽了跟頭，壓着滿腔怒火，向前拜見，金霞觀主答着禮，大家不立談，連

上官庸一全走進客廳中，敘禮落坐，金霞觀主向于子川道：「于老師，這次你們本門中師兄弟間一番誤會，我們局外人本不應參與這場事，不過令師兄弟胡昭武，趙玉堂竟自安心和貧道的門下爲難，仗着他師門所學來對付這般後生晚輩，貧道很願意見識見識這種人物，他們也太以眼空四海，目中無人，江湖道中竟自要橫行無忌，貧道對這種人太以的驚奇，他有什麼驚天動地本領，個人本派中門戶之爭，尙沒了斷，竟敢又向同道中挑戰，所以貧道冒昧前來，在這天門山已經略得他們的踪跡，以他們這種陰險行動，實懷着極大的陰謀，貧道雖然出家在三清教下，可是我們門中已經四代本着門規全要在江湖中行道，積善修德，雖是有時違反上天好生之德，多造殺業，可是這從我金霞觀開派師祖已經在三清教主前立下洪誓大願，只要是誅惡濟困扶危不背俠義道的大職，情願以一身報三清教主再墜輪迴，亦所不惜，貧道有失口的地方，上官老師、于老師還多原諒，像胡昭武、趙玉堂這種甘心作惡，辜負師恩，不念同門之義，一意孤行，逞凶作惡，正是我們俠義門中的公敵，貧道若來對付他，諒還能得到武林同道諒解，只是我已經到過望江崖，上官老師對於本門中這種骨肉自殘，同室操戈的原由，不肯明說，貧道想我們全是本着武林正義，以身江湖，事無不可對人言，究竟于老師和胡昭武，趙玉堂種下什麼不解之仇，他竟要下這種絕情毒手，貧道願意知道此中原委，既然伸手來多管這場

事，我不願意仗着武功劍術壓制這兩個惡徒，我很願意以江湖正義來制裁這種逞凶作惡之輩，貧道問的未免冒昧，于老師可肯賜教麼，」金霞觀主李鏡虛這麼單刀直入的向于子川問起他們結仇的原由，這真是出人意外之舉，可是于子川，夏金英夫婦二人決不惱怒，于子川向座上人看了看，見于鵬待立一旁，遂向他說道，「惡徒們已然逃走，天也就快亮了，今夜他竟要放火焚燒我們莊院，但是我一家的性命還不致於就給了他們，可是這一帶草木濃茂，倘若他們再使用火攻之計，山林無罪，我不願爲我于子川個人的事，把天門山的靈秀化作劫灰，你還是出去查看一下，不要盡指着他們把守瞭望」，于鵬趕緊答應着，立刻走出廳房，于子川是不願叫兒子聽這些事，使他痛心，立刻向金霞觀主說道，「事無不可對人言，我們結仇經過，正願意武林同道作個公平判斷，不過但分得已下，還是不願意在武林中張揚出去，並不是爲我們個人，實在是師門恩厚，我們作弟子的尙未報答師門授藝之恩，反倒有損先師存世的威名，和太極門的清白，」于子川毫不隱瞞把當年結怨經過，上官唐三林塘解圍的情形，自己棄家遠走，隱跡天門山三十年來，決不想再找他們報復，不想胡昭武，趙玉堂竟自不肯甘心，在已經全到了風燭之年，尙要把舊事重提，爲武林中多留笑柄，這是叫人最慚愧最痛心的，夏金英更問金霞觀主道，「老觀主你主持武林正義，不要瞻徇私人友誼，你要給我們公平判斷，誰是

誰非，倘若我夫婦有什麼不當之處，我們也好自引咎責，不要叫我們冤枉了好人，」金霞觀主冷笑一聲道，「胡昭武及趙玉堂這種行爲，不要說我們行道江湖的人不能容他，就是你本門中早就應該請出同山師友在祖師面前申正義，正門規，把他們處治了，怎的竟會留他們到今日，反來興風作浪，」于子川恨聲說道，「我太極門以先師門戶最高，胡昭武他更是掌門的大弟子，先師去世，我本門中沒有長輩的人，有誰還能再處治他，所以才有今日這種結果，這真是遺恨無窮，」金霞觀主點點頭道，「這樣看起來，正是他們以往是惡貫未滿，如今才算報應臨頭，貧道此番來到太極門中，我要把這兩個惡徒請到楓樹坡要你們師兄弟當面一決是非屈直，不怕最後以武力解決，我也要請他們先給我貧道一個公道話，」于子川忙答道，「老觀主，這種事談何容易，他若是肯和我于子川當面解決，也不會用這種卑劣手段了，從昨夜間已經在楓樹坡一帶屢次侵襲，完全要暗中下手，定要把我一家斷送在陰謀暗算之下，分明是他不願意落個自殘骨肉之名，老觀主想請他到楓樹坡辯理，他那會前來，」金霞觀主李鏡虛手捻着銀髯笑吟向于子川道，「我早已踩探着這兩個惡人潛踪匿跡之所，我定能找他前來，今夜定叫你師兄弟在楓樹坡一敘師門舊情，」金霞觀主這種話出口，連上官庸和歐陽志全不敢深信，因為胡昭武這種剛愎自用，趙玉堂那種狡詐多謀，焉肯就那麼容易到楓樹坡前來當面辯理，金霞

觀主李鏡虛若是憑武功劍術威脅他兩個人不敢不就範。不過他們總然到楓樹坡來，也是不肯甘心，可是大家驟然懷疑而誰也不敢當面來問，上官庸忙說道，「老觀主若能真個把我那師兄師弟找到楓樹坡，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不過他兩人十分刁狡，恐怕不易馴服，就肯隨老觀主前來，和我弟兄們見面」。金霞觀主答道，「這件事我也不敢把話說得太滿了，我很願意他兩人懸崖勒馬，絕心回頭，在這種生死關頭之下，痛悔前非，貧道很願意作一件公德事，這只看他們命運如何，只是最令貧道不平的，大約是那趙玉堂已往以武林正宗的門戶，竟自投入下五門旁門別派中，他所勾結來的全是川滇，雲貴一帶綠林中作惡多端的積盜，這種人連貧道也恐怕無法再感化他覺悟了，這場事只可付諸天命，貧道是否多造殺孽，那也全看他們自己的行爲了」。說到這兒，向一口金刀震兩江歐陽志說道，「老朋友，你看天光已然快亮，這裏沒有什麼事，我們何妨一同到這楓樹坡一帶遊玩一番，我還想到歐陽老師的府上招擾一下，歐陽老師不棄嫌我這野老道麼，」歐陽志是個老江湖，見金霞觀主這種突如其來的要自己和他一同走，定有原由，遂點點頭道，「很好」金霞觀主立刻站起，向大家告辭，于子川，上官庸等也全明白觀主定有所謀，遂也不再挽留，一同向外相送。老觀主回頭道，「老師傅們不要這麼客氣了，咱們今晚再見吧」，金霞觀主和歐陽志一同走出來，大家全送到院中止步，老觀主向

盧兆豐說道，「你在這裏不要多言多事，你不要把這場事看得平淡，也許就是我金霞觀存亡榮辱之時」，盧兆豐答應着，金霞觀主遂帶歐陽志出莊院而去，金霞觀主和老英雄歐陽志走後，衆人仍然回轉裏面，于子川向上官庸慨然說道，「一師弟我們太極門不幸，自己本門中弄出這種是非來，弟兄們在江湖道中落個灰頭土臉，已經夠難堪的了，如今竟又連累上金霞觀主，老觀主挺身自任，慷慨幫忙，固然令人可感，可是這件事我怕這位盧師兄見怪，我實不願意叫別人多管，自己本身無德，同堂的弟兄們弄成骨肉自殘，再把別的門派中牽連上，這尤其是使恩師死去的陰魂也覺憤恨無窮，照這樣我倒要盡我所有的力量在天門山搜尋那胡昭武，趙玉堂隱匿之所，這次我也不打算在人世上苟延歲月，我更不能再顧全同門之誼，只有放手去作了，我把胡昭武，趙玉堂全置之死地，我情願在武林中老前輩們面前領罪，他若是把我全家了結了，我也就甘心沒有什麼掛念了，所以我決意在今夜搜尋他一下，上官師弟我就不信他敢在天門山隱跡潛蹤，我就搜尋不到他，」上官庸連忙答道，「一師兄你不必作這種打算，我們固然是痛心，好在上還有公道二字，尤其是江湖上正義，終歸是不能磨滅的，楓樹坡上憑他們施展狠心辣手，我們只接着他，任憑他處心積慮把手段使用出來，終可叫武林同道們看看誰是誰非，好在金霞觀主已然當面的一再囑咐叫我們等待他，他定能把胡昭武，趙玉堂找尋來當

場解決，老觀主是多大的威望，他既然說了，一定能夠作到了，師兄我們還是按着老觀主所說的預備一下，到時候若是不能把他兩人找來，我們再想應付之策，也還不遲，」于子川雖然被上官庸這麼勸着，依然憤恨不平，按下這裏不提，且說那一日金刀震兩江歐陽志隨着金霞觀主李鏡虛離開楓樹坡，歐陽志屢次要想向金霞觀主問究竟有什麼事，要自己在這位老觀主面前效勞，可是才一開口就被這位老觀主用話岔開，不容他講出口來，這位老觀主在路間指點着山林野景，向歐陽志說着些無聊的閑話，歐陽志想開口幾次都被阻攔，也不便再問了，知道這位老觀主是安心要到自己所住的梨花岩，遂也不再多問，隨着這位老觀主談論着天門山所有名勝之處，一切的景緻，這梨花岩離着楓樹坡不過二里多地的山道，可是道路十分曲折，穿着一處處密林小徑，來到了梨花岩下，一口金刀鎮兩江用手向前一指道，「老觀主你看我就住在岩下，這幾間茅屋中，山居簡陋，我是不敢請生朋友到我這種寒舍間，恐招人的笑話，」金霞觀主李鏡虛不由笑着說道，「歐陽老師真是難得，你一個提刀走江湖的老師傅，隱居天門山之後，竟這麼文雅起來，你講這些個自己不覺得說着不順口麼，歐陽老師還是拿出本來面目，不必學那些高人雅士，貧道在玄門中修練多年，但是我還是依然去不掉江湖的野氣，我真不如歐陽老師你了，」歐陽志也笑着答道，「老觀主我說是實情，難得我這個家宅老觀主你可

以稱他作貴府麼？」這時籬笆門開處，歐陽志的老妻盧金娘從裏面走出來，看到歐陽志和金霞觀主一同走，盧金娘頗覺驚異，癡瞪瞪的望着這邊。歐陽志和金霞觀主來到籬門前，那盧金娘却向歐陽志說道，「我們這裏又不降妖捉怪，你把這位道爺請來作什麼，」歐陽志道，「不要胡說，這是大竹山金霞觀主，你還不拜見麼，」這盧金娘却是十分怪道，他決不聽歐陽志的吩咐，哼了一聲道，「你倒是和我說痛快話，你不能一心在這梨花香忍耐下去，你要找一個大廟宇出家當老道去麼，不用和我商量，你盡管去，免得整天的吵嘴，」金霞觀主李鏡虛他是早已知道歐陽志的出身來歷，和他這位母夜叉的老妻，竟自向盧金娘稽首道，「女俠你不要再打趣他，到梨花香來是貧道的主意，貧道和你素昧平生，可是我對於掌北派神拳盧襄老師傅景仰最深，盧老師傅雖然作古，他一生俠蹟尚留在人間，武林中至今傳爲佳話，盧女俠我是特意來拜訪的，」盧金娘這時才向後退了一步，向金霞觀主萬福道，「觀主我們在大門山住久了，已經變成山林間野人一般，因為我們沒有親戚，亦無朋友，終日只是跟這山林野獸作伴，我們把人世間的禮節全忘掉了，」金霞觀主撲哧一笑道，「不過歐陽老師不止於沒忘了紅塵中的一切，他反比當年文雅多了，怎麼質伉儷竟這麼不一樣，這倒真是怪事，」盧金娘也作了個苦笑，杜旁一閃身道，「不要題這些了，現在何里請，」歐陽志陪着金霞觀主一同走。籬笆

門，籬笆門內很大地方，遍種着些花木，後面有一道重門，也是用竹子編成的，走到裏面是乾乾淨淨的幾間草房，院裏邊收拾得十分乾淨幽雅異常，盧金娘這時緊走了幾步，把上房的門拉開，金霞觀主走進裏面，這老夫婦也跟隨進來，觀主見他這屋中雖則山居簡陋，可是收拾的雅潔異常，窗明几淨，不染纖塵，那盧金娘親自去泡了茶來獻上，歐陽志抽冷子向盧金娘低聲說了幾句，盧金娘只是冷笑着，彼此坐下來談話時，歐陽志這才向金霞觀主問道，「老觀主對於在楓樹坡所說的辦法，我認爲觀主已經知道了這胡昭武，趙玉堂以及他所率的黨羽匿跡潛踪之所，老觀主總是要對於他這件事多多幫忙，于子川隱跡天門山對於當年的事無時不在痛恨愧悔中，如今胡昭武，趙玉堂竟自這麼下手對付他，這可要實在逼迫得他要下毒手了，老觀主果然要有兩全之策，還請早早的動手，遲則生變，現在雙方全安下了不並不存兩立之心，他們只要一會上面，定要分出生死存亡，但不知老觀主把我叫出來，有何吩咐，還望明示，」金霞觀主李鏡虛向歐陽志道，「歐陽老師你我過去雖則彼此沒曾過面，貧道在老師傅面前說句狂妄的話，貧道在武林中小有威名，我金霞觀傳到貧道這裏，已經是第四代，我們本着玄門道教的山規，應該固守着玄門規戒，不能再作殺生害命的事，可是創金霞觀的祖師玄鶴道人，他乃是得劍術真傳，行遊江湖，積修善功，雖則是出家清修的人，可是以身許民，要盡個人力所

能及，雪盡人間不平事，我們玄鶴道祖掌一口青霜劍，走遍中原，他曾許下要作一千件功德事，才算完成他的洪願，可是這種大心願，那能由得人，他盡一生之力，曾憑他掌中一口劍，辦了三百多件除奸，驅暴，安良，濟困，扶危，救災，恤難的事，他的心願未了，大丹已成，羽化飛昇，竟爾仙去，可是繼掌金霞觀道統的，仍然要繼續他未完之志，要完成這種心願，歐陽老師你也是江湖道中人，應該知道人間不平事，固然是到處皆有，雖然我們這上代的師祖，全是有宿根有宿慧的人，可是決不能未卜先知，明察萬里，到第二代，第三代全盡了畢生之力，這一件功德事，直到我本身還未必能完成，可是在我接金霞觀之後，受先師傳授道統時，給我留下一百三十件善功，要我去作，貧道認為過去三位師祖，師父已經作了那麼些大功德，臨到我本身，以我數十年的力量，總可以完成洪願，可是事情看的輕，作起來却不容易了，天下一切含冤沒白，負屈未伸的事，那能夠全入我之目，入我之耳，四十餘年兢兢業業，我算是完成了百二十九件功德，到這最後一次，不值得擔當這種重大心願的事情，我不敢到祖師前去交代，如今遇到于子川和他本門的師兄弟起了這種骨肉自殘之爭，兩下裏已經各走極端，誰也不肯讓步，定要落個同歸於盡，他們這件事，我認為值得我伸手替他們把這種冤債償清，可是我要作人所作不到的事，現在的局勢，歐陽老師也看的清楚，雙方反正得有一方消滅

盡淨方肯罷休，可是貧道更看出這胡昭武，趙玉堂多年來在江湖中已經養成了不能振拔的行爲，此次到天門山，下手的情形，更是絲毫不再念同門之誼，香火之情，這件事我們從武林道義伸手來管他，只有以公道來主張，定然得把這種惡徒消滅了，以安良善，可是貧道却不願意這樣作。我想叫這胡昭武，趙玉堂迷途知返，絕岸回頭，要把這兩個人渡化過來，叫他們能夠各自痛悔已往之非，師兄弟言歸於好，化解前嫌，可是這種事，貧道說來容易，作去却難，果然能夠如貧道的心願，也正是我金霞觀完成本門中四代積修善功的洪願，更能成全了他師兄弟間一場兇殺惡鬥，同歸於盡的惡果，所以我想這件事要請歐陽老師助我一臂之力，盧女俠也得幫我個忙，不知歐陽老師可肯答應貧道的請求麼，」一口金刀震兩江歐陽志，他是一個極慷慨極豪爽的武林名家，他的天性非常的直爽，作事也簡捷，痛快，可是聽到金霞觀主李鏡虛這番話，竟自帶着遲疑錯愕的神色，兩眼望着老觀主，並沒立時答出話來，金霞觀主李鏡虛忙說道，「歐陽老師敢是對於貧道這種辦法認爲不當麼，」歐陽志這才答道，「觀主你這是一種慈悲惻隱之心，爲人所不能爲的事，我只有敬服，那能認爲不對，不過老觀主可要細想想，胡昭武趙玉堂究竟是怎麼一種性情，我歐陽志是一個武夫，沒有多高的見解，可是我看到胡昭武趙玉堂決不是易於感化的人，老觀主雖具這種慈悲之心，度世之念，只恐怕這兩個人未

必再肯痛悔自身之過，和于子川重修舊日同門之誼，到那時豈不辜負了老觀主這番善意，」金霞觀主李鏡虛道，「貧道也知道這件事未必就能如我的心願，可是我定要謬天而行，終要看看他們是否就沒有苦海回頭之意，真到了不可挽救之時，貧道也只好任憑他們同歸於盡，血濺天門山了」，歐陽志見觀主李鏡虛心意很堅決，這位老觀主既然安定了這種心念，要辦這種力所難能的事，自己焉能阻人爲善，何況李鏡虛金霞觀武功劍術，在武林中實在是驚天動地的人，或者他就許有這種回天之力，也未可知，遂向觀主說道，「既然老觀主有慈悲這兩個惡人之心，只要觀主指示我如何去作，我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我和于子川爲道義之交，何況我歐陽志已經是這般年歲，和老妻隱跡天門山，早晚也不過埋骨荒山而已，觀主能攜帶我們作些有益於人的事，我歐陽志何樂不爲，我要請示觀主如何下手，」金霞觀主道，「此番胡昭武、趙玉堂來到天門山復仇，他們敢這麼狂妄行事，一半由於他們各自這些年鍛鍊出一身絕頂的功夫，一半也仗着這些他們約請出來許多江湖能手，助着他們才敢這麼下絕情施毒手，要用這種借刀殺人，暗地圖謀，使于子川一家身遭慘禍之後，找不到對頭。他的陰謀雖然厲害，不過天理難容，人情不許，那就能叫人趁心如意，我已經訪查明白，胡昭武、趙玉堂現在匿居在天門山後山，七道嶺、飛雲峯下，還有他所請來的西川四惡，是這番動手最厲害人物，他們並不

聚在一處，這西川四惡却匿居在北嶺，飛虎岩一個山洞中，還有瀾滄江一帶，水面上兩名巨盜，在這楓樹坡附近一帶，却買通了幾個獵戶人家，混跡在獵戶中，全在暗中佈置，雖則一連兩夜到楓樹坡，盡情攪擾，這不過是虛張聲勢，爲的探查于子用的虛實，他們大舉動手，還要在一兩天之後，大約是那胡昭武還約請了援助他的人。尚還未到，最後應援的人只要一到，也就是他下手之時。貧道想現在對付他們還不算晚，我金霞觀雖有一般門徒們和我幾個師弟，一半因爲沒在金霞觀，再者也不到時機，連貧道也不願意露出本來面目，這羣助紂爲惡之徒，雖然全是窮凶極惡的江湖巨盜，可是貧道一露面，只怕他們也要懼我三分，早早退出天門山，貧道還不願意叫他們這麼容易的就置身事外，好歹也叫他們嘗盡苦頭，他們爲胡昭武來，我還要叫他們隨着胡昭武一同走，可是貧道沒有分身之術，若要動手，必須在一夜間把事情辦出結果來，再遲延下去，恐怕要生出變故來，就越發棘手了，「歐陽志總得金霞觀主把胡昭武，趙玉堂的事如同全擺在面前一樣，形同掌上觀紋，這種對付敵人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能夠洞察敵手的虛實動靜，力量厚薄，這先佔着勝場，把先前懷疑之心去了一半，知道這位老觀主發這狂言大話，定有把握，遂向金霞觀主道，「老觀主既然能夠把這般人的虛實動靜全查明，那就容易下手對付了。但不知我們老夫婿要怎樣對觀主面前效力，」金霞觀主李鏡虛含

笑說道：「歐陽老師你這可真是笑話，怎的竟說起效力二字，我們只能說是主持江湖正義，仗義助于子川對付惡徒，歐陽老師我們誰也不用誰的情，只盼着能把這場事辦出結果來，最後能如了貧道的心願，化干戈爲玉帛，解災惡現祥和，這不止是貧道本身之幸，實是太極門他門戶之幸了，你們賢夫婦要在今夜依照着貧道的計劃，也施展施展你們多年未曾運用的功夫，再和這般成名的江湖道週旋一下，叫他們再嘗嘗一口金刀震兩江，和女俠盧金娘比較當年在江湖道中手底下的武力如何，」歐陽志哈哈一笑，盧金娘也含笑向金霞觀主說道：「老觀主你不要當面捧我們老夫婦了，我們這些年把武功早已荒疏，隱跡天門山，不過是自耕自食，何況是自身尚有傷心事，那還妄想再逞威風，現在老觀主以惻隱之心，不忍叫于子川和他一般同門師兄弟落個同歸於盡，這麼想成全他們，我們老夫婦更應當稍效微勞，只要老觀主肯點指我們應走的途徑，我們決不會姑息這兩條老命，決不會叫老觀主失望了」，金霞觀主李鏡虛點頭道：「好吧，賢夫婦多多盡力，能夠捧着我李鏡虛把這場事弄圓滿了，正如同你忙我完成極大的洪願」，一口金刀震兩江歐陽志向金霞觀主道：「老觀主究竟打算怎樣下手，還望明示」，李鏡虛道：「現在我們只有分頭去辦事，賢夫婦要掩飾着本來面目，探查他巢穴所在，先消滅他手下的一般爪牙，在他們智窮力拙之下，把他們引到三道嶺那裏，胡昭武趙玉堂

這兩個惡魔由我去制服他們，也得盡量的懲治他們一番，叫他們自認爲決非敵手，並且在這時不放手他們也再休想立足於江湖，不把他們擺到這般地步，他們是決不肯甘心退步，化解前嫌，我們要從傍晚時動手，以二更過後，不到三更爲限，必須各自按着所定的步驟和他們週旋下來，那時賢夫婦務必的把他所有請出來的黨羽們全誘到三道嶺那裏，貧道那時再現身和胡昭武，趙玉堂相見，我自有的說辭，叫他俯首就範，把天門山這場事作個了斷，「歐陽志和盧金娘聽着全不住搖頭，認爲這種事無形艱巨，恐怕自己力有不勝，盧金娘向金霞觀主道，「老觀主我們可有言在先，這不是我們長他人的銳氣，滅自己的威風，把胡昭武等看得過重了，只爲這一般惡魔們全不是江湖上平庸之輩，我們各撲向一處，對付的還不止是一人，我老婆子不敢把自己看得那麼重了，倘若這般惡魔中有一個勁敵，恐怕就要落到棋錯一步，滿盤全輸，老觀主對這種情形不能不防備一下，」金霞觀主李鏡虛手捻着銀髯，腮邊帶着笑，看看這位女俠盧金娘說道，「盧女俠，話你是應該這麼講，我們在江湖上有多年的洗練，深知江湖上能手儘多，不自滿不自驕，這是武林中的美德，可是現在放到女俠你身上，就未免矯情過甚了，我就不信怎麼人老了真能夠壯志盡消，一點義勇之氣爭強好勝之心全沒有了麼，盧女俠三十年前在江南道上也曾叱咤風雲，以掌中一口雙龍劍威震綠林，那時女俠你任憑遇到多大艱難棘

手的事，也沒有退縮過半步，怎麼如今竟這樣懦弱起來，叫貧道真個不敢深信，難道對於太極門這兩個敗類所請的一般黨羽中有什麼牽連麼」，盧金娘聽到金霞觀主這個話頗有些不快，向金霞觀主道，「老觀主我深知你這玄門道士是一個俠義道中好使人欽敬的人，怎麼你對我老婆子竟用起激將法來，老觀主無須這麼講，我老婆子願意以這條老命和這般惡魔們週旋一下，任憑道長你怎樣說我，可實不敢自認能操必勝之券，」歐陽志一旁只是微笑着，自己這位老婆平日那種強梁，偶然間若是有一句話說的不當得罪了他，立刻就要和我歐陽志拚老命，今日這位金霞觀主可算是給我歐陽志出了氣，自己雖然對於金霞觀主李鏡虛所分派的事也不易擔當，可是現在反倒不願意再和他多說謙辭話了，這時老觀主向盧金娘說道，「女俠我們這麼辦，只用八個字，」就算作個判斷，竭盡人力，聽天由命，歐陽志站起來說道，「觀主說的極是，我也認爲這種事臨到頭上也就認了命吧，」他一邊說着話，却向老婆盧金娘使了個眼色，盧金娘也隨着他站起道，「你有什麼事當着老觀主有什麼不可講的，」這一來鬧的歐陽志臉上一紅，笑向金霞觀主道，「老觀主你看見了，我實在不如老觀主你出家金霞觀，逍遙自在，我到了這般年歲，依然還得受他的氣，這不是前生的孽債麼，」金霞觀主也哈哈一笑，歐陽志緊走出屋去，盧金娘也跟隨出去，聽得他們老夫婦進了廂房之後，不知是在商量什麼事，可是

說話一陣音低，一陣音高，還是不住的口角，又過了很大的時候，這老夫婦兩人，各托着一支木盤，給整製一頓素齋來，作得十分整潔，老觀主反倒謙遜不遑，彼此吃着。講些個江湖道中行俠作義的事，雖然全是年歲很大的人，依然是雄心勃勃不減當年那種豪俠本色，這位老觀主在中午之後，自己出去一趟，也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直到日色西沈才回來，却催着盧金娘收拾晚飯，告訴他們老夫婦在晚飯後要早起身，不要耽擱才好，因為自己已經在暗中偵查這般惡魔們，定要在今夜動手，大約他所請的人竟全到了，歐陽志和盧金娘答應着，趕緊把晚飯收拾好，歐陽志已然看出這位老觀主似乎對於這番事胸有成竹，全盤計劃好了，直到飯後金霞觀主李鏡虛向歐陽志，盧金娘道，「我們不要耽擱應該走了，這般惡魔們不能早叫他們離開隱匿巢穴，我們無論如何，也得堵截他們，不叫他們貼進了楓樹坡，」歐陽志和盧金娘答了聲，「好，」金霞觀主李鏡虛更說道，「今夜這場事，貧道只有祝禱着三清教主，默佑我能夠成功，那我真得滿斗焚香，答謝祖師的慈悲了，我們還要早早的動身，不要誤了事才好，」一口金刀震兩江歐陽志，和老妻盧金娘，全是在江湖道中闖了一輩子，什麼大風浪全經過，唯獨今夜的事，却是十分擔心，認為只要一個應付不好，事情辦糟了，這種罪孽就大了，不僅是個人榮辱，他太極門師兄弟間，多少條人命的死活，反全賴在我們老夫婦的身上，這真是一

件難纏的事，這個老道他算是照顧我們了，歐陽志和盧金娘先回到屋中，各自收拾一番，把身上結束得俐落，兵刃暗器全配帶好了。可是明爲對付敵人，還得要盡自己的力量，先不要露出形跡來，這是最難的題目，最不容易作的事，歐陽志外面仍然罩上一件長衫，那盧金娘也是把包頭包得很低，收拾好了之後，再來到前面時，那知道這位金霞觀主已經不辭而別，他頭一個先走了，歐陽志向盧金娘道，「咱們老夫婦也許今夜就是吉日良辰，你我作依命的鴛鴦，這倒顯得我們夫妻情重，臨到死，誰全等着誰，你說好不好呢，」盧金娘啞的啞了一口道，「你這老東西，真也不知忌諱，出去辦這種大事，也得取個吉利，怎麼還沒動身，你先作這種打算，你若真是叫人料理了，那可是你自己許下的願心，怨不得別人了，」歐陽志哈哈一笑道，「阿婆，難爲你還是行道江湖的女俠，依然丟不開看不破，我們全是這般年歲了，還有什麼忌諱可言，從來到天門山，生死二字，我再不放在心上，盧金娘頭一個往外走着道，「我不和你這老東西口角，咱們雖則過了一輩子，還沒真貨較量一下子，究竟是誰強誰弱，今夜倒是很好的機會，我們倒也考較考較，我倒要看看你能否保全一生的威名，」歐陽志也帶着笑說道，「真金不怕火煉，咱比劃下來，」這老婦兩人，就這麼你一言我一語，出了屋中，盧金娘腳下一點地，已經騰身而起，縱上西房的後坡，翻牆而出，歐陽志跟踪而起，天色不過是漸漸的

黑下來，因為遵着金霞觀主的囑咐，形跡得十分隱密着，盡我那樹蔭山根底下如飛的往西南淌下來，其實這時天色尚早，月光還沒上來，山道里黑沉沉，走出有二里多地來，這老夫婦得分手了，歐陽志說了聲，「有命的早早回來，沒命的就來世見了。」盧金娘從鼻孔中哼了一聲，不好在這里盡自口角，只瞪了歐陽志一眼，老夫婦二人離開了家門，走出半里多地來，各自分手，按照着金霞觀主所指示的，盧金娘是趕奔楓樹坡獵戶雜居的地方，一口金刀鎮兩江歐陽志却奔赴北嶺飛虎岩，歐陽志對於這一帶的道路倒還熟悉，這北嶺是天門山中最難走的地方，遊山的客人，和行路的人，全輕易走不到這段路，起身時天已經黑了，這個時候正是一個星月無光，歐陽志趕到走進亂山中，越發的黑暗得數尺外任什麼也看不清，因為金霞觀主指示過，無論如何要在他們出發前作這番手脚，不能叫他們在二更前到了楓樹坡，歐陽志施展開輕身術，在這種崎嶇難行的亂山頭上，飛馳疾走，一口氣出來有六七里，計算着離飛虎岩也就是二三里了，歐陽志遂十分留意看附近一帶，走過這一道路程，已經在曉更之後，斜月東昇，雖則月光還照不到山道上，可比方才好多了，略辨路徑，這時又走出有里許路來，前面到了一個極險峻的地方，一條長虹似的山溝，里面亂草有數尺深，夾雜着些荆棘枯藤，腳底下，一個不留神，就許拌倒，兩邊全有一二十丈高的山坡，不過是略微的傾斜，沒有輕功夫提縱術不容易

上下，歐陽志一進這條山溝，耳中忽然聽到遠遠似有些聲息，自己把脚步停住，側耳細辨這種聲音，暗暗心喜，自己認爲老運還算不錯，來得很湊巧，這個地方尤其是難得，正好在這山溝里迎截上來人，歐陽志又略微沈了一刻，順着山溝往裏，緊走過來，口中自言自語的却在大聲囑着，「天啊，我老頭子好命苦，我怎麼這大年歲，作了一輩子的坏事，臨到收源結果會這麼慘，弄得我走頭無路，早晚還不喂了狼崽子們，可憐這麼大年紀，不能壽終正寢，還得落個外喪鬼，外喪鬼也不要緊，死後若是被狼崽子嚼得鮮血淋漓，一個尸身分成八塊，東一支胳膊，西一支腿，這夠多慘啊，」歐陽志反覆的就是這麼幾句話，形似瘋狂，在山溝里深一脚淺一脚，往前走出一二十丈遠，這時對面已經發現人跡，歐陽志竟自高喊了聲，「老天爺真有眼，我怎麼竟會見着活人，你可是我老頭子救命菩薩到了，」歐陽志竟自在這亂草上狂奔過來，趕過二四丈遠來，歐陽志再看來路上那人的踪跡渺然，不知在什麼時候把身形隱去。

第六章 獻絕技慈航渡衆惡

歐陽志心想，好猴兒崽子我要叫你逃出手去，我老頭子枉在江湖闖蕩一生了，仍然往前緊闖着，却又囑道：「不好，我是活見鬼，怎麼剛看見人，又沒有了，」一邊說

着，緊往前走，忽然哎喲一聲，竟向前摔去，摔在了山溝里的荒草上，歐陽志可是身軀一滾，翻到山溝的邊上，一翻身用蛇行式順着山溝邊上嗖嗖的一連二個縱身，已經出來六七丈，把丹田氣一提，順着這傾斜的山壁，如飛的翻上左邊的懸崖峭壁間，來到了夾溝的頂子上面，仍然隱蔽着身軀，往北飛縱過來，趕過十幾丈遠，已經發現那人，他竟返回去，撲奔山溝那邊的入口處，歐陽志心想，猴崽子你不想跟我嘔氣可不成，檢了一塊大石頭，猛往下砸去，下面雖然有荒草蒙着山道，但是這樣重的石塊，也砸得山鳴谷應，更連着又往南縮幾步打下一塊小石塊，聲音是連續響，這一來下面那人果然身形一停，他竟自用草上飛行的絕技也順着左邊山壁猛撲上來，歐陽志可是翻了下去，這人到山溝頂子上面任什麼沒看到，趕到他再從上面翻下來，已然認定來路上必有敵人，已在搜尋到這里，他竟自不再折返回去，仍然往南順着山溝下來，一面仔細留神看山溝內的動靜，耳中已然聽到那瘋狂似的老者，又在胡言亂語，高喊要困死山中，他想着索性仍然從山埂子這邊翻過去躲開這人，可是這人竟自看見了他，如獲至寶，深一脚淺一脚的跑過來，口中嚷道，「還是佛菩薩有靈，我真看見活人了，從這條道來的，胡昭武，趙玉堂從西川請出來一位成名的江湖客，此人乃是西川四惡弟兄四人中最末的一個，追風義士傅中廉，這西川四惡介於俠盜之間，他們弟兄的行爲，沒有大惡的地方，可也是

江湖道上一個惡魔，西川一帶，無論是保鏢的達官，舖場子的老師，硬摘硬拿的綠林道，走千家盜百戶的賊，全是他的對頭，這弟兄四人，就算是把西川路上吃江湖飯的完全納入掌握中，好歹你得給他弟兄兩個面子，在他弟兄手中買個帳，叫你平安無事，只要是輕視了他們，這哥四個除非是出了西川地界，他們真沒法子對付，你在他們境內，怎樣也討不了好去，這種情形，他們竟能長久立足，就是他們不擾害良善，胡昭武和他們另有一番淵源，此次天門山復仇，他可是把人朦騙來的，決不知他是對付同門師兄弟，骨肉自殘，那胡昭武和趙玉堂，用挑撥是非的手段，只說是天門山住着一個江湖道中人，橫行不法，假貌為善，只為武功卓絕，狂妄異常，饒作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反倒把江湖道中的朋友們全看得一文不值，種種的離間的話，雖則西川四惡不肯那麼輕信，可是胡昭武最後聲明，和他有切身之仇，他也不想作絕情下毒手，只不過能夠把他治服了，叫他知道江湖道中尚有能人，憑他那點本領，還不足以威脅江湖道，請西川四惡幫忙，只要把這個臉面找回來，於願已足，他約請人相助，完全是和這種意思相似的話，這追風義士傅中廉遂和他來到天門山，定規好了，在今夜正式動手，預備在楓樹坡附近，獵戶家中聚合，等候瀾滄江的兩位朋友一到，立時動手，「這追風義士傅中廉，從北嶺飛虎岩下來，夠奔楓樹坡，想不到在這種荒涼寂靜的山道中，竟會遇見這個迷路

的老者，歐陽志是成心囉唆他，一照面，就沒有好話，竟說出真難得的，會在這裡見到了活人，傅中廉好生憤怒，這老兒出言這麼無禮，停住脚步，說道，「老頭子你是想見活人，是想見死鬼，要是想見鬼，我指你一條明路，省得你多費事。」歐陽志「呦」了聲道，「客人，你這叫什麼話，我這正在急得沒法兒，恐怕喂了鬼，落了外喪鬼，你怎麼咒罵起我來，別看我年歲大，我還沒活夠呢，」追風義士傅中廉，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沒活夠，慢慢的去活着吧，往前去全是好走的道路，你只順着這條山道走，早晚還能見着活人，」歐陽志心想，他這是成心和自己過不去，他所說的分明是往死上指示自己，歐陽志却故意的說道，「要是那麼容易走的山道，我何致於着急，客人你不知道，我從白天就在亂山里轉了半天，餓的我眼中冒火，真就找不到活人，如今又奔了這麼一大段路，錯非遇上客人你，簡直沒有我的活路了，客人你再修些好，身上有乾糧，捨些給我，救人一命，也是很大的德行啊，」這傅中廉冷笑一聲道，「我看你痛痛快快的怎樣來怎麼回去，不致於現在我沒有食物給你吃，你走到天亮，也不會找到活人，我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深夜中闖到這種亂山里，分明是自己找死，你還不趕緊回去，好活下去，我沒工夫和你牽纏，聽不聽可在你了，」歐陽志作揖打躬謙謝着道，「客人你真是好人，我從走進這天門山，就沒遇見一個通人性的，他們就不肯這麼好好的告訴我，

客人你一定身邊有乾糧，捨不得送給我，我這把大年紀，客人你還年青，好歹的你也積些德，把你們乾糧送給我吧，要不然我不能叫你走，倘走了我找誰去，」傅中廉好生氣憤，帶怒說道，人家全說是年高有德，怎麼你這人年歲越大，越沒出息了，你憑什麼不放我走，我們誰也不認識誰，各走各的路，你死活於我何干，又不是我害的你，歐陽志道，「客人你這叫什麼話，我也是爲你好啊，多積一分隱功，多得一分福，叫你作些好事，是照顧你，你怎麼反討厭起我來，我也不是訛人，賴上你，我若沒遇上客人你，那就認命了，既遇上活人，我不能再走死路，我不往前走，你往那兒走，我跟你那兒去，反正你不能永遠的餓着，咱們走啊，」這道風義士傅中廉弄了個哭不得，笑不得，這老頭子他竟自這麼耍起無賴來，我一個堂堂的江湖道，那好跟他一般見識，還是把他打發走了，自己也只好去辦正事，遂向歐陽志道，「老頭兒你不要和我這麼胡纏，咱們素不相識，你若這麼麻煩我，我可就對不起你了，我念及你這麼大年歲，不和你一般見識，出了這條夾溝小道，偏着東有一條岔道，順着那條道走下去，直奔楓樹坡，到了那里，找着人家，吃的住的全不費事，老頭兒快快去吧，」歐陽志冷笑一聲道，「你這人倒真會送客頭人情，你說的這個地方，可是叫我找那家姓子的麼，用不着你指引，我早去過了，天門山只有這麼一個好人，人家才是大善士呢，我在他那里住了兩天，大酒大肉

的款待我，我就沒見過那麼好的人，可是我已經從人門口出去，焉能再回去，我看咱們還是一塊另找別處吧。」追風義士傅中廉心想，我何必和這種無知的愚民無味的糾纏，我還是走我的吧，立刻向歐陽志說了聲不識抬愛的東西，我不和你一般見識，說話開騰身一縱，竄出兩三丈來，順着山溝的徑飛的緊走下來，可是歐陽志竟自大聲招呼道，「活人，你別跑，你跑了我不活了，那傅中廉那肯聽他的招呼，如飛的順着這種崎嶇的小道轉過這個峯頭，才一轉灣不禁哼了一聲，見這老頭子竟坐在這旁的一塊石頭上，吁吁的直喘，傅中廉不由心中一動，暗想我怎樣遇上了這種敵手，分明他是瘋賣傻，才待猛往前撲去，歐陽志却淡然的說道，「客人，你這可差的多了，別處的道路我不知道，這一點地方，我整整了一整天，你跑那麼遠，我只從山峯後面繞過來，反倒來在你頭里，你認識這條道麼，不要起那種惡念，還是一塊走吧，說真了，你還許沾我的光呢，」追風義士傅中廉，半信半疑的道，「老頭兒，你若故意和我姓傅的弄手段，你可是自己找死，你要睜開眼睛看清了姓傅的是作什麼人，有本事只管卸里去等我，」說罷，他竟目不再管歐陽志，縱躍如飛，從這山峯下往東南撲去，歐陽志却怪喊着你這人真是不識好歹，我今夜偏跟定了你，倒看你走向那裏，傅中廉並不答理歐陽志，腳底下已然把夜行術的功夫施展開，可是作怪，那老頭子的喊聲，始終不斷，並且自己走的這麼快，

依然沒把他落出多遠去，這可真有些怪道了，傅中廉眼看着一段難走的道路走盡，前面就是奔楓樹坡的一條正道，背後的喊聲略停，自己心想，這討厭的老頭兒，可沒有法子再纏磨我了，想念未停，竟自聽得對面山道旁一株枯松下，有人招呼道，「客人你好狠的心，活活要把我老頭子累死，我總算對的起你，照樣的跟了你來，這回我再不叫你走脫了，」追風義士傅中廉心中已然完全明白，這老者定是故意的戲弄自己，厲聲喝道，「老兒你把姓傅的看成何如人，就任憑你這樣戲弄，你還不報出名兒來，你再想不跟傅二太爺走也用不得你了，」說話間往前一縱身飛撲了過來，往歐陽志的面前一落，左掌往面門上一擊，歐陽志一幌頭，口中還大喊着，「沒得罪你，別打人，」傅中廉左掌是虛勢，歐陽志雖則閃開，可是傅中廉的右掌從左臂下穿出，右肩頭向後一甩，橫掌向歐陽志胸口下猛擊來，歐陽志嘍了一聲，「你好厲害，往後一縮身，傅中廉打這一掌，相隔着歐陽志的身上只差半寸，輕只沾了衣服一下，傅中廉越發的明白。歐陽志一切都

是故意造作，他跟身進步，三次遞招，歐陽志決不還招，一味的閃躲，這傅中廉手底下實非平常江湖道，有真實的功夫，只是連發了三招，只是沾不着歐陽志的身上，歐陽志口中一個勁兒喊着，「一個窮老頭子你非要他命不可，太以狠毒了，我惹不起躲的起，咱們再見了」，他立刻一斜身，向旁邊一段亂石坡飛縱上去，這一來追風義士傅中廉看

出果然是武林中一個能手，他這種縱躍起落之式，有真實的功夫，這傅中廉是跟蹤而起，一邊追趕着，一邊口中在嚷着，「朋友既然敢跟二太爺較量身手，何必那麼裝瘋賣傻，你還想逃得出手去麼，」歐陽志此時把一身輕功提縱術，盡量施展出來，飛縱到巉石崗上，這一帶可能盡情的對付這追風義士傅中廉了，亂石崗名符其實，一處處盡是些突起的石峯，也不甚高，最高的不過丈餘，矮的只有三四尺，這一片有兩箭多地長，二十多丈寬，如同一片碑林，只要騰身縱躍，隨處可以把身形隱去，這追風義士傅中廉，不住的用刻薄言語相激，老英雄歐陽志胸有成竹，一邊引逗着他，還不住的答着話，這傅中廉身上的功夫，實有驚人的造就，縱躍閃避，在這碑林時上時下，把一片亂石崗全繞遍了，只是找不着歐陽志，傅中廉不禁動了真怒，却在厲聲招呼道，「老英雄敢這麼跟傅二太爺戲弄，我可要對不起你這老兒了，難道你就看我沒法子的懲治你麼，」這時傅中廉脚下加快，縱躍如飛，緊躡着歐陽志的影子，連着一兩次縱橫下堵截，仍然被歐陽志脫身避開，趕到歐陽志三次騰身躍起，追風義士傅中廉，一揚手，就是一枚鐵蒺藜打出手來，歐陽志正往一塊石峯邊挺身拔起，身軀懸空，毫無隄防，傅中廉暗器發出，眼看着歐陽志再難逃開他這一暗器之下，突然從歐陽志縱身的旁邊，一座石屏後面，猛然有人喝喊了聲，「天門山就不許你們這種野人逞凶」，可是在喝喊中，一塊飛蝗石

打出來，和鐵藜蕪撞在一處，「吧」的一聲，這兩件暗器撞在一起了，一溜火星子，同時落在石崗上，傅中廉沒想到歐陽志尚有接應，他竟一斜身，向這處飛蝗石的地方撲過來，身形縱起，用的是燕子穿雲式，沒拔起多高來，只離地四五尺，身軀如同利箭離弦，撲到了這石屏後，身形往下一落，繞着石屏往後一轉，雙掌已然作力發招，身隨掌進，可是眼中明明看到這人在石屏的後面，趕至自己一轉過來，此人已騰身而起，那傅中廉本要二次翻身撲擊，只是眼中望到了這人的後影，不禁有些懷疑驚却，竟把身形收住，却在喝問道，「前面可是二十年前江南道上的盧金娘麼，」自己發聲喝問之後，見這人已然出去四五丈遠，往一片亂石堆後落去，可是耳中聽得石堆後發着笑聲，招呼道，「尊駕是什麼人，居然還認得我老婆子，」隨着話聲中，石堆後黑影往起一竄，竟自落到上面，傅中廉雖則對此人望不真切面貌，可是在自己發聲招呼之下，他居然答了聲，並且現身等候自己，傅中廉往起一縱身，又欺近了三丈多，口中却在招呼着道，「盧方俠，我在下是傅中廉，今夜要請你念在武林一脈的交情，明白的告訴爲什麼絲毫不念武林中香火之情，故意來對付我傅中廉，我并非怕死貪生之輩，無仇無怨，何苦相逼，」石堆上現身的果然是盧金娘，本來是尊着金霞觀主之命，不要露出本來面目，可是現在人家既然已經明白招呼出來，再隱身也無用了，更知道此人實不是作惡的江湖道可比，故此

現身相見，這時聽他這麼一問，趕忙答道：「原來是追風義士傅老師，很好，既然你願意和我老婆子相見，一切事更好說了，我不願意過分的給你難堪，你問我故意相逼是回心意，我也倒要問尊駕今夜在天門山的舉動爲了什麼，難道天門山有什麼對頭人在此和你相會麼？」追風義士傅中廉道：「盧女俠我傅中廉這些年雖沒有成就，倒還不致於那麼自暴自棄，我只爲受朋友所託，八大門山到楓樹坡訪一個武林朋友，決沒有什麼另外的企圖，難道盧女俠要把這天門山封鎖起來，不讓江湖道中朋友走一步麼？」盧金娘冷笑一聲道：「傅老師，不用你巧言蒙蔽，你的事我老婆子盡知，不過今後的事，你實不應出頭淌這種混水，胡昭武趙玉堂兩個惡魔，他們竟不念同堂學藝之情，對一個已成殘廢的師兄弟，妄下毒手，這種事以江湖道的正義來談，決難相容，我想傅老師你門戶正大，在江湖道中，從來不作傷天害理的事，臨到你已經厭倦江湖，預備洗手的時候，反來助惡人作惡，這件事你辦的太以不當，實對你說了吧，方才阻擋你的那個老厭物，就是一口金刀鎮南江歐陽志，也爲的是傅老師是江湖中很有氣節的人物，遭人蒙蔽在今夜要落個勞而無功，身敗名裂，未免不值，我們老夫婦爲得你一身已往的威名，更不願意你參與楓樹坡這場事，聽我老婆子良言相勸，趁此時離開天門山，還不算晚，倘若時候至天明，恐怕你跳到黃河也要洗不清，傅老師請你的人幸喜沒止目前，還是卽早抽身，

離開此地爲是，「傅中廉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盧女俠。我看你依然不減當年在江南道上那種任性的行爲，只自快自己之意，不管他人如何了，我傅中廉難道就沒有個朋友麼，各行其志，井水不犯河水，再若是這麼阻擋我，可莫怨我傅中廉翻臉無情，這時忽然背後響起一聲狂笑道，「姓傅的，你分明也是個糊塗蟲，我險些錯認了朋友了，」傅中廉一回頭，見正是盡情戲弄自己的人，莫怪他有那樣好身手，原來他正是一口金刀鎮兩江歐陽志，傅中廉厲聲說道，「只憑你這麼狂妄無人行爲，傅中廉就有些不服，」歐陽志冷然說道，「姓傅的服不服由你，我只向你領教，今後入天門山究竟你爲什麼，是爲朋友賣命，還是想送朋友的命，咱們誰也跑不了誰，你倒是說個明白，」傅中廉恨聲說道，「老兒你傅老師最不喜歡與人鬥口，咱手底見功夫，沒有那麼些廢話可講，」歐陽志却仍以和藹的口吻說道，「誠如曾駕所說，我何嘗願意和人家鬥口，不過全是江湖道中人，無論走在什麼地方，總要行爲坦白，天門山你定是爲于子川而來，姓傅的你和于子川是新交是舊識，是新仇是舊怨，我既然問你，自然有問你的道理，我和你也是無一面之識，無怨無仇，我何必無故的招惹你，這種難惹的人，請你先把來意說出，容我把我的心意說明，你自知道我對你決無惡意，」追風義士傅中廉道，「你問我這些事，你得先亮出，「萬兒」來，我要知道你是何如人，」歐陽志道，「朋友你很可以不必盡

自追問我是誰，可是你不要誤會，我也不是什麼埋名隱姓的奇人，隱士，我不過一個平常江湖道中人，在武林中有我一份而已，複姓歐陽，單名一個志字，朋友你不會知道這個名字吧，無名小卒，說出來又有什麼用，」追風義士傅中廉驚異的「哦」了一聲道，「你就是一口金刀鎮兩江歐陽志，想不到你也會來在這里，」歐陽志道，「我住在天門山已經不下二十年，我還算得主人呢，」傅中廉道，「歐陽老師我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我傅中廉是爲朋友而來，你如何出頭管這件事，何嘗不跟我一樣也是爲朋友賣命，依我看你不必明知故問，咱們是各有各的交情，各爲朋友盡力，放開手段在天門山較量一番，也倒是件難得的事，」歐陽志道，「老師恕我不敢領命，有什麼事錯，問了，今夜咱們誰全可以去找誰，因爲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無怨有仇，你找我，我認你是朋友，我遠接高迎，就是我們以武功相見，誰也沒有懷着惡意，今夜的事可就不同了，眞要是不知道這件事的眞象，妄自參與其間，樹敵結怨，存心是爲朋友幫助，這個忙沒幫成，非把朋友送到地獄里不可，不是糊塗人不肯這麼作吧，西川四義我歐陽志久仰大名，如今竟自出頭參與這件事，歐陽志眞有些看不起你們弟兄了，」傅中廉憤然說道，「歐陽志你不要倚老賣老，我們弟兄人稱西川四惡，像你們這俠義這標榜門戶的自然不放在眼中，歐陽老師我們弟兄雖是無名小卒，還是專愛爭鬥，這種沽名釣譽之輩，俗語說柴犬

吠堯，各有其主，姓胡的約請我弟兄前來，會會這天門山中獨霸一方以俠義這標榜門戶的于子川，這有什麼見不得人，爲朋友賣命是我江湖道中人的本色，不問可知你是那于子川一黨，咱們站在敵對的地位上，各憑手段，較量一番，有何不可，歐陽老師你若這樣的口頭輕蔑，恕我傅中廉無禮了，」歐陽志道，「傅老師你先別這麼忙，你僅僅是爲得于子川在天門山跋扈一方，藐視江湖道中人，朋友你以江湖道的義氣，爲同道中爭這口氣，這倒也說的去，可惜決不是這麼回事，你完全被那姓胡的蒙蔽了，傅老師這疏不問親，你應該懂得了，」傅中廉道，「或者就許是你一個人明白，任憑你講吧，」歐陽志道，「只爲你不知道胡昭武真情實況，所以我也敢斷定你和他不過是浮常朋友之交，胡昭武和于子川同堂學藝，如同手足弟兄一般，他們以師門中一點糾葛，結下怨仇，弄得同室操戈，骨肉自殘，他們全是太極門下的弟子，夏九峯的徒弟，至於他們結怨經過，若憑我歐陽志一面之辭，你也未必肯信，現在有俠義道中人，憐惜他同是武林中成名人物，竟爲得二三十年前的一點嫌怨，不肯忘掉，尋仇報復，弄成了勢難兩立的局面，各走極端，非弄個同歸於盡不可，可是終歸他們是親師兄弟，我們這班作朋友的只能給他們和解，不能夠助着他們作這種絕情絕義的事，作朋友的不查明真象，逞一時的意氣，倘若他們師兄弟一旦言歸於好，解冤釋怨，這班幫忙的朋友，請想還有何面目再

見他兩家，胡昭武過分的私心太重，只圖自己的快意，不顧他人，自身已經陷於不義，反要把朋友們拉入混水，這種行爲太以不當，傅老師你此時入天門山早有人探聽的明明白白，你是完全被姓胡的欺騙而來，我歐陽志沒有別的要求，只請你爲了自身的江湖道義，不要聽從他的計劃，對楓樹坡于子川下絕情施毒手，暗地圖謀，我歐陽志也決不攔阻你作那種對不住朋友的事，中途罷手，今夜已有人出頭爲他兩家秉公判斷，只請你延遲到三更天趕到楓樹坡聽明了他們弟兄結怨的真情實況，果然胡昭武有負屈含冤被人壓迫的情形，那時你只管伸手對付他的對頭人，也還不遲，倘若有能夠爲他們師兄弟解冤釋怨，言歸於好，傅老師你也免得落那離間人家師兄弟之嫌，使一般江湖同道們更加敬重你的爲人，你若是偏聽他一面之言，聽從他的指使，下手對付于子川，縱然朋友你本領高強，于子川也不是容易招惹的，稍有不和把你們弟兄四人的英名斷送在天門山內，不免可惜，我歐陽志雖沒和朋友你會過面，我十分敬重你的爲人，請你採納我歐陽志良言相勸，暫時罷手，三更之後，楓樹坡前自然能夠叫你知道真情實況，誰是誰非，這件事於朋友你無礙，與姓胡的姓子的全有極大的利益，傅老師何樂不爲，我歐陽志這般年歲，犯不上爲姓子的出頭向人家面前搖尾乞憐，聽與不聽，任憑於你，只請你賞賜我一句話，我歐陽志定然悉聽尊命，「追風義士傅中廉道，「歐陽老師我們弟兄四人

在西川一帶的「萬兒」正不必用我口中自講，江湖道上自有定評，這次來到天門山是受朋友所託，有仗義應援之意，歐陽老師我們江湖道中出賣朋友是奇恥大辱的事，任憑你說個天花亂墜，要叫我對胡昭武，趙玉堂作那種有始無終賣友求榮的事，姓傅的還不敢於那麼下流，可是歐陽老師你在江湖道中是闖出「萬兒」來的老前輩，我相信你的話，決非虛講假造，用以蒙蔽，引誘我傅中廉作那不義之舉，可是我說在頭裏，你要用一片花言巧語把姓傅的穩住了，不叫我對付于子川，趙玉堂，胡昭武毀在你們手中，我們就算結了不兩立之仇，就是天門山這里事情告一段落，我也有再找你們算賬的時候，現在我相信你一切，楓樹坡只要如你所言，胡昭武和那于子川是同門師兄弟，我們很願意他們化除嫌怨，言歸於好，恢復同堂學藝之情，趕到楓樹坡，倘若是你的話有半字虛言，咱們這本帳可算不清」，歐陽志哈哈一笑道，「傅老師你只管放心，我歐陽志活了這大年歲，犯不上在洗手江湖之後，反來對朋友場中自墜威信，」傅中廉道，「好吧，咱們這就到楓樹坡走一遭，歐陽志遂和追風義士傅中廉趕奔楓樹坡，追風義士把輕身提縱術的功夫施展出來，在這亂石嵯峨崎嶇難行的山道間，如飛的往前趕下來，暗中也是和歐陽志在較輕功的本領，歐陽志也把一身所學盡量施展出來，追風義士傅中廉是以武功本領在綠林道中成名的，尤其是脚程快，今夜和歐陽志這一較量之下，不禁暗暗

佩服老英雄常年在江南道上威震武林，在幹鏢行的當中是數一數二的人物，着實威名之下無虛士，名不虛傳，兩人從這片山溝前出來有五六里，歐陽志突然見偏着西北一條一道高嶺間，隱約的有人影恍惚，遂向傅中廉招呼了聲，「傅老師我們形跡可以隱起一下，查看查看來人」，傅中廉道，「依我看不如迎上前去，現在我們已離楓樹坡不遠，那段山嶺也正是楓樹坡北下道出來的人，大約也是我們自己人，或者也是趕奔楓樹坡料理今夜這場事的朋友吧，」歐陽志明自傅中廉的意思，恐怕自己的形跡已被來人發覺，不肯作那鬼崇的行爲，叫同道疑心自己，遂也示坦然之意，決不懼怕他們和同黨聚會之後，再生異心，對付自己，腳下反倒一用力，騰身飛縱撲了過去，黑影中竟有一人竄出來，向這面一連幾個縱身，已經到了這片山道前，歐陽志已然看出，正是老妻盧金娘，自己也迎上前去，和盧金娘聚在一處，歐陽志作聲問，「怎麼樣，」盧金娘答道，「事情還算順手，真是意想不到的，我遇到了熟人，那獵戶家中隱匿的瀾滄江一帶綠林道，內中竟有當年在江南一個水面上的綠林水蛇崔成，這是我手下的敗將，當初我曾對他有免死之恩，他離開江南地面竟遠走川邊，這些年來竟和瀾滄江盤踞的老龍神焦寶義，結爲生死弟兄，在瀾滄江一帶領率水面上綠林，這次竟被趙玉堂勾結來到天門山也是被他一片花言巧語蒙蔽得來替趙玉堂助拳復仇，我幾乎不認識他，在獵戶家中把他兩人引

誘出來，這老龍神焦寶義手底下很有功夫，我因為時光尙早，先前不肯和他們正式對面動手，只引誘他們在北下道一帶亂山頭，耽擱時光，這老龍神焦寶義掌中一口劈水刀十分勇猛，直到最後和兩人正式對面動上手，一報出「萬兒」來，這才化敵爲友，水蛇崔成很夠江湖道的朋友，不忘當年免死之恩，更願意把趙玉堂，胡昭武這場事能夠好好解決了，所以順情順理和我趕奔楓樹坡，歐陽志也約略的把追風義士傅中廉接受了良言相勸告訴盧金娘，這時傅中廉也趕到近前，老龍神焦寶義，水蛇崔成也從嶺頭上翻下來，集合一處，歐陽志道，「天色已然不早，我們趕到楓樹坡先不必露面，等候那胡昭武趙玉堂到了之後，請大家先在暗中聽聽他們師兄弟的情形，也可證實了我歐陽志的話，」追風義士傅中傅說了聲，「好，咱不要走在人家後頭才好，請，」立刻向老龍神焦寶義，水蛇崔成一拱手，各自施展開夜行術功夫，相隔楓樹坡沒多遠，剎那間已到了坡前，各把身形隱起，傅中廉和焦寶義隱身在靠東邊楓樹頂子下，身形才隱好，突然見北邊的一排樹頂子上翻過一條黑影來，捷如飛鳥，一蹤就是四五丈，趕到相隔還有六七丈，這才看出是一位玄門道長，鬚髮如銀，往樹上一落，却是單足點着一棵橫樹杈子，這根樹杈子只有鴨卵粗細，老道龐大的身軀，在上面隨着樹杈子顫動，身軀是一起一落，搖搖款款，那追風義士傅中廉低聲向老龍神焦寶義道，「焦師傅你看這老道大約是大竹山

金霞觀主李鏡虛了，玄門之中除非他誰有這麼好的功夫，一老龍焦寶義點點頭道，「我久聞此人大名，他這金霞觀由他一人身上昌大起來，你不要看這種小巧之技，這還未盡他所長，此人一身軟硬的功夫，尤其劍術上有獨得之秘，我們今夜能會着此人，也是此次來到天門山之幸，」這兩人低聲讚嘆着，金霞觀主在那樹杈子上停身的一刹那，突然從右側兩丈外飛縱起一條黑影，竟向那位老觀主所落的那根樹杈子猛砸下去，此人身形撲下來的很疾，竟自往金霞觀主李鏡虛停身的那根樹杈子上雙足猛點，這種方法實是非常惡毒，任憑金霞觀主武功多好，輕身術多麼巧，全得由自己本身發揮這種巧妙之力，別人這一猛往樹杈子上一砸，唬噓一聲，樹杈子折下去，金霞觀主也隨着倒往樹下翻去，可是在老觀主身形往後一仰，那知這身軀不往下墜，竟自橫着如同魚游水中一樣，輕飄飄橫穿出去，倒翻在地面上，跟着一點地，又復騰身飛縱起，這種身形變化，輕功運用的爐火純青，那猛然襲擊過來的人，雖則把樹杈子砸斷，他是原想着把金霞觀主摔落樹下，他自己的身軀却捉着丹田之氣，在樹杈子一斷時，已經供着力量飛縱起來，可是這位老觀主竟在他身形往下再落時，已然追到，此時這邊追風義士傳中廉等已然看出襲擊金霞觀主的正是太極門大師兄胡昭武，這時他往旁邊地上落去，腳還沒沾地，被他暗算未成的金霞觀主，竟自隨着他的身形從半空下落，趕到腳一沾地，這位老觀主

把袍袖一抖，口中却喝叱着，「妄生惡念的孽障，再敢猖狂，貧道可要代天行罰了，」雖則落在他背後，並沒有用掌力打他，只這袍袖向胡昭武身上一擲。胡昭武踉蹌往前撞去，金霞觀主騰身而起，已經又竄出三四丈遠，那胡昭武被金霞觀主這種內力震得撞出三四步，方把身形收住，就在這時，從楓樹坡的前邊猛竄過來一人，往胡昭武身邊一落，帶着十分憤怒的招呼道：「妖老道竟自多管閑事，故意和我們爲難，不除了他等什麼？」這趙玉堂喝喊中，竟自騰身縱起，撲向金霞觀主，那胡昭武在趙玉堂師弟這麼一招呼之下，自己覺得就這麼敗退下去，太以丟人現眼，叫趙師弟也看我成了怕死貪生不成材的師兄，立刻答應了聲，「師弟自然得跟他拚個死活，不會含糊了，」這師兄弟兩人一前一後，各自把輕身術施展開，猛撲了來，金霞觀主李鏡虛這時已從楓樹坡的東南角，往西北這邊翻回來，決不往遠處逃，只在這楓樹坡的附近，胡昭武和那趙玉堂全把身上的功夫盡量施展出來，輕登巧縱，迅速異常，已經從楓樹坡的東南角緊追過來，那趙玉堂比較着快着一步，一連兩個騰身，已然追得近了，這時他在極怒之間，却失了江湖道的規矩，一聲不响，一抖手就是一梭子鏢，向金霞觀主的背上打去，這位老觀主並沒有回頭，好像已經看見了他梭子鏢的來路，身軀往前一俯，左腳從身後往右一滑，身形半躡之下，那肥大的道袍，竟自往那梭子鏢的鏢身上輕輕一拂，也沒見這位老觀主把鏢接

任手中，梭子鏢的鏢頭已調轉，却向趙玉堂打去，可是趙玉堂用的是連環鏢法，第一支發出去，第二支鏢跟着又打出來，這一支鏢向觀主丹田打來，可是他的鏢已經被李鏡虛反擊回來，鏢的動力十足，比他的手法還疾，趙玉堂反倒縱身閃避，可是胡昭武却作了他的替身，身形縱到，這梭子鏢正奔胸膛上打到，胡昭武猝不及防之下，雙臂往右一抖，橫着往左竄出丈餘遠來，落到一排楓樹下，可是趙玉堂第二鏢發出，竟也被金霞觀主鐵爪輕展，把梭子鏢抓去，金霞觀主一聲狂笑道，一豎子們學得這麼點小巧之技，也敢班門弄斧，叫你們嘗嘗觀主的這點小意思，一話聲中，就見這位觀主右臂的袍袖猛往外一抖，嘈嘈帶着風聲，兩粒銀星脫手而出，胡昭武，趙玉堂這時一左一右，落在道旁，相隔一丈五六遠，金霞觀主李鏡虛暗器發出，是金霞觀獨門暗器，這麼三才珠顆粒不大，只有紅棗大小，却是雪亮的如同銀星一般，從掌中打出，却自分開，向這師兄弟兩人的面門上打到，這種手法，使用暗器的全不知他如何運用，一掌中同時發的暗器，竟有不同的力量，因為這師兄弟二人不能站的遠近一樣，金霞觀主暗器的打出來，力量也就有大小，玄門三才珠脫手，胡昭武，趙玉堂先已被這位老觀主戲弄了個淋漓盡致，從七道嶺飛雲峯下直到楓樹坡四五里的山道上，這師兄弟二人已經把一身所學盡量施展出來，始終沒挨着這觀主一指，來到楓樹坡前，更是動手之間，輸贏之判，現在尤其

是這位老觀主形跡上絲毫不再掩蔽，不像方才在飛雲峯下，時隱時現，這時暗器一打出來，趙玉堂兩支梭子鏢打出，饒沒有打着，金霞觀主三才珠反打到，從暗器的風聲中已聽出這三才珠的厲害，往右一恍肩頭，斜身閃避，這粒三才珠擦着右肩頭過去，肩頭的衣服竟被掃破，敢情這種暗器上帶着極犀利的鋒芒，那胡昭武和師弟趙玉堂是一樣盡力閃避之下，算是把這粒三才珠躲過去，趙玉堂尤自不知進退，貼楓樹林前一聳身，擰身而進，斜撲了過來，那胡昭武已經知道這老觀主武功本領，決非自己和師弟趙玉堂所能敵，光棍不吃眼前虧，看金霞觀主的情形，並沒有十分仇視之意，趁着這時自己所約的朋友尙沒有到來，弄人現眼只有自己師兄弟兩人，還不如趁這時趕緊退去，他這麼一遲疑，略慢了些，那不識好歹的趙玉堂，已經撲了過去，他三次發鏢，倚仗着身形越發欺近，手底下也比較着越發準了，一連發出兩支鏢來，和老觀主是一個正對面，他口中竟自喊道，「妖老道，趙老師不是你的對手，我若不把你金霞觀挑個大平，我就枉在江湖上闖了，妖老道十天之內，準和你再拚死活，」他猝然轉身往前一下腰，那個勢子讓誰看也是往外縱身，可是趙玉堂身形猛往後一仰，倒翻着身子，雙臂往上一抖，腕子一坐力，這兩支梭子鏢在他仰面朝天下，向金霞觀主胸膛和小腹打去，此次趙玉堂發鏢的手法，十分厲害，江湖中能這麼發鏢的沒有多人，這時金霞觀主身形也是要往前縱，趙玉

堂這兩支梭子鏢到，這位老觀主一聲狂笑，身軀猛往左一橫，右臂輕輕往外一展，聽得「噹」的一聲，金鐵互撞的聲音，奔老觀主小腹的那支鏢被擊落地上，奔胸膛的一支，李鏡虛左掌往上一翻，輕輕接去，口中喝道，「骯髒東西，觀主沒地方放，拿去，」左臂往外一抖，趙玉堂就知自己的鏢又要打回，他身形貼到道旁，已防備到觀主的暗算，用力一縱身，竟竄向一排楓樹後，金霞觀主所發回來的梭子鏢，噹的一聲，打入樹幹內，牢牢釘住，胡昭武，見連番失利下，決不是這金霞觀主的對手了，自己爲得保全自己的身分，向這邊招呼道，「金霞觀主姓胡的與你無怨無仇，今夜你竟和我們弟兄這麼爲難，現在姓胡的不陪了，不過今夜之仇，胡老師決不會忘掉，大竹山金霞觀早晚有我們拜訪之時，」交代了這兩句場面話，立刻翻身一縱，也向道旁一排楓樹林中竄去，爲的是保全當時的臉面，暫時逃開，好辦理我于子川的事，現在雖則明白多半是于子川請出來的，自己不便說破，只要把現在這個場面揭過去，暗中下手，也還不遲，可是金霞觀主那里口念，「無量佛善哉善哉，」跟着竟招呼道，「了冤解怨，沒有你胡老師，貧道和誰去講，你現在先走不了，」胡昭武雖則聽他這麼招呼着自己，已然竄入林中，認定了是可以逃開，才竄進一兩丈遠，驀然頭里黑影一恍，有人厲聲喝叱道，「好朋友，就是這種行爲，此路不通，尊駕請回，」胡昭武剛要問什麼人，迎頭一股疾風撲到，胡

昭武就知是暗器，趕緊往右一閃身，叭的一聲，一塊飛蝗石打在樹幹上，胡昭武繞着右邊的一棵樹幹，猛往前縱身撲過去，身邊竟聽得有人冷笑道，「天門山爲什麼來的，此時竟怕死貪生，枉在江湖上稱雄了，」胡昭武此時憤怒已極，已把背後揣的一口鋸齒刀，向樹幹旁猛戮過去，分明是發話的人隱身這里，胡昭武刀扎過來，頭頂上又是一聲冷笑道，「胡老師請外，」歐陽志底下的話沒說出，突然身上被一段樹枝打了一下，可是身旁並沒有樹木，有一排樹林離自己停身處有兩三丈遠，折枝落葉決不會飛出這麼遠來，自己可沒發話，在疑心之下，微一斜身，又有一段三四寸長的樹枝從離開自己五六丈外一片叢樹林後飛出來，在自己的身上一撞，落在地上，因爲在黑暗中雖則星月之光，彼此略辨形跡，因在上弦時候，月色不亮，稍遠一些，就看不清附近的一切，歐陽志對於這種情形，知道決不是敵人故意和自己爲難，這分明有意向自己示警，遂向盧金娘說了聲，「你們在這里時候，我去了就來，」一擰身騰身縱陸，直撲叢樹前繞着叢樹林旁轉了過去，是一片亂石坡，只有文許高，歐陽志一轉過來，見石坡上面有人影一恍，立刻隱向坡後，歐陽志趕緊騰身飛縱，撲了上來，到了石坡上，只見金黃觀王李鏡虛站在亂石堆上等候自己，歐陽志這才知道是這老觀主故意引誘前來，定是有事吩咐了，趕忙湊到近前向老觀主問道，「觀主七道嶺飛雲峯的事怎麼樣，我們這里可全得手了，」金黃

觀主李鏡虛忙說道，「現在沒有工夫告訴你，這兩個猴崽子已在附近，既然你們辦理的很是順利，要趕緊先返回楓樹坡去，向那于子川等傳衣的命令，叫他如法辦理，」說到這，附耳低聲向歐陽志囑咐幾句，歐陽志點了頭，趕緊從亂石坡上翻下來，和盧金娘等衆在一處，向盧金娘囑咐道，「你陪着老師傅們一同走，我要先行一步，有一些小事要親去料理」，說完這話，向老龍神焦寶義，水蛇崔誠，追風義士傅中廉一拱手，「這暫時失陪」，立刻一翻身穿掌疾走，騰身縱出去，順着這片山崗上，條起條落，如飛撲奔楓樹坡而去，盧金娘遂陪着這三位江湖豪客，弋轉下這段高崗，奔到正式的山道上，向楓樹坡走來，離着楓樹坡還有半里之遙，盧金娘向追風義士傅中廉說道，「傅老師現在我有一點小事，要求要求老師傅的原諒，我們要知道胡昭武，趙玉堂，于子川師兄弟間的糾葛，真情實況，還是要把形跡暫時隱去，從暗中觀查一下，這就是要知心腹事，須聽背後言，老師傅若是此時趕到楓樹坡，現身和于子川到若，那胡昭武，趙玉堂總然，恐怕着相見當外人面前，他們究竟有什麼糾葛，也不肯慨然說出了，老師傅們可能允許我這點要求麼，」老龍神焦寶義道，「盧女俠這種辦法很好，我們弟兄也請願要知道他們的真情實況，免得我們落個對朋友有始無終，我們相信盧女俠不會叫我們陷於不義，此去楓樹坡的行動，聽憑盧女俠的主張，」盧金娘向老龍神焦寶義等萬福道，「老師傅

們這真是賞我老婆子的整個面子了，我暫作前驅，一盧金娘立刻把身形施展開，這位老婆婆雖然到了這般年歲，英風銳氣不讓鬚眉，他縱躍如飛，身形輕快，撲奔到正式山道，腳底下這一得力，越發的快了，恰如一縷黑烟，穿着那一叢叢的荒林茂草，轉奔楓樹坡的山環，越過山環，離着于子川住家的地方只有一箭地左右，盧金娘脚下略一停，那追風義士傅中廉已然到了盧金娘的身旁，水蛇崔成在第二個，老龍神焦寶義反在第三個，這種地方就分出功夫的強弱來，盧金娘用手向這楓樹坡山道的南邊一指，示意大家要從于子川所居對面繞過去，不能撲奔他宅院的前門一帶，盧金娘穿着一排楓樹下，如飛的向東出來有兩箭多地遠，這才輕輕的竄過了山道對面，從樹林子里面往前輕身移動，漸漸的貼近了于子川，這片住宅的南邊，從他房子的西南角繞過來，順着一片山道的斜坡，完全是楓樹林，這正好隱蔽形體，這三位江湖豪客，更不用再打招呼，各找隱身的地方，全翻到楓樹頂子上，雖則這時樹葉子並不密，好在黑夜之間足可以遮蔽形跡了，也就是把身形才隱藏好，追風義士傅中廉眼中忽然望到于子川所住的這片院子門內，閃出一片燈光，從里面走出一行人來，全是短衣壯漢，每人手提着一個燈籠出得門來，一行排在門右側，跟着門里又出來正是于子川和師弟上官庸，帶着于鵬和上官貞，還有金霽觀的門徒盧兆豐，全向門前一站，他們似在等着什麼，追風義士傅中廉和老龍神焦

寶義，在一株樹上，看到了老武師于子川架着拐，已經是殘廢人，傅中廉、焦寶義也覺得胡昭武，和趙玉堂的情形可怪，更認為他們的情形十分嚴重，恐怕不能善罷干休，和平了解，因為雖則全不知事情的真相，眼前的形勢已經全擺在這，于子川已然是殘廢人，那胡昭武，趙玉堂既和他是親師兄弟，若不是有不兩立之仇，在這種平歲下決不會暗地里下這種手段，認為這楓樹坡前定有一番凶殺狠鬥，彼此附耳低聲，互相談論了一下，忽然在離開傅中廉，焦寶義停身的這株楓樹六七尺外，一株樹頂子上，唰啦一響，樹頂子上面楓葉紛飛，傅中廉和焦寶義都全嚇了一跳，只見從那株樹頂子上追縱起一條黑影，直向天空拔起，黑沈沈的天空，也看不出拔起有多高，趕到柱下一落時，已經出去兩三丈遠，往另一株樹頂子上落去，那楓葉又是唰啦的一響，又有一人落在上面，就在這一起一落之間，實然從地面上離開那株樹丈餘外，陡發喊，喝了一個「打」字，一支亮銀鏢向樹頂子上打出，那樹頂上面哈哈一聲狂笑，人隨聲起，叭的一支亮銀鏢，打入樹枝上面，這時樹上那人竟又往東退出四株樹去，身形仍然是不往地面上落，仍然在樹頂子上脩起條落，發暗器的人往東出去七八丈遠，竟也騰身而起，追到樹頂子上面，在這樹頂子上有時用暗器，有時把身形撲過去，可是前面那人只不肯正式接招，一味的閃避，一連翻過十幾株樹，忽然往那楓樹坡的下面，又縱起一條黑影，竟自在一現身之下，

也騰身縱起，飛上樹巔，兩人合力的追趕，先前逃走的那條黑影，眨眼間，從這楓樹坡前轉了兩週，盧金娘，追風義士傅中廉，焦寶義，崔成已經各自戒備着，恐怕他闖到自已伏身樹頂子上，那一來形跡先行敗露。最可怕的是武師于子川，上官庸如同沒看見有人在這裡，形跡已現，這時忽然望到在山道北邊的一排楓樹頂子上，嗖嗖的縱起一條黑影，竟施展八步趕蟬的絕技，身形展動之間，經竄出幾十丈來，那種形態真帶着仙風透骨，趕到身形一停，竟自回頭向後面招呼道，「既然是江湖道上好朋友，何妨請過來彼此細談一下，是非曲直，也好分個明白，鬼崇行爲，叫人輕視，朋友們何妨尊重自己些，」胡昭武大聲喝叱道，「什麼人敢輕視胡老師，」胡昭武此時真有些羞愧難當，他在發話喝叱之間，已然暗自留神暗暗中算計自己的人究竟隱身在那裏，他方才發現右邊丈餘外一棵樹梢，無風自動，搖擺了一下，胡昭武這次要不作聲響猛撲過去，可是竟有比他還快的，在他身旁不遠也是沒發話猛然往前一盞身，猛的竄了過去，人到暗器到，一揚手就是一箇袖箭打出，穿着樹頂子打過去，人也飛縱起，往樹上猛撲過去，趕到往上一進身，竟自倒翻了下來，胡昭武趕緊縱身接應此人，從形跡上已然辨別出此正是師弟趙玉堂，不過胡昭武撲過來時，趙玉堂已然從樹上被人打下來，往下落的勢子甚疾，胡昭武又那裏擋得住他，反被人家用脚一撥，這兩人同時向後摔倒地上，胡昭武身形略一

沾地，已經又騰身而起，那趙玉堂也想往上竄，可有些來不及了，因為樹上對付他的人還算手下留情，並沒有真個的用掌力來震他，竟自用雙手推虛着往他胸前一推，不過三分力把他反震下來，就這樣趙玉堂也不下二三十年的純功夫，依然是撐受不住，倒摔在地上，被自己身軀的重力反倒擦傷了兩處，胡昭武一面要救師弟趙玉堂，一面還得預防敵人，把趙玉堂才架起來，突聽得身後有人郝的一聲冷笑道，「就是這點本領，也要到天門山耀武揚威，真不怕人笑話，」發話的口音聽出一個老婆婆，兩人各一翻身，一左一右，齊撲身後丈餘外，一枝樹後，可又有敵人的踪影，這樣忽前忽後，忽東忽西，胡昭武和趙玉堂難是盡力搜尋追逐，這次可栽到家了始終沒發現敵人一點影子，這種楓林里時時容易遭到敵人的襲擊，擊得胡昭武和趙玉堂二人已經累得力盡筋疲，這時忽然在迎面離開丈餘一樹頂上，有人說了聲，「胡老師算了吧，得放手處是放手爲是，」胡昭武，趙玉堂在這種情況下，那肯就認罪服輸，並且要看看發話的是誰，身形用足了力，猛起一縱，直撲頭頂，他又是連刀帶人一塊進，身形倒是撲上樹頂，脚也踩上樹枝，耳中却聽到相隔也是二三尺，就在這棵樹的對面濃蔭中，發話道，「迷途尙不知返，這可怨不得主人無情，」那趙玉堂他更是手底下黑，他險些被敵人打傷之下尤其憤恨，暗中把鐵蒺藜扣在掌中三顆，此時猛然往起抖手，這三顆鐵蒺藜已經打出去，可是那樹頂子

上起了一片輕笑之聲。更可以聽出這聲隨着往後退去，聲音落下去，這人大約至少退出六丈外，這一來胡昭武可實在是知道不是敵人的對手了，更因為所邀的人全定規好了，在楓樹坡這裏集合，可是終沒見到他們一點影子，分明是事情又變化，不趕緊撤身逃走，恐怕還有過分難堪的事，擺在目前，胡昭武跟着一撤身，在樹林當中，陡現一人，而向這裏來，督對胡昭武處，身形往地上一落時，竟自口念，「無量佛」，胡昭武厲聲喝問，「什麼人敢阻我去路，還不閃開，」這現身的正是金霞觀主李鏡虛，觀主哈哈一笑道，「胡老師你可以暫息心頭火，貧道有幾句話和你說完了再拚死活不遲，胡老師你和于子川誼屬同門，爲一師之徒，有什麼深仇大怨，值得存這種不兩立之心，胡老師既是江湖道上朋友，總要任光明磊落的事，陰謀詭算豈是英雄豪傑所爲，貧道忝列林武同道，胡老師把這楓樹坡真情實意相示，貧道本着息事寧人之念，來爲你兩家了解此事，胡老師可肯賞貧道這個臉面，」胡昭武憤道，「道長你既知道我們是師兄弟，這是我們門戶中事，外人何必跟我們惹這種無味的糾纏，實不相瞞我與于子川誓不兩立，觀主你要是被于子川約請出來，替他擋橫，可是觀主你應該知道我和師弟趙玉堂積四十年冤憤，縱然一時屈服在觀主的威力下，我焉能就這麼善罷平休，道長你還是少管我們的事吧，」金霞觀主李鏡虛道，「胡老師趙老師，貧道要請示，難道你們師兄弟間結仇結怨，不

能坦白告人，還是胡老師聞知不是于子川的敵手，不敢登門問罪，只用這種賠算的手段報復麼，一趙玉堂厲聲道，「道長，你不要辱人太甚，我們若是沒有收拾他的手段，何必來天門山人現眼，于子川又沒長三頭六臂，我們怕他什麼，」金霞觀主道，「既是這樣，貧道要求二位到楓樹坡和于子川一會，二位可敢去麼，」胡昭武，趙玉堂明知道再想隱身，這個老道不肯那麼容易放手，胡昭武哈哈一笑道，「道長，你不要這麼要挾，」胡昭武很願意和于子川當面解決，只怕道長你是自尋煩惱終有後悔之時，」金霞觀主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胡老師，趙老師，請，」胡昭武趙玉堂昂然走向楓樹坡，一轉過片樹林，只見在于子川的門前，那裏放着一張供桌，上面擺着香花供品，正有一行人向供桌前走來，頭裏是上官庸，跟着是上官貞，歐陽志，和盧金娘老夫婦們也全向供桌前走過，也往供桌旁一站，全在那裏等候着，金霞觀主監視着胡昭武，趙玉堂走向供桌，那胡昭武趙玉堂全抱着滿腔憤怒，一肚不平，他們現在雖則屈服在金霞觀主之下，可是還有些心不甘服，憤憤的站在那裏，于子川，上官庸，于鵬，上官貞，夏金英從門前轉過來，上官庸頭一個緊走了幾步擋在于子川的面前，依然在隱防着恐怕胡昭武再下什麼毒手，那一來師兄弟問固然是非拚個死活不可，就是那金霞觀主跟一口金刀鎖兩江歐陽志，盧金娘也全未必能容他了，于子川這時臉上也十分難看，鐵青着面色，

眼中望到了這位師兄胡昭武和師弟趙玉堂，不禁勾起了新仇舊恨，可是金霞觀主以局外人的身份，竟自竭力的爲我們保全師兄弟間一點香火情，那能不暫時忍耐下去，望了胡昭武抱拳拱手道，「胡師兄久違了一，胡昭武從墓中哼了一聲道，「子川你大約想不到，師門敗類到現在尚活在人間，我們弟兄兩人來到天門山非你所料，連我自己也沒敢想着尚有今日之會，老武師上官庸一聽他這種話，只要子子川一答覆見，兩下又非翻臉不可了，忙的向胡昭武，趙玉堂拱手說道，「胡師兄，趙師弟我們一極門同門師兄弟，到今日竟在天門山一會，這也是不幸中之幸了，」金霞觀主李鏡虛手捻着銀鬚看着這師兄弟間格格不入的應酬話，知道他們尚在隔膜，誰也不肯心服。這位老觀主却向胡昭武趙玉堂稽首道，「貧道今日強出頭參與貴同門私人的嫌怨，管理不當，不過也和老師傅們多少總有些淵源，總比素昧平生的人近一些吧，何況全是些許江湖，無論是什麼事全應該磊落光明，事無不可對人言，老師傅們全是江湖豪俠之流，本身所有的嫌怨，何妨在朋友們面前得到公平的裁判，彼此解冤釋怨，爲師門中既可保全了威譽，爲自身也免去了多少無味的牽纏，貧道居心是爲老師傅們解冤釋怨而來，至於貧道的行爲當與不當，唯有求老師傅們相諒了，」子子川等沒答話，老武師上官庸忙說道，「老觀主你抱着悲天憫人之心，慈悲之念，息事寧人，爲敵同門們 冤釋怨，我們弟兄自然是感激

不忘，就連五世的恩師九泉有知也應該瞑目了，」金霞觀主李鏡虛道，「上官老師，貧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現在我要請于老師和胡老師趙老師把當年結仇的經過，要坦白的述說一遍，我們作個公平的解決，天門由一會，我們定要叫他一筆勾消，不能再留一些這枉冤孽，牽纏，貧道雖然歷能，已兼中間多管這件事，就要管他個乾乾淨淨，」說到這兒眼望着于子川那胡昭武和趙玉堂都把頭低下，于子川低頭看了看自己嘴唇，唉的嘆息一聲道，「老觀主我于子川自從落魄殘廢之後，隱匿天門山楓樹坡，我把過去的一切事完全忘掉乾乾淨淨，再也不想他起不了，我打算請我師兄胡昭武把當年我于子川一切不當之處，當面向我宣佈出來，我也好自行領罪，」金霞觀主李鏡虛道，「于老師既然你不肯述說當年結怨經過，至於你是否完全忘掉，貧道不敢深信，好在胡老師為掌門大弟子，繼承太極門的衣鉢，就請他以大師兄的地位，宣佈當年事實，按武林門規來講，胡老師代師訓弟，很是正理，倘若真是于老師你違犯門規，在師兄弟間有不義之處，那只有請胡老師的掌門大弟子的身份，宣佈門規，于老師到那時你不可能夠目中無人，」于子川並不答話微點了點頭，從眼角一瞬看了胡昭武趙玉堂一眼，胡昭武却把雙眉一皺，怒目相視的望着于子川說道，「子川有什麼不好講的，現在我胡昭武念在江湖同道之義，金霞觀主以非我們戶中人，竟要于與我門戶中事，我看在武林道義上，亦好是

忍受眼前這種凌辱，當年的事，于師弟你自己明白，怎的還非要我講，全是師門學藝，竟自分出親疎厚薄，你用那種卑鄙的手段，巴結那糊塗的老師，折辱我這個掌門大弟子，使我在師門中沒法子再以大弟子的身份來繼承門戶，于師弟我胡昭武當初有什麼對不起你們的地方，竟自故意的逼迫我，使我在師門中無法立足，三林堂我還是開路劫掠，只要你們稍微向看的起我這個師兄，說上幾句服軟陪禮的話，我胡昭武決不能越雷殺絕，佛受一柱香人受一口氣，我胡昭武和你倒一樣在師門中受盡了辛苦，可是所學的功夫，明顯着沒有你們師兄弟兩人精湛，這自然的是從糊塗老師那里已奪了偏見，在徒弟們身上有了厚薄，動手之間，你們着其種一真奪之心，叫我這太極門掌門去弟子候拿住臉面，有何必弄得兩敗俱傷，幾平落個同歸於盡，趙師弟也作了殘廢人，我弟兄這人還有什麼臉面在武林中立足，從那時家鄉全沒臉面回去了，海角天涯，我弟兄找門戶，重學技擊，再練功夫，我們把家業全拋掉了，只爲爭這口氣，看看離向太極門是否一樣也能夠在江湖道中成名露臉，如今訪聞得于川你，隱匿到天門山，在這里樂享清福，我們弟兄都依然流落江湖，無家可歸，于川你把我弟兄兩人害到這樣，居心何忍，我請找了你來，沒有別個，只叫你還我弟兄個公道，我們只有同歸於盡，同時消滅，那倒是最公平的事，于川你想你藏到這裏，一家團聚，樂享清福，姓胡的忍辱偷生到今日，真是再對

你不聞不問，天道也太不公了，」胡昭武這番話說完，扭着頭看着別處，對於子川連睬也不睬，那子子川聽到他強辭奪理，把他那欺天滅理的行為一筆抹殺，頭也不題，實叫人痛恨，子子川方要答話時，想不到夏金英已經再不能忍耐下去，越眾當先，站到供桌前，向胡昭武道，「師兄你可見堂堂奇男子大丈夫，說話要顧全着大丈夫的本色，當初你們師兄弟開結怨經過，可就是你所說的情形，只恐怕不對吧，」胡昭武厲聲說道，「夏金英你趕早給我住口，當年師兄弟間的事，多半由你挑撥起的是非，才鬧了個不可收拾，如今你還敢在我面前無禮，當初你只仗着你爹爹護庇着你，可以盡情挑撥是非，你要知道現在也是你遭報的日子到了，」夏金英面色一沈厲聲說道，「胡師兄，趙師兄我們作事須要憑天良，你們也應該清查撫心自問，不覺有愧於心麼，我父親當年傳藝授徒，只期望着能夠呂太太極門，對於門弟子從來沒有厚薄之分，全是一樣看待，但是一個人的天賦不同，所得也就有快慢之分，師兄們現在應該想想當年那種嫉妒的心念，是否虧心，你們在江湖道中也這些年了，無論自己收徒沒收，應該明白，做師父的傳授門徒，若遇上一個天資好行為方正的徒弟，他是格外喜愛，你們若說是對你們有厭惡之意，他以師父的身份，隨時可以叫你們退出師門，用什麼法子也可以叫你們知難而退，他老人家何嘗有這麼一點私心，只爲你們個人的偏見太深，竟對於同門師兄弟起了仇視之心

，越是這樣，正是爲你們自己多招了師父的不滿，至於我本身的事，你們稍有人心更不該存一分不正之念，當日你們師門同堂學藝，師兄弟間互相策勵下，誰又有一步走差，我父親爲我選擇終身，這是他自有主權的事，無論你他不能妄行子求，可是三林堂那件事，師兄你太對不住老恩師了，于子川究竟與你有什麼深仇大怨，你竟攔路邀劫，逼迫他永遠不得再登師門，這種行爲，行同盜匪，盜匪不過劫財，你這連一個人的心念竟全要劫掠了去，這種事，無論放在那一個門戶下，也難相容，上官師兄不避一切的出頭和解，他本是一番善意，爲的成全師兄弟間不要作那種煮豆燃箕同室操戈的事，事後我父親竟死在這事場上，這是他收徒弟的下場頭，我嫁給于子川，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夏九峯的女兒，若有半點行爲不當之處，我們父女就把一輩子清白之名，完全斷送了，我嫁給他，胡師兄你要指出那一點不當，事隔多年，我現在也是個老婆子了，沒有什麼可羞可恥，你只要能指出我們的行爲有不相當之處，我甘願在一般武林同道面前橫刀領死」，夏金英說到這，怒目相視的看看胡昭武，趙玉堂，他這種辭嚴義正，侃侃而談，那胡昭武和趙玉堂全是面紅耳赤，于子川這時却更往前湊了一步，向胡昭武，趙玉堂道，「師兄，師弟我真沒想到咱們今生今世還有相會之時，師兄小弟當年在師門遭到師兄的仇視，三林堂攔路相劫，我回到華陰縣原籍，師兄更不相容，那時勢非要把我于子

川除掉不肯甘心，今日在天門山一會，也很好，我們不妨把當初的事，全作個清清楚楚的了斷，我那一件事值得師兄們對我那麼下絕情施毒手，今日當着金霞觀主，歐陽老師傅大家的面前，請師兄師弟不必要再顧忌什麼，作坦白事，說良心話，我願意彼此間不要再存一些膈膜之念」，于子川這一番話，上官庸可十分担心了，因為胡昭武，趙玉堂懷着十二分的惡念而來，就看他從到了天門山下手的情形，也就可知他的心意，他是完全想把于子川置於死地，這時一答話，恐怕他兩人驟然動手，果然這時胡昭武，趙玉堂全是變顏變色，臉上湧起了一片殺機，老武師上官庸趕忙的橫身在兩人面前，方要發話時，這位老觀主金霞道長李鏡虛口念「無量佛，善哉善哉」，立刻向前走了兩步，打着稽首，向胡昭武，趙玉堂，于子川等致禮說道，「老師傅們，貧道此次來到天門山修行參與你們的事，你們全是同門師兄弟，我這外人來多管，頗嫌多事，不過貧道皈依玄門，又忝掌金霞觀一派，我們以武林同道來說，或者也不算甚遠，我金霞觀所練的功夫，雖是先天無極派，但是也和太極派是同一源流，貧道不忍令太極門生出這種人倫慘案，所以不避一切，出頭來多管這種閑事，以貧道看來，你們師兄弟間，並沒有深仇大怨，不過是在師門時一點誤會，竟引起了絕大的污波，師姐今事隔多年，師兄弟間全到了這般年歲，彼此應該回意猛省已往之非，現在很可以釋嫌解怨，重修師門兄弟之情，看在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善念，爲自身想，在這般武林同道而前何妨大仁大義，盡釋前嫌，師兄弟言歸於好，叫武林中誰不敬服，趙老師若是非要和于子川動手不可，貧道是三清教下的弟子，眼中不願意再看到這種骨肉自殘，流血的慘劇，我只要伸手來管，我這個窮老道定要把這件事管到底了，我認爲趙老師若是太以固執，於自身也未嘗有益，還是聽信貧道的這番良言相勸，卽時罷手，也不必再題已往的是非，那一來貧道在祖師面前算是又積修了一件功德，竟成心願，趙老師若是一些不爲貧道留些情面，我要請示趙老師有什麼超羣絕俗過人的功夫，叫貧道開開眼，貧道何妨先領教領教，叫貧道也死心踏地，沒有息事寧人的力量，不再癡心妄想，作這種手遂自薦叫魯押連」，趙玉堂面色鐵青，厲聲說道，「李道長，姓趙的與你無怨無仇，我們除了今夜並無一面之識，我們太極門中的是非，你和我們門戶不同，偏要多管，不過仗着你的武功劍術，有驚人之處，你這叫以強力壓制別人，就讓我和胡師兄不是你的對手，屈服在你武功本領之下，除非你把我們師兄弟兩人同時消滅，就算是一了百了，只要留得我們三寸氣，在我們依然有報仇之時，李觀主，煩惱皆因強出頭，你還是不必多管吧」，李道長冷笑一聲道，「貧道一番好意，倒招得趙老師這麼不滿，把貧道也看作仇人，這可是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了，趙老師，貧道既然說出你不擺出超羣絕俗的本領，貧道決不甘心，」那趙玉堂猛然雙眉

一挑，那一隻眼帶着凶光，越發醜惡，他竟自大叫一聲，「雜毛老道，你逼人太甚，」他猛然雙手往起一揚，叭的一響，右手是雙筒袖箭，同時打出，左手却是一支喪門釘，兩支袖箭，奔金霞觀主的雙目，喪門釘直奔金霞觀主的胸口，暗器發得出其不意，誰也沒想到他竟敢這麼下手，金霞觀主和他相隔不到丈餘遠，兩下距離這麼近，這種暗器脫手即到，金霞觀主肥大的道袍，肥大袖管，往起一抖，竟用右臂把那兩支袖箭打得飛向半天，右手一拂，喪門釘落在地上，趙玉堂這一猝發暗器，分明得翻臉了，于子川，于鵬，夏金英，盧兆豐全一聲驚呼，身形全往前移動，只有動手一拚，可是金霞觀主李鏡虛把暗器打落之後，忽然一聲狂笑，雙手向這邊連連擺手道，「不得動手，不要小家氣，」趙玉堂這時可安心要和金霞觀主一拚，他竟自一縱身，猛撲過來，這位老觀主雙臂往起一抖，「一鶴冲天」，騰身縱起，反退出兩丈多遠，厲聲喝叱，「趙玉堂你先略停尊手，貧道只有兩句話說，竟任憑你施爲」，趙玉堂尚在作勢，往前猛撲，可是上官庸這時已經縱身竄過來，擋在地面前，金霞觀主從容不迫的向趙玉堂道，「趙老師請你暫息雷霆之怒，貧道已然領教過尊駕的手法，果然高明，不過方才在楓樹林間更領教你許多高招，大約趙老師所有的本領，一點也沒藏私，竟全叫我們開開眼界，現在貧道有一點小小的技能，請趙老師看了，可以一笑置之，不要誤會，貧道還能示威，只請

趙老師看明白了，武林中以血肉之軀，能夠鍛鍊到多得火候，能夠擋得住貧道這一手俗淺功夫，武林中不值一顧的笨力」，說到這，却一轉身，竟自奔道邊上一株最大的松樹，這楓樹坡前松柏樹極少，只有貼近于子川門前有這幾株古老的蒼松，翠柏全是百年以上的樹木，粗可合圍，金霞觀主到了這株松樹前，把雙臂往起一揚，肥大的衣袖完全褪下去，現出雙掌，猛然身軀往下一矮，腳下踩子于椿，氣發丹田，雙臂一擺，雙掌竟往樹身上一搭，就見他雙臂左右一恍動，樹頂子上唰啦的一片響聲，如同暴風雨經過一般，松枝紛紛下垂，這位道長連着左右把樹幹搖動三次，忽然雙掌往回下一撤，猛然把雙臂從左往右橫着，猛向樹身上推去，牽落後，這麼巨大的松樹，樹根下噠噠噠一陣暴響，樹根相繼折斷，這棵松樹竟自往右倒去，這位老觀主把雙臂向左一圈，身形反縱回來，竄出一丈五六遠，在這斜坡的道上，有一塊重約五六百斤的青石，金霞觀主一俯身，雙手把這巨石抓住，嘿的一聲，把這塊巨石舉起，那棵松樹因為樹幹大，下面的樹根虬結，往這邊倒下來，他不能同時折斷，所以是漸漸傾斜，這時金霞觀主舉着這塊巨石，脚下移動，往前緊趕過丈餘來，雙臂一振力，把這塊巨石拋出去，轟的一聲，正砸在已倒過來的樹幹上，半截樹幹被巨石猛震之力，竟自反回去，向左倒去，隨着巨石落地，樹身竟全折倒，地上的沙石激起多高，那塊巨石要振過來，因為全是山地，地面堅硬

，巨石也被跌成數段，老觀主這種威力，驚得所有的人目瞪口呆，這位金霞觀主李鏡虛巨石拋出之後，氣不湧出，而不改色，從容不迫的走了回來，向胡昭武，趙玉堂說道，「二位老師傳貧道當衆現醜，這種小巧之技，實不足入高人之目，不過貧道認爲血肉之軀，定然還享受不住貧道一石之力，胡老師，趙老師如不見棄，何妨一試，」這一來胡昭武，趙玉堂那還能還的出話來，自知今夜算是完全屈服在金霞觀武力之下，練武的也就講究這種場面過節兒，當場被人家較量下了，任憑如何臉厚，也不能再說別的了，不過麼被人家強力壓迫着，總還有些不能甘心，那趙玉堂更是偏促不安，他生怕金霞觀主翻臉，才先二人就得毀在楓樹坡，可是這位老觀主見兩人不再答話，決不趕盡殺絕，遂向于子川，夏金英夫婦兩人道，「我們寄身武林中的人，既要尊重門規，更得尊重義氣，既然看在貧道的面上，把當年的事一筆勾消，那麼就要賞貧道個全臉，請于老師，夏女俠要拜見師兄，當面賠罪，」于子川剛要開口答話，金霞觀主已看出他臉上的神色，知道他尚不甘服，遂向于子川，夏金英說道，「于老師，夏女俠若是不能給貧道一個全臉，貧道實無面目再回金霞觀了，天門由于老師自爲主人，更應當盡主人之禮，無論如何委曲求全，應該俯從貧道一番息事寧人之心，倘若再有固執之意，貧道對於這場事只好是立時罷手了，」金霞觀主李鏡虛這個話說出口後，却把面色一沉，于子川和夏金

英再不敢違命，只好抱着極大的委曲，齊聲招呼師兄我們當年舊事，師兄能夠一切不究既往，小弟這裏只有在師兄面前賠罪了，說話就要行大禮，但是胡昭武此時頗有些良心發現，趕緊把于川子架住，帶着十分慚愧的說道，「師弟你能夠恕過，愚兄已往一切的不當，叫我萬分慚愧了，」更攔着夏金英也不叫行大禮，彼此行着常禮，夏金英也因爲老觀主一番苦心，能夠這麼息事寧人，自己也不好再記恨當年的仇恨，認爲冤家宜解不宜結，所以向于子川也是十分抱歉的當面謝罪，可是這時金霞觀主李鏡虛却向趙玉堂道，「趙老師你也是江湖上闖蕩一生，你看你那于師兄全肯按着師門的禮節在胡老師面前請罪，趙老師定能也賞貧道這個金臉了，」趙玉堂因爲方才遮下毒手，一計未中，此時這份羞愧難堪，真恨不得地上有裂縫墮下去才好，金霞觀主李鏡虛這麼說着，他那還能答言，上官庸遂向前給他解圍，拉住他的胳膊走向于子川，夏金英面前說道，「趙師弟現在我們師兄弟間一切全解釋完了，彼此盡釋前嫌，從此更可恢復我們師門舊誼，這是多麼可慶賀的事，你還不給師兄師嫂行禮麼，」趙玉堂只得含糊的招呼了聲，「師兄，」更說了聲，「小弟知罪了，」說話間，跪倒叩頭，于子川疾忙招呼，于鵬趕緊把趙玉堂拉起來，不叫他行禮，這時隱身在楓樹林中的老龍神焦保義，水蛇崔成，追風義士傅中廉全從楓樹林中縱身竄出來，滾到近前，齊向胡昭武，趙玉堂說道，「你們師兄弟

間，言歸於好，這是我們意想不到的。一件喜事，我們此次來到天門山，眼前居然落到這麼個好結果，君子成人之美，這位老觀主真是俠腸熱骨，在天門山這次善功，叫我們終身敬服，今夜無論你師兄弟問，吃着虧，誰受着委屈，全叫人可敬。」說話間，一口金刀鎖兩江歐陽志更指着老龍神焦寶義，追風義士傅中廉以及水蛇崔成給于子川夏金英引見，彼此見過禮，于子川對於這幾位江湖道上成名的人物，得致景仰之意，這時已經東方發曉，天色將明，夏金英遂向金霞觀主道，「我們這場同室操戈，自殘骨肉的慘劇，全賴老觀主的成全，不致於血濺楓樹坡，使我們言歸於好，化解前嫌，我們要略備杯酒請大家到寒舍中一敘，」可是這時胡昭武，趙玉堂實不願意再留戀下去，胡昭武向于子川道，「師弟我們的事，已經完全解釋明白，我們弟兄也痛悔已往之非，從此要各自回轉故鄉，放棄江湖生涯，種幾畝薄田，終老一生，也就算完了，我們不願在此盡自耽擱，咱們後會有期吧，」這時夏金英却滿面淒涼，帶着一腔悲痛，向胡昭武，趙玉堂道，「師兄們，現在我有兩句話請師兄們不要怪罪我，今夜楓樹坡把三十餘年的舊恨，能夠一筆勾消，這是金霞觀主一人之賜，我們過去的一切行爲，現在也不必細說，細講，到今日我們全是到了這種衰老之年，來日無多，能夠這麼個結局，也算是很難得了，不過先父一生，致力於太極門的我們，傳徒授藝，敢說是只爲名不爲利，對於一般師兄弟們

，老人家也曾費盡了心血，可是他究竟爲什麼死的，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我是他女兒，你們是他弟子，我們全覺問心有愧吧，我嫁給于子川之後，隱跡到天門山楓樹坡，這些年來，滿懷隱痛，沒有一時釋懷，萬想不到金霞觀主以慈悲之念，把我們這場事能夠給解決了，我想先父在天之靈，也常瞑目，可是今夜之事，我們彼此是否意出至誠，以我夏全英的意思，最好本着江湖道的本色，明白表示一下，不要辜負了老觀主這番苦心，師兄們以爲如何，」胡昭武，趙玉堂張口結舌，不能答話，夏金英正爲的看出他們心懷惡念，雖是一時屈服於金霞觀主武力之下，也不肯真個的從此罷手，所以當面的這麼嚴辭質問，要他們表白心跡，金霞觀主不住的口念無量佛，容得夏金英把話說完，金霞觀主一旁答道，「夏女俠這種辦法，貧道深以爲是，既可保持老師傅們江湖道的道義，更對於夏老師死去的陰靈，也可告慰，我看老師傅們全是江湖道上成名的人物，決不會反覆無常，口是心非，夏女俠就請你預備祭品，就在這楓樹坡前一祭吧，」這些東西早已預備好，原本現成，夏金英更叫子鵬到宅中把平時供奉老武師夏九峯的神主請了出來，因爲夏九峯沒有後嗣，只有這麼個女兒，所以夏金英竟在自己家中供奉着亡父的神主，把神主供好，夏金英點起香來，上好了香含淚叩拜，更自祝告道，「不孝女夏金英，謹以香花水酒，虔誠獻祀於老父陰靈之前，不孝女今日在楓樹坡得金霞觀主的慈悲，

爲太極門同堂師兄弟解冤釋怨，從此盡釋前嫌，叫兄弟間各本天良的永絕尋仇報復之念，爲太極門保持清白之名，有昔今夜之言，定遭顯戮，」夏金英祝告完了，叩頭站起，這可正該看胡昭武代行禮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就是心有未甘，也無法再發展，只好對着亡師神主，宣示了誓言，挨着次序連于子川，上官庸，趙玉堂全照樣的行過禮，這一來夏金英才算放了心，于子川諄諄的留大家到宅中一敘，可是從胡昭武，和趙玉堂這裏決不肯停留，那塵上官庸和女兒上官貞也不能顯出師兄弟的厚薄來，只好同時告辭，連這一般請來的朋友全在晨光曦微中離開楓樹坡，各奔歸途，那于子川和夏金英的兒子于聰，直送到楓樹坡下，眼望着大家紛紛走上，太極門這場同門師兄弟間尋仇報復的事，算是被金尚觀主一手成全，可是那又想到那積惡難除的趙玉堂，離開楓樹坡後，竟又掀起了一片凶濤險浪，無限風波。

